



文化野 系列丛书

湘西巫蛊

陆 群 著

民族出版社



我要的是什么

我想尋找的是一種美好

的東西 一種完善的東西

我却把眼睛盯住了某些病態

的東西 某些堅硬的可疑的讓

心裏生痛的東西

Xiangxi Wugu

ISBN 7-105-07683-6



9 787105 076833 >

上架建议：民俗文化

ISBN 7-105-07683-6/G · 1264


(汉 721)

定价：24.00元

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

湘西巫蛊

陆群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巫蛊 / 陆群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5
(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
ISBN 7-105-07683-6

I. 湘... II. 陆... III. 巫术—研究—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5282 号



湘西巫蛊

著 者: 陆 群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校对: 郝 杰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64228001 58130038(编辑室)

010-64211734(发行部)

<http://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陆群 土家族，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吉首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人类学研究。独立主持3项省级课题，1项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土家族)，主持有国家社科课题《湘西原始宗教研究》。在《宗教学研究》等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著有诗集《二月花调》、《命里的村庄》。出版学术专著《民间思想的村落——湘西巫文化的宗教透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土家族卷》(合著)两部。具有丰富的田野实践经验，在理论素养方面具有可堪发掘的潜力。

座右铭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湖南省重点学科——民族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丛书主编：罗康隆

副主编：龙先琼 陆群

成 员：杨庭硕 暨爱民 田茂军

瞿州莲 陈廷亮 吕永锋

刘翀 粮丽萍 刘冰清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石朝慧

责任校对 郝 杰

封面设计 吾 要

文化野 系列丛书

已推出书目(以图书出版先后为序)

《湘西落洞》(陆群, 2006)

《湘西巫蛊》(陆群, 2006)



总 序

面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等相关问题，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学科对比都在努力探索，力图作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方法。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与“田野”也是如此。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田野成为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基本手段与方法，通过“田野”去理解“文化”，通过“文化”去解读“田野”。

在所有社会和人文学科中，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最为多样和不定的学科之一。然而，不论怎样多样与不定，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也尽管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强调物质基础，有人则强调思想观念、象征以及它们抽离物质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等等。但这只是他们的研究思路和各自的侧重面不同罢了。文化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所关注的对象。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伴随人类社会的开始而形成，随人类群体的交往而发展。今天，世界文化所呈现的千姿百态，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族群的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其交往中确立起了族群—文化的边界，在族群交往中使各民族文化在其文化网络中获得了文化构造的动力与机会。人类文化就在其交往过程中形成与完善、解构与重构，实现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因此，要理解与解读人类的文化，族群的交往



关系应纳入我们的视域。研究过程是否有所作为，这是对一个学者的考验。

对一种文化体系的理解与认知，有多元的路径可以选择。之于人类学而言，有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与行为；从整体性视角对某一文化进行关乎全貌的深描；有从民族志之田野工作的长时段实地研究模式，以期建构起对具体文化体系的知识框架；等等。本质上，这些方法都是力图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文化进行真正的理解。

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自成一个开放系统而寄生于生物圈生命系统，在生物圈生命系统中自我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生命体系，既是特定族群的生命源头，又是特定族群发展走向的基础。特定族群内的个体依赖着这一体系获得生存与发展。所以说，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人类，也就没有了我们自身。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文化中。这也正是人类学对“文化”着迷的地方，当然也是人类学展示其魅力的机会。

任何一个族群，不论是强势的族群，抑或是弱势的族群，均与其生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生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文化制衡是文化逻辑的规则，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民族生境与文化制衡就成为我们理解文化的基础。

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规范。我赞同王铭铭教授关于人类学学习历程的“学院”——“田野”——“学院”三段式理论。这既是一个人类学家成长历程的描述，也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人类学理论在“学院”里获得，在“田野”里检验，再回到“学院”里升华。田野是这一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田野”中体现出理论水平、观察敏锐的程度以及对现象的概括力。可以说“田野”是人类学学者成长的“成丁礼”。

在接受和探索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同时，执著于对族

群文化研究的“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的人类学精神。“知”与“行”是我们的治学方法。从1995年以来，我们从关注侗族的一个村寨（湖南通道阳烂村）开始，经过10年的艰难“行”，到今天已经建立了苗族、土家族、侗族、汉族等族群文化研究的7个基地。这些田野基地调查资料的民族志正在陆续刊出，以田野资料为基础的人类学分析论著正在形成。我们正在以“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文化与田野”学术期刊、“文化与田野”资料丛刊和“文化与田野”研究通讯、“文化与田野”系列学术讲座等形式推介我们的努力。“文化”与“田野”是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旗号。

吉首大学，仅是一所不足50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它坐落在一个缺乏区位优势偏僻的小镇，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没有深厚学府素养积淀，但这里却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田野”的天堂，苗寨土家村寨围绕学校，“田野”就在学校的四周。这是吉首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财富。我们正是凭着这些丰富的资源，在“文化”与“田野”中走出封闭。在理论的吸取与建构、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中证明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是我们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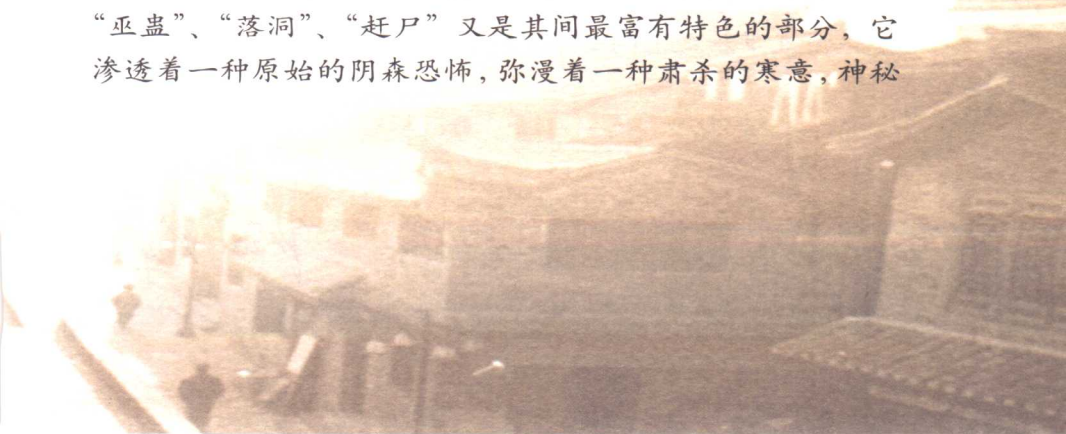
我们在“田野”中前行，在“田野”中探寻人类生存的轨迹，在“田野”中切摸人类运动的脉搏，在“田野”中体会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田野”中寻找生命的乐趣，在“田野”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罗 康 隆

2006年春于吉首大学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湘西独具一格的自然之神奇，这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溶洞阴河暗布其间。既有溪河交错的躲过第四纪冰川的小溪原始次森林，又有巧夺天工的凤凰奇良洞以及山峰嶙峋、林木葱郁、云横雾绕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既有素有“九九八拐疑无路，五五潭滩一线天”之称、奔放离奇的猛洞河，又有山势跌宕的德夯风景区，是远近闻名的集民俗与风情及苗族历史文化于一体的“苗鼓之乡”。湘西的神奇壮美与秀丽，令人叹为观止。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之神奇又造就了湘西历史、文化之神奇。这里沉淀和保留了较多的神秘文化的遗留，巫傩信仰是其总源头。巫，主要包含祭祀祈神、占卜预测与驱邪消灾三大类；傩，最先是指除邪恶的仪式，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为驱邪、祭神与娱乐融为一体的一种民间文化形式。湘西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她的神秘性，而让外界人感到扑朔迷离、百思不得其解的湘西三大民间文化事象——“巫蛊”、“落洞”、“赶尸”又是其间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它渗透着一种原始的阴森恐怖，弥漫着一种肃杀的寒意，神秘





莫测因而令人意欲探究其根源。

对神秘文化的态度无外乎四种：一是民间传统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认为那些神秘的东西是真的。二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认为那些神秘的东西是假的。第三种态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子式的态度：不语乱力怪神。孔子认为“未知生，安知死”，认为人生的首要是先把人生现实的东西弄懂，而那些神灵世界既然离现实生活遥远，就还是不要去多理它好了。第四种态度是研究者的态度：正视它，剖析它：展示神秘的内在，分析神秘的根源。

作者拟以巫蛊、落洞、赶尸这些富有特色的神秘文化事象为个案，展现存在于湘西自然、历史、文化中的神秘性，揭示其神秘的根源。

我们试图从三个不同的层次去理解这种神秘性：

一、神秘性是人的认知局限的结果，即由目前科学无法解释而至。

二、神秘性是人的文化解释的结果，比如雷电伤人，被解释为不孝导致的报应。


三、神秘性是人的行为操作的结果，类似于玩魔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假象，我们把假象当成了真实，而其实是人的行为操作的结果。

而不论是哪种情况，神秘性都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依附在事物之上的一个文化概念。

陈琼



我要的是什么？我想寻找的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一种完善的东西，我却把眼睛盯住了某些病态的东西，某些坚硬的、可疑的、让人心里生痛的**东西**。



巫蛊，是湘西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神秘文化事象之一，根植于民族信仰之中，影响深远而广泛。至今在湘西民间的很多僻远村落，仍存在着大量有关巫蛊的历史“活化石”：那些被认为中蛊而死的树，因放蛊而不能饮用的水源，因有蛊而不能踏至的地界、必须绕过的房屋，还有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百姓中的各种克蛊、防蛊的手诀、符、咒语，也仍有不少人被认为死于巫蛊邪术，而“蛊婆”依然是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诅咒对象。

本书以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真实呈现湘西社会历史与现阶段巫蛊之情况，找寻巫蛊产生和传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根源，指出巫蛊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应作社会关系调整的平衡木。本书所为，在于引起学者和社会中人对巫蛊现象的关注，并引发严肃的追问和广泛的人文反思。



目 录



第一章	我如何进入这个领域和我如何在这个领域	1
第二章	民间传讲中的巫蛊	19
第三章	文人学者谈湘西巫蛊	61
第四章	寻找蛊婆	73
第五章	寻找中蛊人	113
第六章	寻找治蛊人	139
第七章	湘西巫蛊的药物依据	145
第八章	湘西巫蛊的心理依据	151
第九章	田野随想	155
附一：	不被风吹走	167
附二：	乡土世界中的“另类人”	179
后记		189
编后记		192

第一章

我如何进入这个领域 和我如何在这个领域

如果说“蛊”确有其事而非纯粹虚妄神话的话，那一定是基于某种对人的身体有伤害的“有毒物质”，或能影响人的神经，使被放蛊的人受放蛊的人的控制而身不由己的某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致幻药”。而蛊婆，如果真有其人，大约也应算是较早的药剂师了。

如果是这样，事情便简单多了。问题是，这自然之物，一旦进入文化，进入人的丰富的意识领域，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单纯，变得异常复杂也异常微妙起来……

——摘自《调查手记》



那还是在十年前，1995年春，当我带领一班学生进入湘西苗族聚居区吉首市丹青乡某村进行田野考察的时候，被一件事震住了。一个小孩，看起来他五岁多，却一副老成的样子，坐在田坎上，看别的小孩子玩。我记得早上离开的时候，他那样坐着，等下午我调查回来，他还是那样坐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和别的小朋友玩，他茫然地看着我又把眼光移开，似乎根本没听懂我的话。

“他不懂汉话！”一个小孩子告诉我。

“他有病！”又一个小孩子说。

我想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那些小孩竟齐口说：

“他中蛊了！”

神秘的巫术——放蛊

蛊，最初是生于器皿中的小虫子，后来演变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神秘巫术，它是依附在妇女身上的毒虫，蛊婆将虫放出去，伤害人类、动物和植物，湘西的苗区自古以来就有“无蛊不成寨”的说法，所以湘西苗寨，寨寨都有蛊。湘西的蛊称为“草鬼”，放蛊的妇女称“草鬼婆”。湘西又有“无物不成蛊”的说法，蛊的种类很多，有动物和植物百余种。

“中蛊了”三个字像一把锤把我的心狠狠锤了一下，有多少年没听到过这三个字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应当说我对它并不陌生，我从小就在有关“蛊”的故事和对于“蛊”的恐惧中

长大。然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不断增多尤其是外出几年的求学，我几乎把这事慢慢忘了，也不相信了。偶尔想起，也以为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科学文化普及，湘西发生很大变化，这些事是再也不会有的了。然而今天，我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被认为“中蛊了”的人！一个本应当健康成长的小孩子！蜡黄的脸，呆滞的目光，离群索居的孤而寡的神情，这不是一个小孩所应具有的！而瘦小单薄的个头，比他实际年龄小了整整两岁！

“他应当去看医生！”这是我闪过的第二个念头，可是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家里穷，看不起医生，请了个仙娘帮治，吃了几副药，不见好，也就不了了之。“怎么好得起，是中了蛊的人！”仙娘解释说。民间知道，凡中了蛊的人，是很难治的，除非逼那蛊婆退蛊。那蛊婆是谁，人人都知道，但拿不出证据，告到政府，但现在是新社会，政府不相信这个，不给裁判，就只好在私下里嘀嘀咕咕，也不好拿蛊婆怎么样。若是以前呢，村民说，把蛊婆擒来拷问，是常有的事，一把火把蛊婆连同房子一起烧了，或让蛊婆在某个私刑中死去，也并不奇怪。“那时官家也擒蛊婆呢，拿来拷问，枪毙的也有。”并向我陈述在民国时期凤凰县发生的一桩“官家治蛊案”：某苗族人家，两个儿子都死了，就怀疑是同寨某蛊婆放蛊所为，告到官家，官家派人到蛊婆家抄家，抄到最后，果然发现了一个瓦罐，瓦罐内装有蛇、蛤蟆、蝎子等不干净东西，官家认为人证物证俱在，就把该蛊婆给予枪决。枪决时，许多人来围观，多认为那蛊婆放蛊作弄人罪有应得，而官家，则一派正义者模样，俨然为地方除了一害。

2

像被一种力量猛地推到了从前，说不出当时我的感受。总以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一切东西都应当发展变化才是，却不知，人们依然还是在传统中生活，儿时的恐惧依然以其巨大的

惯性势力对孩子也对任何处于该文化圈的村民发生着影响。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蛊”是怎么回事，但我却隐隐地感觉到：“蛊”之于社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可怕，它散发着谜一样的邪魅的污浊之气，像毒药一样，甚至比毒药更厉害，蚕食着



面对这个五岁神情像老人而个头看起来才三岁的小孩子，他的落寞像鞭子一样抽痛了我。

3

人们的躯体，噬咬着人们的良知。它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这种伤害，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延续着，悲剧不断地在重现。中蛊的孩子也好，没中蛊的孩子也好，蛊婆也好，非蛊婆也好，他们一定是沾上了某种病毒，某种传统文化的病毒。这种病毒，不但从身体，也从心灵残害着人们，而人们却不自知！这或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蛊与放蛊的问题，它一定还包含了许多我们民族内部的存在却未被我们认知和认真反思的东西。

面对这个五岁神情像老人而个头看起来才三岁的孩子，他的落寞像鞭子一样抽痛了我。面对传讲中那一个个被驱被赶被杀被烧的蛊婆，我的沉痛无以言说，一股巨大的同命感把我与她们的命运相连。我相信直觉，它们告诉我，她们是无辜的，或至少她们中有一些是无辜的。那么，是什么东西让那些无辜者变成了蛊婆？如果是人，那是些什么人？如果是文化，那又是什么性质的文化？这里面一定潜藏着很多尚未揭示的秘密。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查阅与有关蛊的书籍，并且，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下到乡里对这种事情进行调查与询问。我访问了多少人，我走进了多少蛊婆的家里，我找到了多少蛊的药方和治蛊的药方，只有我自己知道。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开玩笑向我讨要“情爱蛊”的蛊药时，我才猛然幡醒，确实，十年来，尽管不断地有别的事情的干扰，但我一直也没有从心底忘记过“蛊”，我像影子一样追踪着“蛊”。

我试图从各个角度破译“蛊”之谜，然而至今，我还拿不出



令我自己满意的材料来说明“蛊是什么”。而且，随着我越进入这个领域，我就越意识到研究它所面临的难度的增多，它不但是民族学、宗教学的内容，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它还要求许多诸如药理学、病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资料的加入。

而我的调查常常是举步维艰，常常是村人告诉你他们村某蛊婆如何如何，但就是不告诉究竟谁是蛊婆、家住哪里，使你没法与这个被视为蛊婆的人直接接触，作面对面的直接交谈。为什么不肯说，他们的理由是，这种“告诉”会被蛊婆觉察，“蛊婆什么不知道？她知道我告诉你她不好的事了，就会找我来算账，放蛊给我”。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是使我收集的材料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都还是停留在“众人论蛊”的层面上的主要原因。为此，我常常不得不两次、三次甚至数次地往同一个地方跑，我相信人是可以打动的，当他把你作为他的朋友时，他自然是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你了。

但仍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说是来做“巫蛊”调查的，乡下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闲聊时聊到无所谓，若是讲“调查”，一定绝口不说。村民的谨慎与保守我已有领教。我常常是到乡下“走玩的”，先与人聊一大通别的事诸如乡村经济、学校教育、退耕还林、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然后漫不经心地、小心翼翼地涉入这个话题：“听说有人放蛊，不知是真是假？”要么说是收集民间故事和歌谣（也确实在收集），收到最后，也是小心翼翼地问：“有不有一些关于蛊的故事？”话题由此打开，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有些人会滔滔不绝，心中自然窃喜，有些人常常跑题，这就需要不断引导，使他跑着跑着又能跑回来，也有些人心中顾虑，故意回避，只好自认倒霉。

好在还有一些分到乡下教书的学生，他们知道我的关注兴趣

4

后，往往利用他们的身份，在他们的学生中了解一些情况，一旦发现我要的东西时，马上就与我取得联系，然后以家访的名义，深入到学生所在的村里，这样获取东西就快多了。因为被访问的对象，往往是那学生的爷爷、婆婆或者什么亲戚，有什么话多会直接向你讲述。

一些在乡村被认为“中蛊”的病症，一定能够在医学上找到它的相应的病名，并得到科学的病因学上的解释。我不能回避这样的比较，我把这类材料称为“传统的与医学的”。这类材料十分珍贵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才有可能描述出同一病症在处于“巫蛊文化圈”（姑且这样命名，以指示那些深受巫蛊影响的村落）与“非巫蛊文化圈”所得到的区别，也才可能客观地指示出“蛊”可能是什么。

应当说，当我首次把“蛊”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时，我是怀着极大的情感因素的。和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一样，我相信这纯属“虚妄荒诞”之说，是农村村民“僻处山陬穷谷中，未有知识”（石启贵语）造成的。那些被视为“蛊婆”的人，一定是被“诬”为“蛊”，她不但名誉受损，而且精神上造成莫大伤害，甚至可说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受其冤诬者不知凡几矣”（石启贵语）。也正是在这种情感之下，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近于悲悯的“同命感”。我设想假如我在农村也处于一个“巫蛊文化圈”内，则我也极可能因为我长相上的某些缺陷——假如我有眼疾、腿疾，或者一次事故把鼻子撞没了，或者孩子在某次瘟疫中病死了，抑或



就是长得太美也不行，也应当归于缺陷——而可能成为蛊婆。

作为孩子，那五岁小孩落寞的神情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他本应该有快乐幸福的童年，但他却整日生活在对于“蛊”的恐惧中，并且因为是“中蛊”而失去用现代医学治疗的机会。我设想我处在他的年龄上，处在他的病中，处在他的家庭和他所在的文化中，我的沉痛就无以言说。而我们的农村，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想起鲁迅近百年前“救救孩子”的呐喊，在今天，依然没有过失。我更痛心那被人们视为蛊婆的女人，她究竟做了什么，就被人们不断地嘀嘀咕咕不断地指责，人们疏远她孤立她歧视她，她忍气吞声地活在村人的中间。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同命感下，我申报了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湘西巫蛊信仰及现实危害》并获批准。我也试着把我的感受，用别的文体表现出来，由此我创作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迄今惟一篇小说《不被风吹走》（见附一）。作为小说，它或许并不成熟，因为与其说它是小说，倒不如说它是对于湘西巫蛊的真实的“历史的记录”。我没有夸张，只是把我收集到的材料，我的同命感（与蛊婆、与“中蛊”的小孩同一命运的同命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看似虚构，实际却是我内心“感受的真实”。我不希望人们读它是“虚构的”，我希望人们能把它作为对湘西历史与现实的一个侧面来读，并由之引发出严肃的思考。

5

如果说我早期对于巫蛊的研究主要是“科学主义”的态度，

即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力陈巫蛊的虚妄，揭露其唯心主义的本质，研究的目的是批判与破除，把巫蛊信仰当成文化垃圾，要求从现实中摒弃，使人们精神还原到科学信仰的轨道上来。那么，五年后，即从2000年开始，我尝试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待巫蛊。

如果说“蛊”确有其事而非纯粹虚妄神话的话，那一定是基于某种对人的身体有伤害的“有毒物质”，或能影响人的神经、使被放蛊的人受放蛊的人的控制而身不由己的某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致幻药”。只要一想到“五月端午聚百虫于一罐使其互相撕咬为食剩下最后一只取其涎尿而为蛊”，这“蛊”的“毒性”便不由浮出脑际，它或许就是一种“有毒物质”。再想到《北梦琐言·逸文》所载：“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令男女发狂，罗祸非细也。”据民间传，此草又叫鹤子草，叶如柳而短，产于南方。另还有一种被称为“淫羊藿”的植物，据说也有类似的功效。如果说真有“情爱蛊”的话，大概也是采用类似植物或什么东西制作而成。而蛊婆，如果真有其人，大约也应算是较早的药剂师了。

如果是这样，事情便简单多了。问题是，这原生态的“蛊”，只需借助民间药物的成果便可透视这蛊之谜，所要做的工作便几近一种“医学工作”，某些民间药物学的开掘和实证工作。然而，这自然之物，一旦进入文化，进入人的丰富的意识领域，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单纯，变得异常复杂也异常微妙起来……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巫蛊之所以长期延续，一定有它地理的、历史的、社会与文化上的根源。

从自然地理的因素来看，湘西地处西南山地，山高林密，峰峦重叠，幽谷纵横，岚雾缭绕，气候湿热。如此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很可能成为孕育“蛊”的温床。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对西南山地多蛊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汇，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易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唯惨害也。”可见，“蛊”之类疾病的流行，一是在于自然地理气候原因使之易“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二是由于这样自然气候条件下“毒虫”丛生，易使人受到病毒感染而成蛊。

从许多反映“中蛊”的记载来看，“中蛊”者往往为一些患有较为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盗汗、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的病患者，一些患有内脏不舒、食欲不振、面色发黄、肋间胀痛、肋下触摸感有硬块、皮肤时有蚂蚁状爬行发痒而又久治不愈的病患者，或一些面黄肌瘦、大便稀汤、肚内不时蠕动而咕咕发响的病患者。实际上，这些“中蛊”病患者，用现代医学的眼光看，是一种长期在气候湿热、岚雾作瘴、毒虫丛生的环境中容易

❶ 湘西地处西南山地，山高林密，峰峦重叠，幽谷纵横，岚雾缭绕，气候湿热。



滋生的肺结核、慢性肝炎和慢性肠炎之类的病症。

从医疗与卫生因素看,医疗条件的恶劣也是使瘟产生的重要原因。湘西农村居民大多聚居在交通十分不发达的崇山峻岭之中,生存条件险恶,卫生条件极差。农村住房,多为土木结构,地面潮湿,牲畜栏厕所环绕四周,与人的住所仅一壁之隔;农村用水,多为自然井水或河水,虽然人畜用水有一定分隔,但难免人畜共饮,相互搅扰,稍不注意,就容易生病;又由于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健全的医疗设施,故一旦病情稍重,就难以对应,只好任其发展,致使死亡率较高,尤其是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就很难控制,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瘟疫流行,死者甚众”。

湘西地区在1949年前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田里稻谷黄,摆子(疟疾)打上床”,“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疟疾,是湘西地区曾经流行最广的疾病,每逢夏秋,发病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死亡率也十分惊人。1973年疟疾流行,凤凰县苗族聚居区桐木坪54户农民,全家死绝的达15户,落潮井一带八百多人口,死于疟疾的有二百多人。霍乱、伤寒、鼠疫也时有发生,1944年到1945年,大庸县天南乡一带伤寒流行,十一个月内死亡二千多人;1949年,乾城县树儿寨霍乱流行,全寨不到20天,死亡八十多人。20世纪的医疗卫生、疾病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在医疗卫生条件更为落后的远古时代,各种疾病的蔓延更是猖獗。

出于对疾病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存健康的向往,迫使人们去寻找疾病的根源和解救的办法——哪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也罢。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在这类问题的认识上是不可能正确的客观的认识的,他们往往把灾害的原因归咎于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鬼神,归咎于天意和邪恶。误以为在人类社会之外,存在着恶魔一类的东西对人间散布瘟疫

和疾病,而这种凶残狡猾的魔鬼又往往是附着于某一个特定的人的身上,通过他来实现这种害人的罪恶勾当。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就会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偶然事件以及梦中出现的幻景牵强附会地同某人某事联系起来,然后确定某人即是恶魔的附身和帮凶,是致人于病或致人于死的祸根所在,这个人即为蛊婆,故以为只要消灭了蛊婆,即会除掉祸害的根子。看来,所谓“放蛊”、“草鬼婆”之类的巫蛊现象,可能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能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的产物。

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需要有某形式来作为调衡社会使社会趋于平衡的机制,而巫蛊正好充当了这种平衡杠杆。因为大多被视为蛊婆的人,在生理上、心理上或家庭背景上有些“与众不同”,她们或长得十分丑陋(眼睛长时期发红、肿烂、眼屎迷糊)或十分美丽,而不管太丑或是太美,都与传统社会中普通大众的水平不符(或高过了大众水平或低于大众水平),故这类人往往成为人们制衡的对象,从而把她们划入另册,使她们成为另类,并千方百计地把她们从大众的日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中取消。在家庭背景上,一个家庭如果在村中地位十分低下,比如经济条件远低于村中各家庭平均水平,或家里长期病祸连连,有丧子或丧失之事,而且这家中女主人的婆家又无多大实力可以援助她,则这家中的女主人也可能成为蛊婆。

可见,蛊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传统中人的习俗伦理有着重要的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并非是神秘的、未为可知的邪魅的产物。明白了这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那些被指为蛊婆的人,她们实际上是特殊自然、历史与文化条件下的牺牲者,诚如《乾州厅志》所言:“言巫蛊杀人,实为妄言,但长期以来,不明真相者以讹传讹,常有无辜妇女被诬为‘草鬼婆’者,而备受凌辱,有的甚至被置于死地”。



受辱人则只敢一声不吭，呈忍气吞声的麻木状态。

7

但由于人们对放蛊的无知，致使人们对放蛊及其类似的东西



厌恨痛绝，并不断地制造出“蛊祸”。一些良民百姓，“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而一旦被诬，那就会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无辜受屈，甚至惨遭杀害。

并且，传说放蛊都具有遗传性质，因此，凡被诬为“蛊婆”、“草鬼婆”的人家的子女在当地往往会受到歧视，使她们在精神上蒙受很大创伤。在湘西很多苗区，缔结婚姻首先要打听他的家庭是否“清白”。所谓“清白”是指他家有无人会“放蛊”，如有人被认为会“放蛊”，则这家青年无论人品多好，人

才多出众，也难找到对象，而只能与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缔结婚姻，或远娶(或远嫁)他乡之人。

有时一个村寨，被指为“蛊婆”的人常常变幻不定，一时期认为这人是蛊婆，一时期又改指另一人为“蛊婆”，虽然被指为“蛊婆”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已无性命之忧，但在精神上难免感到冤屈，以至于有些苗区，人们为自保自净，纷纷脱离亲戚亲情关系，相互指责贬低，六亲不认，形成一种荒唐的、毫无利益的



明争暗斗。村中“长舌妇”更是公开骂嚷指名道姓，说哪家哪家有“蛊”而致使众人远离，如其家小孩生病，则长舌妇装备上阵，持菜刀砧板骂声震天：“砍脑壳剃头的，哪屋里背时的婆娘，收了你的蛊，我是晓得的，你不收不得好死，我挑大粪浇你的堂屋！”然后用菜刀在砧板上“剁剁剁”地砍，以示把蛊婆千刀万剐。这样的“长舌妇”往往能使众人与“蛊家”远离，受辱人则只能一声不吭，呈忍气吞声的麻木状态。而“蛊家”的家庭内部，也往往因此相互指责，反目成仇，甚至家庭破裂。

用文化学的方法分析湘西巫蛊，似乎可得这样一个结论：湘西巫蛊是在一定的地理、历史、社会环境下产生出来的用以调节社会(传统社会)使社会趋于平衡的文化系统。虽邪，但却似乎有其之“用”。但是不是可以因其有“用”而继续让它延续下去呢？问题就在这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问题出在哪里？理论上又如何行得通？在这种追问下，我开始转向了用变态人格的理论来研究巫蛊。

变态人格是对人性的扭曲、异化和背离。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同样可能被置于文化的对立面，“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摆脱神经机能症的困扰”([美]托玛斯·A·马斯)，不管在任何地区、任何文化进程里，总可能会有些人被抛到主流文化的轨道之外，成为局外人、边缘人、异己人，甚或“非人”之类的东西。蛊婆，正是那种被主流文化抛弃的“另类人”。把“蛊婆”作为一种非常态的人格形式看待有其现实依据，因为被视为“蛊婆”的人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与行为的异常或病态表现，她们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异常”或“病态”而成为“蛊婆”，而“蛊婆”的这一社会角色又大大加重了她的这种“异常”与“病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值得我们深思。更重要的，把“蛊婆”这一社会事实用变态人格理论来研究，有助于

我们在弄清变态人格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理的基础上对其实施治疗。在西方，出现了许多有关变态人格治疗的尝试，如弗洛伊德的“分析治疗法”和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不管这些方法是否得当和奏效，但都显示出了西方学者及社会对于变态人格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试图缓解和消除变态人格病症的努力。

在湘西，正是由于缺乏对变态人格的认识，导致社会缺乏对变态人格的疗治。相反，按传统文化习俗，社会倒加重了这种变态心理的发展，致使这类人的病症进一步加深，终不能自拔。一些被视为蛊婆的人，她们到后来真的相信自己有致人于死的魔力，并以放蛊作为矫正心理、导泄郁情的良方。故一些蛊婆在遭到“晒草蛊”的惩处时，在烈日炙射下，面对围观者，反以为获得了一种“表现自我”的机遇和弥合心灵隐痛、排遣郁情的类似于受虐狂的心理上的快感，有板有眼地“招供出有多少魔力，施行过多少次，某时在某处蛊死谁，某地方某大树自焚也是她做的。在招供中且俨然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快乐”（沈从文《凤凰》）。

尤其是在现代环境下，社会转型更使得蛊婆这类非常态人格从形式到内容到性质都呈现出多重复杂性，她们往往难以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压力，她们的弱势地位更为加剧，而传统文化加诸在她们身上的“硬伤”往往更使她们置于一种受人歧视的尴尬境地，如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这类人格主体的生存环境不能不引起有良知的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人文反思。

第二章

民间传讲中的巫蛊

如果你运气好，碰上一个能说会道又地方知识渊博的人，则你一定会惊叹这个地区的文化为何如此奇异，而你也有幸进入了这个地区文化中的最隐秘的部分。

● 如果你运气好，碰上一个能说会道又地方知识渊博的人，则你一定会惊叹这个地区如此奇异，而你也有幸进入了这个地区文化中的最隐秘的部分。



蛊与蛊婆

21

第二章

民间传讲中的巫蛊



几乎每一个湘西人，只要他不是对民间、对民族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都会对蛊这个话题作出反应。多少人谈论它带着神圣的戒备，是出于恐惧，多少人忌讳它而缄口不语也是出于恐惧。

“蛊是一种邪魅的令人害怕的神秘之物，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它没有，它又让很多人‘着’（即中蛊的意思）；你说它有，它又看不见摸不着。”村民的讲叙往往从这里开始。如果你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则村民会向你讲叙许多新近才发生的“蛊”事，某人是如何“着蛊”的，如何表现，如何治，如何“克”。如果你运气好，碰上一个能说会道又地方知识渊博的人，则你一定会惊叹这个地区的文化为何如此奇异，而你也有幸进入了这个地区文化中的最隐秘的部分。如何看待我们的农村，如何看待我们的村民，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你一定会由此获得一个新的通道，它教你摒弃原有的浮躁



和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经验与结论，学会严肃地认真地对待目下的人和事。

蛊婆在湘西又称“草鬼婆”，苗语“扒欺”，原意为“虱婆”，引申为专门饲养小虫子以害人的蛊婆。民间到处相传“蛊婆养蛊”的事，通常模式是：蛊婆于五月端午集百虫于一罐，如蛇、蛤蟆、蝎子、四脚蛇(蜥蜴)、蜘蛛等使其互相撕咬为食，剩下最后一只，即为蛊，为蛊婆饲养。欲害人时，取其涎屎，收藏于指甲之中，然后乘对象不注意，放进对象饮用的水之中或者所用的食物之中，如此，受害者疼痛难忍，数日死去，或辗转反复，经年不治死去。

2

蛊的分类

民间认为，蛊的种类繁多。对某蛊婆而言，她所蓄养的蛊虫如为蝎，则为蝎子蛊；如为蛤蟆，则为蛤蟆蛊；如为蚂蚁，则为蚂蚁蛊；如为青蛇，则为青蛇蛊；如为金蚕，则为金蚕蛊，如此类推，不以穷尽。就中蛊者来说，其病症的反应也可以判断他中的是什么蛊，或可用“滚蛋观察法”判定。

所谓“滚蛋观察法”是民间巫医常用的一种为病者治病时判断疾病和病源的办法。病人照巫医嘱咐，备鸡蛋一个，煮熟，用病人贴身衣物包裹，置于枕头下(注意不要压破)，三天后把蛋交给巫医，巫医把蛋壳剥掉，用细绳将蛋一剖为二，放在日光下照看，根据蛋黄形状即可判断中了何种蛊。凤凰县禾库乡中街某巫医吴

某就常用此法为人“察蛊”，说是可以察出各种各样的蛊。“察到了怎么办？”我问，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满我连这个也不懂，“察到了就要治，备两只雄鸡一丈五尺布……”

“蛤蟆蛊”

吉首市马颈坳乡牙湾坪村某老妇就死于“蛤蟆蛊”，因为她死后，有人看见从她经常疼痛的地方爬出来一只蛤蟆。

吉首市矮寨乡雄溪村某妇也被认为中了“蛤蟆蛊”。她买了一对耳环，戴不久耳朵就非常疼，请老司(巫师)看，老司在屋里桌子上倒置一碗，把戒指放在碗底，并用一根穿针的线把戒指缠一圈，然后烧香，并告诉该村妇第二天早上才能把针取下来，把碗拿开。“当时在场的几个老婆婆都不敢作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照老司吩咐，我把戒指收了，针取了，把碗打开，见里面有一只黄蛤蟆，要死不活的，才知道中的是蛤蟆蛊。就用塑料袋裹



④ 沅村有蛊婆在其家水井里放蛊，据说某干部喝了她的水，几乎神智不正常。



了，用水把蛤蟆煮死了。”之后她耳朵就不再痛了。

“蚂蚁蛊”

吉首市马颈坳竹木岩寨一青年被认为中了“蚂蚁蛊”。该青年得一怪病，什么药都吃遍，不见好，最后死在村里。他死的那天，七窍流血，有人说看见从各个穴孔爬出了一些蚂蚁。所以中的是“蚂蚁蛊”。民间认为，某人如遇头疼似有小虫蚕咬，则八成是中了“蚂蚁蛊”。花垣县茶峒镇某小女孩病死也被认为是中了“蚂蚁蛊”。2002年春，小女孩生病，她母亲给她请了个老司来治。老司来时，他的老婆也跟着来了，当老司给小女孩治病的时候，他老婆用手摸了一下小女孩的嘴。然后，当他们回去后，小女孩的病一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不几天就死掉了。她死后，有人发现从她嘴里爬出了一只蚂蚁，便认定小女孩是中了“蚂蚁蛊”，而放蛊的人正是那个摸她嘴的女人。小女孩的婆婆为此多次到那女人家门口骂，说她害了自己的孙女。

“水蛊”

在湘西，有些地方的水是不能喝的，人们说那里的水经常被草鬼婆放“水蛊”。如凤凰县木里乡羊吉村传讲该村蛊婆喜欢放“水蛊”，而且常常在两个固定的水源上放。故村民都认为不能在那两个水源上喝水。他们且举出实例，如某村民说：“我堂妹扯猪草渴了，忍不住喝了那水里的水，下午回来就感到不舒服，发高烧，她爹给她买了二三十块钱的药，也不见好，后问明原因，知道她原来是中了水蛊，就到水井边烧香，求蛊婆收蛊，三天后就好了。”

泸溪县八十坪村村民龙某叙，该村有蛊婆在其家水井里放水蛊，该村的村民都不敢到那里喝水。某年乡干部下乡到村里检查

工作，某干部喝了她的水，回来后几年神智不正常。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到那里喝水了。

“蛔虫蛊”

“村里某人到我屋后水塘里钓鱼，钓到一条鱼，吃了就肚子痛，请人治，原来是中了蛊，后巫师做了一场法事，念退蛊咒，又开了一些‘退蛊药’，某人当晚吐了一大堆，吐出一些像蛔虫一样的东西，才知道自己是中了‘蛔虫蛊’。”丹青乡巴太村村民向某叙。

“麻雀蛊”

与贵州交界的凤凰腊尔山乡巴低雅村某老人在一天夜里忽然间全身瘫痪到舌根，不能动，不能说。后经多方医治虽能用膝盖走路，但仍不能说话。邻里都认为该人是年轻时遭到了“麻雀蛊”。因为该人曾向人讲起他年轻时遇到的一桩怪事：三十年前，他认识了一位苗族姑娘，当他听说这姑娘是放蛊人家时，很害怕，又想证实一下，于是，继续和姑娘交往。一天，当他戴一顶大棉帽与姑娘在河边散步时，感到头痒极了，他要姑娘帮他看看头上是否有虱子。姑娘揭开帽子，一只麻雀从里头飞了出来。姑娘对青年说：我也有这样一只。遂从怀里掏出一只麻雀，放在手上，让其展翅却不飞。青年心凉了个透顶，知道姑娘养的是“麻雀蛊”，以后再也不敢与那姑娘交往了。

“蜈蚣蛊”

凤凰禾库乡班喜村村民杨大林叙：去年(2001年)他母亲从集上回来，在路上遇见蛊婆，她与她打了个招呼，回来后就觉得胸口



痒，掀开衣服一看，竟有一只蜈蚣！原来是中了蛊婆的“蜈蚣蛊”。

“情爱蛊”

就其中蛊的效力而言，蛊还可分为疯癫蛊、腹痛腹胀蛊、情爱蛊、忽冷忽热蛊……其中最有意思的为“情爱蛊”。

民间认为，蛊婆与其丈夫关系一般很好，因为蛊婆会放“情爱蛊”，使丈夫爱她。花垣吉卫西米村人麻氏告诉我她嫁到可吉，可吉有三百多户人家，有四个蛊婆，那四个蛊婆个个生得好，夫妻关系也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们会放“情爱蛊”，她们给自己的男人放“情爱蛊”，所以夫妻关系才好。然后她道一句，像是诅咒似的：“夫妻关系好，打后（以后）会死的”。

为什么会“夫妻关系好，打后会死的”？她回答说：“那当然，女人放蛊给他，他受得了多时？不死也会瘫。”

“情爱蛊”如此厉害，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在民间有不同的讲法。其做法类似湘西盛传不衰的“舅舅药”。

“舅舅药”是象形字，两个身子挨在一起，读做 lia。这种药，民间通常认为只要用一点点，放到对方的食物里或饮用的水里，就会使对方不顾一切地爱上药主。如果要使反目的夫妻或绝情的情人回头，可将药暗藏于对方的枕头、衣帽或贴身物中，据说也能粘住对方的灵魂而使对方主动来欢会。

《北梦琐言·逸文》卷四提到一种鹤子草和“淫羊藿”的植物：“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令男女发狂，罗祸非细也。”据民间传，此草又叫鹤子草，叶如柳而短，产于南方。另还有一种被称为“淫羊藿”的植物，据说也有类似功效。清人张泓多年在滇为官，在其著《滇南新语》中提及“合和草”：“合和草生必相对，夷女采为末，暗置饮食中，食所厚少年，则眷慕如胶漆。效胜黄昏散，不更思归矣。……多生夷地深地深山

中。余戏谓友曰：‘此氤氲使者也，合和云雨哉’。”这种草在湘西也有发现。

笔者在湘西坪坝调查时发现，该地流传的“翦翦药”，其主要配方有三种，所要求的物质材料，都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处于特殊状态下的生命物，然后经非常措施配制而成。

一为“天和地相连”，即当绿色大蝗虫与蚯蚓交媾时，双双捕捉之，然后放在自家瓦屋上晒七天七夜，朝饮露，日浴华，是谓饱吸“日精月华”。七天之中，必须是连日晴天，不能遇雨，遇雨则失效，也不能闻雷鸣，闻雷鸣亦失灵。七天七夜后方收回家中，碾制成末，就成了“翦翦药”。

二为“山和水相连”，即遇四脚蛇(壁虎)与鲫鱼交媾时双双捕捉之，然后其法同上。

三为“无风自动草”，即指树边草叶，在无一丝风的情形下，以其叶自行拍击树干。人们认为这样的草叶肯定是有情之物，情衷于树，情促而动，故可连根把草拔出，并削下草叶所拍打处的树皮，晒干合碾成粉而为药。

看来，这些“药”所蕴含的巫术韵味十分突出，人们相信那种处于交媾状态下的自然生命具有魔力，如果碾制成药，也会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并结合。永顺小溪的一个采药郎告诉我，在山中岩洞前长的小草，往往会无风自动，这种草，上面结成的露水就是“翦翦药”。

湘西民间传说，有一个后生，因为家里穷，迟迟找不到老婆，神可怜他，托梦告诉他，说后山有个岩洞，岩壁上有株仙藤，只要站在它下面唱上999首情歌，仙藤就会垂下来。把藤晒干碾细，就是“翦翦药”，能迷住任何一个女子的心。后生跑遍了99座山寨，拜见了99位歌师，每位歌师教了他10首情歌。学成后，他来到那个岩洞，对着仙藤唱完了999首情歌，那仙藤果然垂了



下来，然后摘下叶子，伴以蛇卵、鸡血、鸡心、地老虎，合制成粉，用小竹筒装上，随身携带，即成“𪔐𪔐药”。后来，后生用这迷药，找到了天底下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

湘西民间散布有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情歌，湘西人把这些情歌统称为“山歌”。这些山歌，多是苗族青年男女在“大山”的怀抱里因两情相悦而唱出的欢歌。这些情歌多带有明显的官能挑逗，是赤裸裸的爱情的表达。苗族相信这些情歌具有魔力，能把思念对象的心唱迷，使之归于自己，故这些情歌成为重要的“爱情药方”，称为“𪔐𪔐歌”。据调查，这种具有魔力效果的“𪔐𪔐歌”不下千首。

现仅列几首如下：

𪔐𪔐歌

唱歌要唱𪔐𪔐歌，
栽药要栽𪔐𪔐药；
蜘蛛结网𪔐蚊虫，
生水烧熔𪔐灶锅。
锦鸡拍翅𪔐竹窝，
鲤鱼起身𪔐木桶，
燕子衔泥𪔐梁阁，
蜻蜓相飞𪔐天上，
鸳鸯相戏𪔐水波；
糖铺烧饼𪔐芝麻，
寨上情妹𪔐情哥。
哥射妹来妹𪔐哥，
两人相情𪔐相合；
同条大路𪔐着走，

同条板凳躺着坐。
躺着走路躺着说。
二人相分躺不开。
草籽相抖躺不脱。
糯米相绞躺成索。
哥妹相躺在一起。
躺到发白牙齿脱。

板栗开花一根线

板栗开花一根线。
去年想姐到今年。
想你想得心发慌。
想你想得腿发直。
爹娘只知我肌瘦。
爹娘哪知我心头由。
心肝肉肉我的娃。
不恋别人单恋你。
日里想你同路走。
夜里想你共枕头。
只想阳间同一路。
只想鸳鸯共水游。

相交歌

角色嗅。
我和你相交哟。
好比一双筷子。
一双筷子夹一块菜。



角色嗅，
我和你相交哟，
好比一朵花儿，
一朵花儿结一个果。

角色嗅，
我和你相交哟，
好比一条龙灯，
一条龙灯衔一个宝。

角色嗅，
我和你相交哟，
好比一首歌儿，
一首歌儿两人唱。

3

蛊婆的分类

放蛊的人多是女子。据说有蛊毒的妇女眼角发红，脸上生着异样的毛，或额部格外有光。蛊发时，便感觉遍身不舒畅，必找到对象将蛊放出，对象很可能是她的仇人，但是如果机缘不巧，也会找到其他的大人和小孩，甚或自己的亲人。放蛊时她的理智全失掉，如果不想法放出，自己的性命也有危险。有蛊的苗夷妇女，一生中最低限度也要放蛊一次。把民间所指为的蛊婆，根据其长相的美或丑，可以划为两类：一类为“丑蛊婆”，一类为“乖蛊婆”。



从其家境来说，这类蛊婆，往往家境不好。

“丑蛊婆”

这类蛊婆或者在身体发肤等外表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缺陷，或者在性格脾气上与一般人不太相同。就前者而言，往往表现为：如有眼疾，眼睛常年发红，眼角糜烂，眼屎迷糊，民间所描述的蛊婆的长相多以此为特征；或有腿疾，笔者在坪坝乡某村所见一位蛊婆走路时双脚内拐而且一高一低；或有鼻疾，禾库乡某村一蛊婆被描绘成“没有鼻子”，因为她的鼻子在一次事故中被撞伤了，做了切割手术。

在性格脾气上，这些被视为蛊婆的人，往往性格孤僻，与村人关系不太和谐。如禾库乡牙在村某蛊婆，性格极内向，从不多言语；另一位七十多岁，却为人极凶狠，常与村人吵架，或如村民所说，常站在自家门槛上向外骂“朝天娘”。

从其家境来说，这类蛊婆，往往家境不好。以禾库镇为例，被视为蛊婆的人家均为本村本寨的“特贫户”。如牙在村某蛊婆，



丈夫死于癌症，带三儿一女，经济状况极为拮据，邻村虽有一舅，也是泥菩萨过河，帮不上她家任何忙。

丛寨有一位，其丈夫饿死于“苦日子”（湘西习惯称1959年至1960年间的全国性饥荒年为“苦日子”），没儿没女，没有人照顾，日子过得极为困难。

另一位，我到村里时刚好赶上她去世“出殡”。我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丧事。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上就上山埋掉了。没有孝帕，也没有哭声，没有爆竹，也没有哀乐，一切都静静悄悄。一口异常简陋的棺材被四个人抬着，叽叽咋咋地往山上去，里面躺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被本村人称为“蛊婆”的衰老的女人。据说前来治丧的人，除了她的老伴、两个孙子（一个12岁，一个8岁），别的人一共有12个。她的一儿二女只来了一个女，另两个是不是不知道呢？村人告诉我：“儿子早几年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也没有音讯，丢下两个孩子，老人死了也找不到他。”另一个女儿，嫁得远，家里穷，自身都难保，托人送了100块钱来。”这时我才知道，那口简单的棺材，原来也是好不容易凑钱买到的，自己家出100元，村里出100元，女儿出100元。

“乖蛊婆”

与此相反，有一类蛊婆的样子却是极乖的。花垣县雅西乡各村蛊婆却一个个都被描绘得如花似玉，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白白蒙蒙，桃花脸色”，她们是“长乖蛊婆”。我在一村民指示下偷偷见过这样一位蛊婆，年龄已有四十余岁，身材高挑，不胖不瘦，头发浓密盘起，瓜子脸，五官端正，虽面容不再有“桃花脸色”，但却不失“白白蒙蒙”。可以想见，十年二十年前，一定是位不折不扣的“桃花美女”。

她为什么会成为蛊婆，她的身世如何，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

兴趣。“嫁过来的，从腊尔山，在腊尔山找不到婆家，就嫁到了这里。”腊尔山乡属凤凰县，与雅西虽同处同一台地上(腊尔山台地)，但相距90公里，比起农村惯常的近邻村落婚配(只要不同宗族即可)的情况来说，也可算是“远嫁”了。

村民尤其是乡村妇女对蛊婆尤为愤恨：“她们都是妖精，美女蛇精，专门缠男人的。她就缠死了三个男人，还缠别的男人，害人家两口子关系不和。”我意识到这里面或许有一点“女人的妒忌”。倒是男人们乐意提起当年的话题，我这才知道一些有关她的婚姻状况。原来她嫁过3个男人。第一个男人，老实，烧炭的，一年冬天被压死在炭窑里；第二个男人，也老实，做小本生意，一次出货被车撞着，治不好，又没钱，就拖(捱)拖拖，拖死了；第三个男人，卖肉，天不怕地不怕，过了七八年，生两个孩子，但怎么就一场瘟疫，上吐下泻，也死了。现在守寡，守了十多年。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定很不容易，“有人帮她”，一个女人对我说，“她长得乖，会迷人，专迷男人帮她做事。她竖屋、种田、割草，不要喊，男人就来了，别人请人帮要送钱送礼，送这送那，她什么都不要送，男人自己会来。”末了还加上一句：“男人真是贱东西，草鬼婆也敢要。”

雅西乡另一村民总结说：“一般草鬼婆都是聪明人，能说会道，人才又好，她这样才学得到那些法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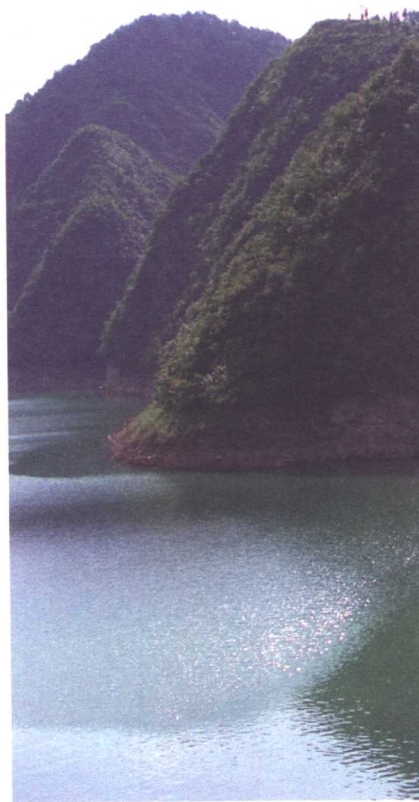
施蛊的方式

民间认为，“蛊”在“蛊婆”身上繁衍，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会使“蛊婆”身体极度难受，这种情形苗族叫“登蛊”。一旦“登蛊”则只有靠放蛊一法才能消解，否则自己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所以有些蛊婆为了保命，不惜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而且关系越好越容易放。有时施蛊的方式谁也没有见过，但人们谈论起来却有板有眼，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通过食物施蛊

“把蛊藏到指甲里，待机下到饭里和水中”，这是传讲得最多最普遍的一种施蛊方式。

吉首马颈坳乡半坡村村民会反复向你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十五年前，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分到村里教书，与村里一个男青年





④ 吃完饭回去女教师就疯了，在河滩上唱歌跳舞睡觉，后来还是她家里来人用绳子把她捆住，抬上拖拉机拖走了。



好上了。男青年母亲是蛊婆，不喜欢这个女教师，欲施蛊于她。就把她请到家里吃饭，吃完饭回去女教师就疯了，在河滩上唱歌跳舞睡觉，后来还是她家里来人用绳子把她捆住抬上拖拉机拖走了。“所以绝对不能吃她们的东西！”这是大人们常对小孩子们的告诫。

通过拉关系施蛊

民间认为，关系越好越容易被放蛊。腊尔山乡巴鲁村民叙：吴某与张某称兄道弟，吴母再三告诫吴，说张家会放蛊。但吴不信，依然同张往来。一次，吴赶场途经张家所在村，被张母连拉带拖的，说无论如何都要与张某歇一宿后再走。吴只好顺从。三个月后，吴感全身不适，吃了很多药仍不见好转。吴母便用老办法拿鸡蛋在吴身上滚，后把鸡蛋煮熟剥开看，发现里面蛋黄似被什么东西噬咬过了，才知道吴乃中蛊了。于是吴母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拿到一副解蛊药。当吴吃了那药后，当即吐了一大堆秽物，那是三个月前在张家吃的腌肉，一点没变。最后吴好了，才不得不相信了事实，和张某断绝了兄弟关系。雅西乡吴某叙，某蛊婆，请二十人挑柴烧瓦，吃饭时，二十人只有一个“着”，这个人是那个蛊婆的亲嫂子。

所以民间普遍认为，不要与蛊婆保持某种关系，一般关系也不行。“最好不要让蛊婆接近你，见了她就躲就逃，不与她搭理，这样她也就没有机会了。”但有些蛊婆厉害呢，你不搭理她，她就主动搭理你。“优欠村那个就特热情，最爱找人说长说短，你不理她都不行，(你不理她)她到你屋里来，来了一屁股坐在堂屋里还不肯走，就为找机会下蛊。人家红白喜事，不请她，她也来，帮人送碗送筷，人家饭都不敢吃了，帮人送水送菜，人家茶也不敢喝了，她自己还不晓得！”

“像这种别人都知道她是蛊婆，而她自己却不自知的情况还有不有？”我问。“有，当然有！牙湾村的那个就不自知，她打豆腐卖，人家买回去吃了肚子痛，找她算账，她还不承认，说自己根本就不会放蛊。事情明摆了，她不在豆腐里放蛊，别人吃了怎么会肚子痛，人证物证俱在，还好意思狡辩！”“有不可能那人吃了别的东西肚子痛，而并不是那豆腐？”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不可能，她是蛊婆，好多人都知道，都这样说。她还做豆腐卖，有几个人敢买她的豆腐？”“是不是所有吃了她卖的豆腐的人都肚子痛呢？”“那不一定，要看她放不放蛊，放了就会痛，不放就不痛。”对于这种回答，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类似的回答还有，诸如：“米高村那个，专爱送东西给小孩吃，好多小孩子就这样给她吃病了，后来人家得了她的东西，当面拿着，背后都偷偷地扔掉，她不知道，还照样送！”

通过接触施蛊

不但不要吃蛊婆的东西，就是被她们接触，也有可能被放蛊，这也是民间之所以远避蛊婆的又一重要原因。

禾库镇丛寨村民石五贵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两个有关该寨蛊婆的往事：“十多年前，她(蛊婆)到水井洗菜，同寨某男人也到水井边挑水，她碰了一下他的腰，回去之后他就痛，一直痛，痛了十多年，痛痛痛痛就痛死了。”

另一件：“也是十多年前，她同房族公公的兄弟有一小孩，才几个月，抱到村里来玩，她也抱了一下，说不让她抱的，她硬要抱，就让她抱了一下。只那么一下，回去之后小孩就啼哭不止，十几天后就死掉了。后来他们两家结仇，再也不相往来。”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花垣吉卫人麻氏(苗族，女，现年60岁)也向笔者讲述了她早年所碰到的一桩“中蛊”事件：“我家老



大，生下来才一岁多，她(指蛊婆)来了，要抱我的孩子，我不好推，就让她抱了。她一走，我的小孩就哭，晚上发高烧，烧了三天，后来是请老司(即巫师)来才治好。”

通过口水施蛊

腊尔山某村民叙，他有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住贵州××寨，距腊尔山有十一二里路)，姓汤，人们都称他为“汤师傅”。十多年前，他头痛，到医院又检查不出。问明原因，才知道他是因蛊婆的“口水施蛊术”而中蛊。还说到他们村另一个蛊婆，总爱找人讲话，有一回抓住他说个不停，说着说着，有一点口水溅到他脸上，回去就头痛，怎么治也治不好，连走路都成问题，像喝醉酒似的，要拄拐杖。

通过眼睛盯人放蛊

把蛊藏于眼睛中，这正是蛊婆之所以眼睛常年发红糜烂并蒙有眼屎的原因。眼睛中既藏有蛊毒，一旦这眼睛长时间盯住一个人，则这个人便会中蛊。古丈坪坝乡苏桐村人杨英(苗族，女，现年60岁)反复向我讲述她年轻时经历的一次“中蛊”事件：她路过同乡曹甲后山时，见一蛊婆正在插秧(那一带人都认为她是蛊婆)，她欲快速走过，不料那蛊婆和她搭话，问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么急做什么。她吓得不敢回答，赶快逃掉。“回来就肚子痛，幸亏我逃得快”，她后来总结道：“只被她看两三眼，若慢了，被她多看几眼，哪还有命？”

通过咒语施蛊

施蛊的另一种方式是“以咒蛊人”，即蛊婆只要通过一种特

殊仪式对蛊虫施念一段咒语，则蛊毒会自然依附于咒语之上，并按咒语的指示，来到受害人腹中胸中，使其中蛊。大凡蛊婆欲以“咒蛊人”，多半会选择一山坡，站在山坡上举行仪式，对着受害人家住的方向念咒。这样，不出三个小时，受害人就会有感觉，身体难受。但谁也没见过那种特殊仪式究竟是怎么做的。因为“蛊婆做这事，一概是偷偷摸摸的，我们只注意到她经常往坡上去，但具体怎么做的，就不知道了，因为如果我们一近身，她就不会做了”。至于咒语，人们普遍相信每个蛊婆都有一至五套这样的咒语，称为“放蛊咒”。这咒语只要对上某人的名字、生辰八字，则会令某人中蛊，但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咒语的内容。“反正是害人的，叫人这痛那痛，她怎么会告诉人，告诉人了她还怎么放蛊。”对于这样的回答，我依然觉得有懈可击，但真不知怎么对付。你能想像一个蛊婆站在对门的山头上向住在屋里的你放蛊吗？吉首市雅溪王某（男，60岁，教师）如是向我说：“我小时候就这样被人放了蛊，肚子又痛又胀，十分难受。有时候痛得受不住在地上打滚。后来那蛊婆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蛊是她放的，她现在帮我治。她便帮我治。你猜怎么着，她一治，我的病就好了，哪儿也不痛了。第二天上厕所，拉出了一大堆长虫！”

“你真相信你的病是因为中了蛊吗？是不是蛔虫？”我问。他回答说：“是蛔虫那也是中蛔虫蛊，别人都这么说。只有把那些蛊虫拉出，才会好。”

通过意念放蛊

最厉害的施蛊方式是“意念蛊人”，即蛊婆用意念蛊死人。据说这是蛊术高明的蛊婆所拥有的方式。她无需把蛊毒收藏于指甲，她无需把蛊毒收藏于眼中，她无需爬到坡上去举行一个特殊仪式，她甚至可以无需蓄养蛊虫，她只消采用意念，用意念制成



蛊毒，用意念把蛊毒施加于某人身上，则可使某人“中蛊”。花垣县茶峒镇王某叙：某蛊婆逢场(赶场)至熟人家求歇宿，遭到拒绝，就另寻找一家熟人。那家主人答应了。晚上她分给主人家小孩两颗糖，被主人发现偷偷从小孩手中要去了不许小孩吃。第二天该蛊婆一走，那一家(即不给蛊婆留宿的那家)告诉这家主人她家女儿死了。她女儿已病多日，蛊婆来，见放蛊给留宿的这家不行，就改用意念放不给她留宿的那家，所以她家女儿死了。如此，如某一小孩因不明之因腹胀腹痛，总可以认为是村中某蛊婆所为，纵然这蛊婆不曾走过这小孩子家，从未拿食物给小孩吃，也不曾爬到坡上去做什么，甚至值小孩生病时她还不在村里，也可能被认为是她“放蛊”，因为她动用意念，“最厉害，杀人不见血”。

5

中蛊的表现

民间一些人认为，中蛊的表现多为一些难以治疗的“疑难杂症”。主要表现如下：

1. 腹肿腹胀，吃药无用者。
2. 小儿哭闹，久不见好者。
3. 持续高烧，梦说胡话者。
4. 梦见被追杀，脚跑不动者。
5. 大便稀汤或带血者。
6. 头痛胸闷者。
7. 脸色寡黄无血气者。

8.眼珠漳白乱转者。

9.呕吐不已者。

10.孕妇小产，血流不止者。

11.脚腕抽筋，时有发作者。

12.饭久煮不熟，带生性者。

13.目昏耳鸣者。

14.吃饭时遇有女人来，吃后发觉肚腹不适者。

15.打狗不死者。

16.杀鸭鸭不死跳起来走路者。

是否中蛊，巫师通常采取以下办法判断：干嚼生黄豆，如果不是中蛊，则腥味浓郁，干燥涩口，无法随嚼；如果真的中了蛊，则如同煮熟了的一样，脆香可口，越嚼越有味。还有的是用黑豆实验，方法也是一样。

传说，用白矾也可以检验蛊毒。白矾本来是苦的，如果变成了甜的，那无疑是中蛊了。在有些放蛊的地区，有人是在嘴里含一块鸭蛋白，上面插一枚银针。一刻钟后，如果鸭蛋白和银针变黑，则中蛊无疑。

“防蛊”的方式

为要防蛊，人们首先是退避三舍。“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千万不要跟她们套近乎。”一些人相信，蛊婆跟谁越亲近，就越容易放蛊给谁。“蛊婆是六亲不认的，越亲近越好放！”除此之外，还必须掌握一至几套防蛊的手诀、咒语、符，用以自卫。

许多村寨，广泛流行有“打阴炮”的手诀，为小孩子常用。如迎面碰上蛊婆，无从逃避，便把手伸进衣里，手指握拳，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指缝间插出，对准蛊婆即可自保。

古丈坪坝乡书甬村流行的“克蛊咒”为：“蛊婆蛊婆，你莫放蛊，你若放蛊，我打破你的蛊。”

凤凰县茨岩乡高货组流行的“克蛊咒”为：“草鬼婆，放不

着；草鬼仔，放不成；草鬼公，放不通。太上老君急急如令。”

凤凰禾库乡班喜村的小孩们都被告诫：如果在路上碰到蛊婆，能回避的尽量回避，不能回避的，就用嘴念



防蛊手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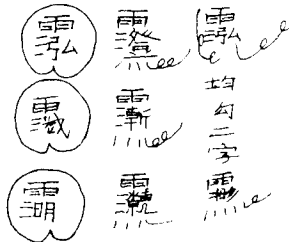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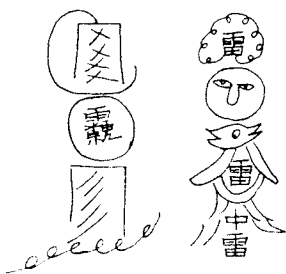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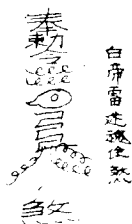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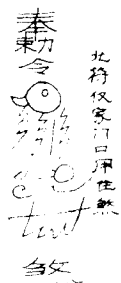
“草鬼婆来了!草鬼婆来了!”这样就可以防止草鬼婆放蛊。

花垣县禾库乡可吉人往往用苗语念:“乃齐大”(即你要死啊草鬼婆)。

或“乃发乃大”(即像马蜂一样刺人)。

或“乃洪乃笼”(即会刺人的蜂)。

花垣雅西乡村民如去别人屋里玩,为防别人“弄”(蛊)自己,就念:“一个中二不中,我身长在二月花丛中,人看不见,鬼看不见。”这样,就不会中蛊。



蛊药的制作

五月聚百虫于一罐，使互相撕咬为食，剩下最后一只，取其涎尿而为蛊药，大约是最普遍的一种“蛊药”了。这种“蛊药”，大概因其“不干净”或具有某种有毒成分而成为“蛊”。如此，“蛊药”可能应是某种“有毒物质”。民间认为蛊药有三类：使人残的蛊药，使人死的蛊药，使人爱的蛊药。

如一对夫妻恩爱异常，但丈夫为人粗暴，常常随意殴打妻子。和丈夫离婚吧，不愿，也不可能，但又忍受不了虐待，于是在饮食中施放药物给丈夫吃。过了一段时间后，丈夫就会轻度痴。但药物的分量要适当，不能影响丈夫生产和性生活。这样，丈夫就受妻子控制了，并且还有点怕妻子，当然就不会再殴打妻子了。

使人死的药物，是因情恨而施放的。假若一对夫妻恩爱异常，忽然丈夫有外遇，而妻子对丈夫又欢爱异常，于是就对丈夫的外遇施放药物，使她染病，并慢慢地死去。

使人爱的蛊药又名“情爱蛊”、“𦵏𦵏药”。如夫妻俩恩爱异常，别人也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是有一天，妻子发现丈夫变了心，为了控制丈夫，使他专爱自己，不爱别人，于是暗地里在饮食中放一些药物，丈夫服用这些药物后，就会只爱自己的妻子，不爱别人了。有的说是把这种药分别缝在妻子和丈夫的衣角上，丈夫就会永不变心了。

笔者认识一位会制作和施放这种药物的老年妇女，现已年近

九十，身体健康，儿孙满堂。几十年来，没有听说她养有什么毒物，只是说她曾帮助一位地主的妻子制作了这种药物，控制了地主的爱情，结果那位地主没有娶妾。地主的妻子因此和她结为姊妹，并送给她一块地皮建筑住房。

我的一位同学，姓鲁，向我透露了他爷爷制作情爱蛊药的事，但对于那神秘的配方，却绝口不提。他爷爷是苗族草药医生，有很多祖传的草药方子，其中，就有那叫做“衣”（苗语即“蛊”）的蛊药的配方。据说该药总共要50种配方。他爷爷在临终之时，把蛊药的配方一人一半地交给了他与他弟弟，并要他们立下毒誓，不能用它来害人。他爷爷且特别强调不能用它来害漂亮的姑娘，用放蛊诱惑姑娘来玩弄，会不得好死。他爷爷把这蛊药的配方一人一半交送他们兄弟，就是要他们兄弟互相监督，不能配制这药来害人。他弟弟由于受他爷爷的影响，报考了医学院的药剂专业，现在是一家大型医院的著名药剂师。他经常对我的同学说，大哥，把爷爷的另外25种配方给我吧，让我看看这东西到底有多大威力！可是我的同学说，你忘了爷爷临终的遗言了吗？我们不能用它来害人！因而那神秘的配方至今还压在我同学那里。

8

克蛊药的制作

我访问的民间药师，有很多自称会做“克蛊药”。用些什么药呢？多是一些能治腹痛、拉稀、消化不良、肝硬化、肝腹水、痢疾等方面的药。药师告诉我们，先要看中的是什么蛊，中的是



我访问的民间药师，有很多自称会做“克蛊药”。

什么蛊就用什么方法解它。那这不就是治病吗？是，又不全是。药师说，因为还要“化水”，还要念“雪山咒”。如果查不出中的是什么蛊，就要另寻药方。主要有：

一是活蛤蟆一只用塑料袋封好，置于茅坑内水中，数月后捞出，取出蛤蟆用火烧了成末，即成。

二是备雄鸡一只，用棒敲死，悬于树上任其腐烂，其水下滴于泥土中，泥土中长出菌类植物。把这些东西采折晒干，碾成粉即成。

三是备雄鸡一只，用火烧焦，使香气袭人，置于旷野(用绳子捆于某石边或树边)，任山中野物如蛇、蝎、蚂蚁等来食，数日后把剩余物取回，碾成粉即成。

如果这样治还不见好，那就是蛊中得太深了，除非叫蛊婆亲自来解，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蛊婆会不会来解呢？

回答说，那就讲不清楚了，因为有的蛊婆会给你一个解药，让你拿回去吃了，有的则根本不会承认她放的蛊，逼她也无法。

9

蛊婆斗法

民间常以为两蛊婆自挟其法术，不服对方，或两蛊婆相遇，互不让路，或想放蛊给同一个人相执不下时，就斗法。

蛊婆斗法，方式多种多样，其说法大致如下：

一个蛊婆背着背笼从山上扯猪草回来，迎面另一个蛊婆也背着背笼扯完猪草回来，狭路相逢(或在独木桥上相遇)，互不相让。一个蛊婆把背笼(或斗篷或扁担之类随身物件)抛向空中，变成一只蛇或龙、鸟之类，另一个蛊婆也把背笼(或斗篷或扁担之类随身物件)抛向空中，变成一只蛇或龙、鸟之类，两只蛇或龙、鸟之类在空中对打起来。谁的背笼掉下来了，谁就输了，就要自动让路。

惩罚蛊婆

蛊婆放蛊既是十分邪毒，则民间自然会有各种惩罚蛊婆的习俗与方法了。

对蛊婆不理不睬敬而远之、避而逃之，大致是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惩蛊办法了。蛊婆在村里普遍遭排挤遭歧视，在村里被视为“理所当然”。

令蛊婆退蛊吵之骂之也十分常见，文明一点的站在自己家门口骂，胆大一点地跑上门去骂也并不为村人奇怪。

驱而赶之令蛊婆离开本村从此不许再回来在历史上也十分普遍。蛊婆若作恶极大，为村人全体所不容，则村人常会“自发地”作出决定令蛊婆离开本村。

村民还会自发地“晒草鬼”。也常是在村民忍无可忍之时，把蛊婆擒来用绳索捆住，放在盛夏毒日之下暴晒三天，生死概由天定。其间，众人围住蛊婆轮番“审问”：有多少魔法、咒语，施行过多少次，何时在何地蛊死谁，某时某头牛死是不是她蛊的，某时某大树自燃也是不是她做的。“这法儿还真灵，某些蛊婆经一晒，就真的招了，也好了，以后再也不放蛊了；也有一些老顽固，至死也不招。”

若蛊婆作恶极大，某村民设私刑以惩罚她，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人们在谈论这类事时往往带上一种“惩恶扬善”的神气，俨然蛊婆所受惩罚是“罪有应得”。



真蛊婆的“辨识”

一些对巫蛊深信不疑的人往往通过以下“经验”“辨识”蛊婆。从其长相辨识：真蛊婆往往眼睛发红，眼睛常年流脓流水，经常戴一大斗篷，因为怕见光。或者特别漂亮，爱幻想。

从其家庭环境辨识：真蛊婆家里特别干净，她本人也极爱干净，屋里屋外连一丝蜘蛛网也没有。



人们在谈论这事时往往带有一种“惩恶扬善”的神气，俨然蛊婆所受惩罚是“罪有应得”。



12

杀 蛊

从其活动特征辨识：真蛊婆经常出门，或上山或下河，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练法术，二是寻找目标放蛊”。

从其行为表现辨识：“她对人特别关心，摸这摸那，问寒问暖”；“好爱丢东西在路上，人踩在上面就会着”；“她最喜欢看望病人”；“爱给小孩子东西”。

又说“她往往聪明得很，口齿伶俐，这样她才学得到那些法术”。所以聪明的、口齿伶俐的女人有可能是蛊婆。

一种办法就是“晒草鬼”。如某孩子被认为是某蛊婆放蛊死掉的，好事者往往会愤而攻之，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的酷日下暴晒三天。人们认为这样一晒，蛊婆身上的蛊就会受不了，就会死掉。经此一晒，蛊婆往往会脱胎换骨，再不会有蛊了。然也有因此一晒，蛊婆就被晒死在太阳下的，这在民间看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种说法是：把蛊婆养的恶虫杀死，蛊婆的蛊就会死。说很久以前，一位姑娘违背父母之意，与一位远方的男青年私奔。姑娘到男方家后，发觉婆婆总是不让她掌灶。一天，全家人都在田里忙农活，快到晌午时，婆婆要姑娘回家给大家做饭送来，并一再提醒不要在舀酸辣椒时碰到那只大绿坛子。姑娘回到家，觉得很纳闷，想探个究竟，于是揭开了大绿坛子的盖子。一看，不禁吓住了，原来坛底里正蠕动着许多只绿青蛙。姑娘觉得恶心，就烧了一大壶开水倒入坛中，只有一只青蛙逃了出来。然后姑娘做

好饭送到田里，发现除了站在田里的丈夫外，其他人都死了。

把蛊婆烧死，蛊就自然销声匿迹了。新中国成立前以这种办法杀蛊的并不少见。

花垣猫儿乡一带流传一个故事：某蛊婆美而贤慧，但因为放蛊而无人敢娶她为妻。两村人打赌，谁敢娶她可赌得100块大洋。于是其中一个当日捉得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壁虎），并挟一把锋利的斧头，来到姑娘家，对姑娘说，你要死还是要活，要死的话，他马上用斧头劈死她，要活的话，就吞下那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姑娘被逼无奈，只好泪眼婆娑地生生吞下那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次日，那村人就宣布和姑娘结婚，并向全村人述说了事情的经过，得出结论说，从今往后，再不能说姑娘放蛊了，因为她腹中的蛊已经被他用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以毒攻毒杀死了。

13

斗蛊

蛊再厉害，也不是不可以与之一斗，并有获胜的可能。凤凰、花垣一带有传讲一小孩斗蛊并获胜的例子。

某小孩放牛，边放边用土罐在火上煨螺蛳肉吃。有个草鬼婆走过来问小孩你做什么，小孩如实说了。草鬼婆说你打开罐子看看，小孩揭开盖子一看，见螺蛳肉一颗一颗都从罐子里飞了出来。小孩知道是草鬼婆放蛊，想要她收，但草鬼婆已经走了。小



14

蛊 讼

孩子没办法，就从地上一颗一颗地拣起螺蛳肉放回罐子去，哪知放一颗飞一颗，放一颗飞一颗，小孩就想出一法，放一颗进去，马上把盖子盖上，这样螺蛳肉就飞不出来了。

再说那草鬼婆走了一里路之后，突然肚子疼起来，就知道是小孩把盖子盖上了。她折回去，请求小孩子把盖子打开。小孩子不肯，草鬼婆就对小孩跪拜作揖，求他打开盖子。小孩子说除非你保证螺蛳肉不飞出来，我就打开盖子。得到保证后，小孩就打开了盖子。打开盖子，螺蛳肉果然没有再飞出来，而草鬼婆肚子也不疼了。

由蛊引起的纠纷与诉讼在民间不乏其例。

2005年6月凤凰廖家桥乡铁桥村三组村民田井因怀疑嫂子放蛊，挥刀连砍三人，酿成重大刑事伤害罪。

2004年4月通道县某木匠因喝一瓶矿泉水腹痛，怀疑是卖水人放蛊所致，用斧头劈死卖水的老人以及老人的媳妇，那媳妇还怀有未出生的宝宝。造成重大刑事案件。

凌纯声、芮逸夫在其《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就记载有一起蛊讼事件：民国十七年(1928年)，凤凰县有一苗人，二子相继而亡，遂疑为同寨某蛊妇作祟，告到官家，官派人抄收其家，在隐蔽处抄出一个瓦罐，内装有蛇、鳖、蛤蟆等东西，并有纸剪的人形。官家认为证据确凿，即将该蛊妇枪毙。

1949年前禾库镇上亦发生一桩蛊讼案。一个叫张启发的人，其父亲脚肿，不能走路，就疑心为镇上某蛊婆所为。该蛊婆当时五十多岁，眼睛发红，并经常流眼泪水。张启发为其父鸣不平，把该蛊婆用绳子捆了，擒到街上示众，并唆使一些小孩子用石子打她。之后还把该蛊婆告到法院。法院受理了，但鉴于张启发拿不出证据，就判张无理取闹并令张给该蛊婆赔礼道歉。

1998年笔者在与凤凰县交界处的松桃县大兴镇乡政府与一位乡干部聊天时，听他谈起他经历的一桩蛊讼案。那是1996年4月，当时他分管木树乡政法工作。一桩民间纠纷告到了他那里。原来该乡岩化村某村民向某(女，苗族)，有一天赶场回来，买了些粑粑以哄小孩。路上碰到一个正在放牛的草鬼婆，草鬼婆问她买了什么，她不回答，草鬼婆就用手摸了一下她的袋子，说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向某回来后，把粑粑送小孩吃，小孩一吃完就肚子疼，痛得受不了，向某一家人都认为这是草鬼婆所为。小孩的父亲遂用沙刀找到那个草鬼婆，要她收蛊，否则就要砍死她。可那草鬼婆不承认自己是草鬼婆，说自己没有放蛊给那小孩。草鬼婆的男人也护着草鬼婆，骂那人无理取闹：你自己吃的东西不干净，自作自受，现在反而怪我们。小孩的父亲说，如果没放蛊，小孩会肚子疼吗？我们来喝血酒！按当地习俗，纠纷不下时，往往到当地的土地堂前喝血酒来判断。认为谁如心亏，则谁喝血酒就会断肠。草鬼婆的男人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派村里族人调解也不成，就诉到乡政府，由该乡干部调解这件事，他也不好怎么判，因为“拿不出证据”，就又诉到松桃县法院。法院也无法判决，还是因为“拿不出证据”。于是小孩的父亲每天拿着刀到草鬼婆家威胁，说要杀死草鬼婆家的小孩。

“后来怎么样了昵？”我问。



“闹了三个月，草鬼婆见放他们家不行，就把蛊收回去了，小孩也就好了。”

一个叫李植人的先生记载了一起民国时龙里发生的放蛊之事。当时那个被控告的放蛊女，被囚在监狱内。他到龙里时，恰巧得机会见到那个女人，“她是一个颇好看的女子，看上去要比她所说的 58 岁的年龄年轻些，眼角也是红的。自称在 32 岁时，母亲给予她一件旧衣服穿(从始至终，她也只承认她得到母亲的一件衣服后，便感觉周身不舒畅)。又说她在入狱之前先后二十多年间，放蛊害死小孩若干个，她自己有七个小孩，一个也不在了，全是她害死的，还有一个儿子在外，至今不敢归家。据说这次被捕入狱，就是由于她害死了人家的一个四岁的独生子。在赶集时，她挑柴到场上去，大概是她碰到小孩，小孩回家，腹痛不止，立时死去。家人立刻告之县府，并剪了她衣角一块及头发一缕作为药根控诉，人人都感觉愤恨，纷请将‘蛊妇’烧死。去年三月间拘入县府监狱内，至今已将近一年了。”

15

蛊术的传承

蛊术传承，和其他技术传承不一样。其他的手艺传承，是弟子找师傅，拜师傅，师傅一点一点地教，徒弟一点一点地学。蛊



故有些蛊婆，死时注注孤苦伶仃，无人照料。





术的传承，是师傅找弟子，找准一个弟子，师傅只要问：“你得了吗？”弟子答：“得了。”则这弟子便把手艺学到手了。

传女不传男

某妇女若为蛊婆，则其女都为蛊婆。如若没有女儿，或女儿拒绝受蛊，与她脱离母女关系，离家出走了，则她就会选择别的女人作传授对象。所以一般女人对于蛊婆特别惧怕，生怕她哪天选中自己，则自己永世也不得翻身。这也是为什么妇女们更容易谈蛊论蛊且恨蛊婆的原因。

关系越好越容易传

蛊婆如果想把蛊术传给某人，往往会先和某人套近乎，拉拢关系，然后再对你下手。所以对这类人，最好不要理睬，“你越理她她越和你套近乎，到时被拉下水还不知道”。吉首市马颈坳乡米坡村人常告诫家中女孩子，不要理某某人，她会传蛊给你。并常讲蛊婆爱与读书的女孩子搭话：“妹子，你放学了？”被问的女孩子往往头一缩，吓得赶快跑掉。





被问的女孩子注注头一缩，吓得赶快跑掉。



衣物针线传承

蛊婆也常常通过衣物、针线等一些细小物件传递蛊术。她把这些东西丢在路边，或赠送他人。“谁都不敢要，谁要是要了，‘蛊’就会通过这些东西传到谁家里的女人或者女儿身上，那他们家的女人或女儿就会变成蛊婆。”

如果不要蛊婆的一针一线，则蛊婆的法术便传不过来。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类故事：某老婆婆有二子二女，一女早死去，二子娶媳，从无人过问此女。乡人都传说这女孩子得了母亲遗传会放蛊，不久这女孩子与别一村男人结婚，结婚时，男家不要女家一针一线之物，甚至女孩子穿的衣裳，后来果然不见有人再讲这女孩子放蛊的事。

接最后一口气

在蛊婆弥留之际，千万不能走近她身。因为这个时候，“谁靠近她，谁就可能被传上蛊，成为蛊婆，甩都甩不脱。”故某些蛊婆，死时往往孤苦伶仃，无人照料。

16

退蛊

假若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别人传授了放蛊技术，家里人就要即时治疗，把放蛊技术退回去。办法是：脱去被传授者的衣服，

将他绑在溪河激流的一个木桩上，再用桃枝抽打，边抽打边将黑狗血淋在被传授者的头上，还要问被传授者：“你去不去？”如被鞭打的人说：“我去，我去！”那就表示已将被传授的蛊退回去了。假若村里的人知道迟了，就治疗不及了，到了一定的时候，被传授者就会养蛊、放蛊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如果男家不要女家家里一针一线之物也可以把女方身上携带的蛊杀死。在花垣流传着一个老婆婆放蛊的故事：老婆婆有二子二女，一女早死去，二子娶媳，从无人过问此女，乡人都传说此女得了母亲遗传会放蛊的，不久此女与一男子结婚，但男家不要女家一针一线之物，送女衣裳，接女于半坡归家，后来果然不见这个女人有放蛊的事。

第三章

文人学者谈湘西巫蛊

在沈从文看来，蛊婆根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不过是有点儿“隐性的疯狂”，是带点病态的“疯婆子”，而致病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穷苦而寂寞”。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宛如一曲悠扬清越的牧歌。

1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巫蛊

沈从文是从湘西走出来的著名作家，其作品，尤其是以湘西



为题材的作品，真实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宛如一曲悠扬清越的牧歌。但作者志不在山水，他的情感贴近着湘西社会人生。其笔墨饱蘸酸苦，倾诉着湘西世代人民对于贫困与命运的挣扎。其散文《凤凰》里有关放蛊、行巫、落洞少女的叙述，揭示出湘西女性的精神痛苦的情状，呈现出湘西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病态的东西。

应当说，沈从文对于湘西巫蛊的认识，是一种兼具科学主义和精神病学理论的混合。

在沈从文看来，蛊婆根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不过是有点儿“隐性的疯狂”，是带点病态的“疯婆子”，而致“病”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穷苦而寂寞”。

沈从文写道：善蛊的通称“草鬼婆”，蛊人称“放蛊”。放蛊的方法是把蛊类物放入果物中，蛊毒不外蚂蚁、蜈蚣、长蛇，是本地所有且常见的。中蛊人多为小孩子，“现象和通常害疾腹中生蛔虫差不多，腹胀人瘦，或梦见蛇，终于死去”，而“中蛊”者家人疑心是同街

某妇人放的，就走去见见她，只作为随便闲聊方式，客客气气地说：“伯娘，我孩子害了点小病，总治不好，你知道什么小丹方，告诉我一个吧，小孩子怪可怜！”那妇人知道疑心到她了，必说：“那不要紧，吃点猪肝(或别的)就好了。”回家照方子一吃，果然就好了。病好的原因是“收蛊”。蛊婆的家中必异常干净，本人眼睛发红，蛊婆放蛊出于被蛊所逼迫，到相当时日必来一次。通常放一小孩子可以经过一年，放一树木(本地凡树木起瘿有蚁穴因而枯死的，多认为被放蛊死去)只抵两月，放自己孩子却可抵三年。蛊婆所住的街上，街邻照例对她都敬而远之的客气，她也



就绝不会对本街孩子过不去(甚至于不会对全城孩子过不去)。若迫不得已使同街孩子致死,或城中孩子因受蛊死去,好事者激起公愤,必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鬼”。或用别的更残忍方法惩治。这事官方从不过问。即使这妇人在私刑中死去,也不过问。受处分的妇人,有些极口呼冤,有些又似乎以为罪有应得,默然无语。然情绪相同,即这种妇人必相信自己真有致人于死的魔力。还有些居然招供出有多少魔力,放行过多少次,某时在某处蛊死谁,某地方某大树枯树自焚也是她做的。在招供中且俨然得到一种满足的快乐。这样一来,照习惯必在毒日下晒三天,有些妇人被晒过后,病就好,以为蛊被太阳晒过就离开了,成为一个常态的妇人,有些因此就死掉了,死后众人还以为替地方除了一害。其实呢,这种妇人与其说是罪人,不如说是疯婆子。她根本上就并无如此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有点隐性的疯狂,致疯的原因又是穷苦而寂寞。

这“隐性的疯狂”,大致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湘西社会包括凤凰“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就蛊婆而言,蛊婆多“年老而穷”,在新欢旧爱得失之际蛊可以应用作争夺工具或报复工具。如此导致的“歇斯底里型,就形成湘西的神秘之一部。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而这蛊究竟是否神秘,只要“看看贵州小乡镇上任何小摊子都可以公开地买红砒,就可知道蛊并无神秘可言了”。

石启贵笔下的湘西巫蛊

65

第三章

文人学者谈湘西巫蛊

石启贵先生是位知名的苗族学者，从事湘西苗族研究工作三十余年。早在1933年，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先生派中央研究院凌纯声、芮逸夫两位专家到湖南湘西开垦民族学处女地时，他就担任咨询，并参加调查工作。此后，石启贵先生即亲履湘西苗区，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历时数年，搜集到大量具有苗族特点的资料。经精心翻译整理，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该书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其有关“巫蛊”方面集中见于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巫蛊辟谬”一节。

现在看来，当年石启贵先生乃是站在科学主义立场力陈巫蛊之于社会的危害。他认为苗民僻处山陬穷谷中，未有知识，“迷信日深”，所以盛传“巫蛊”一事。巫蛊实为“荒诞”之举，使无辜妇女成为“草鬼婆”，从而“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莫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并根据实地调查的事例对巫蛊“谬说”进行了深刻批判。

巫蛊造成人的名誉受损，而“受其冤诬者不知凡几矣”，为什么会这样，乃是因为仙姑及巫医“愚弄民众，发展自身之业务，诈骗同类之金钱，藉资生活，以养儿女，饱入私囊，损人利己为得贵也”。并举有一例：传说昔日某汉人，曾任军官，生鼓胀之怪病，一鼓即胀，肠动转环，似有生物活跃其间，曾请劣医多人罔效，均归咎于蛊病者。请巫占，说亦同。走向仙姑亦无异迭经

短除毫未痊。该汉官忿极，用蛮法将该邻居苗妇捆吊之，除辱骂外，施以非刑，几欲毙命。虽云有夫在旁，但畏该官势威，不敢启齿，束手观望，含冤莫白。经年余，有人介绍某医生治此病很高明，遂请之。临室诊断，某医生看后，谓是某种之鼓胀病，非蛊毒，冤诬某妇，实属已甚。后下药，果一剂而病好也。可怜该妇，无故含冤，似无面目见邻人，而邻众，亦深嫉恶之。经此医生之证实，该妇恢复名誉矣。

“巫蛊”不但造人“名誉受损”，而且能使原本和睦的一家离散，母子为仇。石启贵先生还详细地记载了一起别有用心者利用巫蛊而使人家破人亡的事件。

他经凤凰县考察时，途经砂坪吴乡长家，吴乡长向他叙述有关本寨的一件事：



他经凤凰县考察时，途经砂坪吴乡长家，吴乡长向他叙述的有关本寨的一件事。



同寨有一伯母，年七旬，守寡，身染风湿肺疾之病，已有半载。有子一，娶媳，生三子三女，素称和孝，亲爱异常。某天，有一锅匠，未得锅补时，无钱过活，入他屋吸烟，略憩息，见伯母呻吟于床上，甘言慰问，意在诱惑，以便骗之。并云：此病最易医，类是疾者，不知医好若干人矣。下药后马上止痛，七日痊愈，包诊好，以后永不复发也。满口夸大之语，伯母信之，即请医。该补锅匠得寸进尺，以为有隙可乘，尤夸其长，密用其计，出言下药，先要短（断）除草鬼（蛊妇），药方有效，能如此，药到病除矣。短草鬼法，神座设于外空坪，烧香请神时，神来，香有摇动之势。该鬼妇本人必要临堂徘徊观望，他若肚痛不可忍，还要自向神座磕头认错请饶之，才见短草鬼之功夫。说得津津有味，伯母亦信，除讲定给肉酒、香米、法币三元外，还要一丈二尺长之青布，备办齐全，方能施诊。一面令他采药，一面备办酒礼。礼物备齐，药也采得了，该补锅匠狡猾已极，特往十字路口中，设神座于该处祭之，以为路上行人多，定有妇人经过视之，彼便诬之为蛊婆，好骗伯母的金钱。未料该补锅匠褻解时，举行已历两小时久，并无妇人经过视之，伯母旁观，似不应验。该补锅匠自觉无意思，送神而散。回家后，伯母以为不符前言，有近欺骗，大说其非。该补锅匠暗恨在心，意在挑动一家成仇，秘嘱该伯母云：“此草鬼婆不是外人，是你家内媳妇做的，未便施用法术害她，莫以为我短隔不灵也。”说罢，礼物一卷而去。自后，伯母因为退财（损失钱财）大为懊丧，对于家人痛恨刺骨，大骂媳妇做蛊婆，惹起重大之纠葛，意欲起诉，告子忤逆。嗣经族人再三劝解，虽不告状，但现在要逼儿子退妻。儿不肯退，母逐彼夫妇他居。所有田地，概行取回，不送该儿媳耕食。该儿媳亦不要娘田地，自愿白手卖力生活。伯母并发誓愿云，一刀两断，临死不要该儿送终。我们当事人劝解罔效，无法，听双方自决耳。



补锅匠拐得财物一去不返，半个月后，这老妇人也死了。

石启贵先生还对民间所认为的中蛊表现作了科学主义的评价。民间一些人认为中蛊症状主要表现为如下：

(1)肠鼓转动者曰蛊病；(2)大便内有绦虫或细虫者曰蛊病；(3)大便内有血液者曰蛊病；(4)肚子咕噜曰蛊病；(5)胸腹膨大，时痛时止者曰蛊病；(6)大指与食指间刮现红色状者曰蛊病。

石先生认为以上各点，如果让西医来看，则必“大谓不然也”。

另有一中蛊症状之说，石先生谓之“尤不近人情之传说”：

(1)织布松紧不匀，断线者；(2)外来妇人到家后，未逾三日主人害病者；(3)早晚餐妇人来家，过后发觉肚痛者；(4)弹棉花及纺车，不时断线者；(5)缝衣断针，系线头绪不称者；(6)曾喊妇人，以后肚痛不安者；(7)医疗病人，妇人来家探病者；(8)路途相遇，过后头昏呕泻者；(9)品貌不端，为人鄙视嫉恨者；(10)妇人参言，工作有不顺利者；(11)夜梦妇人，送食物者；(12)煮饭不熟有带生性者；(13)工作疲劳，忽生目眩昏倒者；(14)小儿啼哭，时久不止者；(15)多吃腹胀，呕吐不适者。石启贵先生认为：“有此情形，即归咎于蛊妇，殊不知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失于卫生，病从口入。凡患剧灾，苗妇其受冤诬，岂浅鲜哉。查妇蛊之说，本无凭考，证据乌有，妄传斯说，无异空造海市蜃楼。观夫一般巫覡为业，安神坛供香火，演乐行法，震动天地，尚无灵法，况此愚妇，焉能有是妙术耶？”

而这一切，在石启贵先生看来，均是由于乡村村民“愚昧而寡闻”造成的，故他推崇教育。“今者社会，众口云云，该以愚多智少，寡不胜众，以故便成一人传虚，百人传是。诚能教育普及化之，人人明礼……巫蛊辈等，有种欺骗的话，殊属荒谬：烧香插在香米上，空气流动吹及香心透红时，说是请得蛊婆来；烧纸

3

凌纯声、芮逸夫笔下的湘西巫蛊

灰飞螺旋状，说是蛊婆跑了。还有一说，尤属可笑：行法事时，左手握拳眼，右手食指穿之，谓之打阴炮，轰死蛊婆；或用茅草数根射之，谓之射阴箭，射死蛊婆。并枉说已中蛊妇某处某部，一月以上，三年以下，该妇必死，纵不死，要害大病；纵不病，要生疮疮等言骗人。扪心自问，哪年哪月哪个村庄不死人，哪年哪月哪个村庄人不害病生疮？此等荒谬语，而愚夫愚妇，竟信以为真，而且印象深刻。”

凌纯声、芮逸夫，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1933年，受蔡元培先生的委托，来到湘西，在苗族学者石启贵、吴良佐等人的帮助下，以永绥（今湘西花垣县）、凤（今湘西凤凰县）、乾（今湘西吉首市）为调查中心，足迹遍及了湘西苗区，历时三个多月，写出了40万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其中便有对湘西巫蛊信仰情况的描述。

和以往的志书如《永绥厅志》、《乾州厅志》一样，凌纯声、芮逸夫先生在论及湘西巫蛊时主要采取了一种客观主义的书写态度，即客观描述湘西巫蛊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状况，把蛊视为黑巫术之一种或者恋爱巫术，对其传承、制蛊、施蛊、蛊妇的长相、蛊妇与其夫的关系作了客观性的描述，而没有发表作者自己的主观评价。

蛊，苗语叫作[欺]，蛊妇称[mp¹ar ly]，蛊妇多为丈夫

所悦，称 ['iol 'iy]，即蛊惑之意。蛊术只女子相传，如某蛊妇有女三人，其中必有一女习蛊。但不一定要传亲生之女，普通女子，亦得相传。如有一女子，向蛊妇学习女红与唱歌，蛊妇见此女可以传授蛊术，即在无意之中，问女：“你得了！”女即生病。如欲病好，非向其学习蛊术不可。传授的仪式与咒语，无从究得其详。蛊妇设有蛊坛，或在家中隐蔽处，或在山洞中。

闻有一蛊妇设坛在家，一日早饭后，俟寨中人上山工作之时，妇即开门在家烧温水为神偶沐浴，不意为小儿所见。翌日，蛊妇上山工作，小儿仿效之，烧沸水为神偶沐浴，将蛊偶烫死。中有一偶即为蛊妇自己之魂所附。妇在山工作，即已自觉，返家换衣后，即气绝身亡。

蛊妇眼红，如不放蛊，自己要生病，脸变黄色。放蛊中一人，蛊妇自己可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猪亦可放，狗则不能，故蛊妇怕狗，不吃狗肉。中蛊者的病象，脸呈黄色，想吃食物，得之又吃不下。大都腹胀，急医亦能

 闻有一蛊妇设坛在家。



痊愈。

民国十七年(1928年)凤凰县发生一蛊毒案。有一苗人，二子相继而亡。疑为同寨蛊妇作祟，后告官抄收其家，在隐蔽处抄出一瓦罐，内有蛇、鳖、蛤蟆等物，并有纸剪的人形。因证据确凿，即将蛊妇枪毙。

根据上述的材料，我们大概可以说，巫蛊是一种黑巫术。现在尚有许多初民社会中，将一个有尖的骨或棍，箭头或某种动物的脊骨，用模仿的仪式向所要加害之人的方向刺去、投去或指着，便算要将那个人弄死(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与宗教，李安宅汉译本77页)，很似放蛊的伸一指或二指，使人生病以至于死。或者巫蛊亦是一种恋爱巫术。苗中相传蛊妇多能使丈夫欢喜。广西归顺直隶州志记：“妇人不得于其夫，则求符于巫，以取容悦，久而为蛊。朔望辄放以毒人，不放则祸其身。镇边一带，此风尤盛。”我们说巫蛊是黑巫术或恋爱巫术，不过是一种假定而已。因为不知道一种巫术的咒语与仪式，以及术士执行这种仪式时所有的姿态与表情，当然不容易确知其内容的。

4

地方志书中的湘西巫蛊

《乾州厅志》卷七载：“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肤，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将死前一月，必见放蛊人之生魂，背面送物，



谓之催。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人即死矣。闻其法不论男妇皆可学，必秘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蛤数枚，或置暗室林下土中，或置远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之人亦必死矣。放蛊时有能伸一指放者。一二指尚属易活，三指则难活，四指则不易活矣。苗人畏蛊不学其法，惟苗妇暗习之。嘉庆以前，苗得放蛊之妇则杀之。嘉庆以后，苗不敢杀妇，则卖于民间，民间亦渐得其法。黠者遂挟术以取利。”

《永绥厅志》卷六载：“真蛊妇目如朱砂，肚腹臂均有红绿青黄纹路，无者即假。真蛊妇家无有毫厘蛛丝网。每日又须置水一盆于堂屋，将所放之蛊吐出，入水盆食水，无者即假。真蛊妇平日又必在山中，或放竹篙在云中为龙斗，或放斗篷在天上作鸟舞，无者即假。如有以上各类，杀之后剖开其腹必有蛊虫在内，则为真蛊。真蛊妇害人百日必死，苦病经年，即非受蛊。”

第四章

寻找蛊婆

第一次我来就赶上漆黑的日子
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

——摘自《静安庄》

凤凰廖家桥乡铁桥村

1

74



我能相信眼前这个40岁左右目光忧郁的女人是草鬼婆吗？她靠在门边，看着我和她男人说话，好几次我注意到她想说什么，但终于什么都没有说。我本能地感觉到来自她内心的无助。这是一家普通的农家小院，泥巴屋，屋前石块铺就的小坪，屋后和两边约有三五分菜园，种满了时令的蔬菜和瓜果。

她的女儿，今年（2005年）中专毕业，18岁的正当年龄，正联系县城一家企业，准备进去做职员。没料回家待业这一段时间，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手臂被严重砍伤，而砍伤她的人，竟是她的亲叔叔。我们到时，她躲着在屋里面的一间房子里，不肯出来。直到我们快离开的时候，她才终于出来，算是送我们。令我们触目惊心的是她左手整条手臂上的石膏绷带。据说是12道伤口缝了280针。会不会致残，那时还无法判定，等石膏绷带拆除后才能知晓。张贤茂的手上也有被砍的痕迹，但因他的挣扎和反抗，被砍的刀口不太深，远不及他的女儿严重。

张贤茂向我们介绍事情的起由。

挥刀砍人的人叫张贤柱，是他的亲弟弟。他家有兄弟6人，他排行老大，今年52岁，张贤柱排行老五，今年41岁。20年前，张贤茂结婚，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就从大寨搬下来到现在的这个房子居住。那时这里还没有人住，他们是第一家。现在这里住的人多了，有了十多家。他弟弟张贤柱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因为没有地方起屋，就花一千块钱从哥哥手里买了一块地建屋。屋就在哥哥屋的右前方，是用砖修的一栋简易的平房。屋前有一口小鱼塘，弟弟的意思是想把小鱼塘一起买过来，但哥哥不肯，说除非再加800块钱。但农村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用，所以就没有谈成。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两兄弟的老母亲是跟着弟弟住的，由弟弟一直照顾了好多年，所以在弟弟看来，自己照顾母亲养老而哥哥连一块地都舍不得出，有点不近人情。为这事，弟弟虽然没多说什么，表面上事情是过去了，但在弟弟的心里却有对哥哥的不满。

后来，弟弟外出到南方的某城市打工，一去有一年多。今年五月底，也就是案发前一个月，把他从南方叫回来，因为他女儿脚病，需要他回来料理，家里只有婆婆一人，女儿的妈妈也在外打工。他女儿今年11岁，5月初突然患了脚痛病，敷了很多草药都不见好，反而越敷越重。她婆婆为此还到附近的樱桃坳请巫师给她做了一堂法事，但法事过后，仍不见好，小姑娘痛得无法走路。她外公背她到医院检查，得知是患了骨髓炎，如果住院治疗，要好几千块钱。乡下人哪有那么多钱，就叫她大伯（即张贤



茂)打电话通知她在外打工的父亲回来想办法。

父亲回来后,倒也带回来三千块钱,但那是一年多来打工好不容易攒下的,不到万不得已,乡下人是舍不得拿出来的,就还是按老办法敷草药去治,这样治当然不行,于是就怀疑是嫂子放蛊。

“但这事也是案发后才知道,”张贤茂说,他弟弟从不见提起这事,也没有什么行为或言谈举止怪异的表现,“和以往一个样子。”

我问:“怎么个一个样子?”

“天天晚上到我们家看电视(他们家没有电视),说话也没有什么异常。”

“案发的前几天,也来看电视吗?”

“看,案发的前一天晚上还来这里。”

“有没有说什么话?”

“话不多,有一句没一句的。平时也就这个样子。”

“婆婆和他的女儿也常来看电视吗?”

“婆婆来的少,眼睛差,女儿常常来,但那一段时间来得少,我们想可能是脚痛。”

“能带我到你弟弟家去吗?”我问。

“没问题,但她们可能都不在家。”原来,案发后,张贤柱被送到县公安局拘留审问,女儿到外婆家去了,婆婆到她女儿家去了。

只十几米远,我们就到了张贤柱的家门口。果然如张贤茂所说,没有一个人在家,只有铁将军把门。透过门缝,我们看得见里面的堂屋和灶头。目睹犯案现场,张贤茂向我们讲了他弟弟张贤柱挥刀砍人的经过。

他（张贤柱）那天突然跑到我家里，家里只我女儿在，我在屋后的地里扯菜，她妈妈到坡上扯猪草去了。他问我女：“你大姨到哪里去了？你带我去找她。”我女见他脸色不对，就说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大姨，就带我去找你妈，我女问你找我妈做什么。他说你不要管，带我去找就是。我女吓坏了，不肯去，他就说，不肯去可以，不肯去你就到我屋里去。说完不管我女肯不肯，就把她连拖带拉，扯到他屋里去了，我听到我女喊我，说她叔叔扯她，叫我快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快赶到他家。

“就在那里。”张贤茂指给我看，他（张贤柱）把我女的手臂抓着，说不带他去找她大姨就砍死她。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光天化日之下，哪里会有这种事，就说，你要找她大姨你自己去找，关我女子什么事。当时他一屋人都在，他女儿坐在门口，婆婆坐在堂屋。我心里想，一屋人都在这里，你还真的敢砍不成。说完了我就要走。我听见我女说，把她的手机拿来，我说好，就回去取手机。才走十几步，就听见我女的大声惨叫，我当时头一下懵了，我没有料到他真的动手了。我飞快地跑回去，看见他正抓着我女的手在砍。我拿起一个板凳冲过去拦住他，他就回过身来砍我。我手上只有一个板凳，就向外面跑，也好把他从我女那里引开。他跑出来追我，砍了几下，但因我躲藏，就砍得不重。他见砍我砍不到，就向山上跑去，要到山上找他的嫂子去砍。我得空赶快打110报警，同时扶着我女跑到公路上拦车，我们得赶快到医院去。110来得很快，我们刚要上车，他们就赶到了，他（张

贤柱)见110来了,也不反抗,束手就擒了。

4

78



在张贤茂家,我直接就“草鬼婆”这个话题和他们问起来。原来他弟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嫂子的姐姐是草鬼婆,所以他就认为,既然姐姐是草鬼婆,那么妹妹即使不是草鬼婆,也一定会几套做草鬼的法术。我问女主人: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怀疑你是草鬼婆的?”

“他被抓审问时讲出来的。”

“当你知道他怀疑你是草鬼婆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莫名其妙,草鬼婆那么可怕,但我不是草鬼婆。我怎么会放蛊害我的侄女?”

“你认为你姐姐是草鬼婆吗?”

她说:“怎么可能?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做草鬼是搞什么,我从来就没学过什么法术,我姐姐也是。”

“平时有没有村民为草鬼这种事找过你们什么麻烦?”

“没有,哪有这种事,我们这个组本来人就少,大家没有为什么事情有过口角,都还好。”

不知为什么,我确信眼前的这个女人讲的是实话。我非常为她担忧,草鬼婆的名声就像麻风病,它是有传染性的。一旦传出去,不知情的人们将会对她怎么看?对她的家庭怎么看?这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困难。这困难已经在眼前了,女儿手臂的严重砍伤,她眼中掩饰不住的忧虑和悲伤,往后的日子,不知还会

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她？

5

在凤凰县的看守所里，我看到了那个怀疑嫂子放蛊、挥刀砍人的张贤柱。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嫂子是草鬼婆。他说，她姐姐是草鬼婆，所以她即使不是，也一定会几套做草鬼的法术。

我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她姐姐是草鬼婆。

他说，是他觉得，他觉得她姐姐是。

“你怎么觉得她姐姐是？你觉得是她就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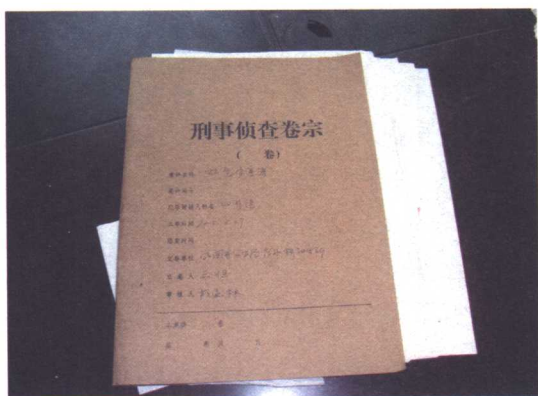
“她眼睛红红的，说话有点怪怪的，我就觉得是。”

“她姐姐又不在这个村，你跟她见过几次面就觉得她是？”

“见过好几次，每次都觉得像。”

“你觉得是，有没有跟别人证实过？”

“没有。”



张贤柱的刑事侦查卷宗。



(沉默了一下) 我又问：

“就算她姐姐是草鬼婆，她又不是她姐姐，你怎么就一定判断她跟她姐姐学得有法术？”

“我猜的。” 他说。

“你猜的？你猜她是草鬼婆所以就去砍她？”

“我还会算。” 他说。

“你怎么算？”

“我买了一本老皇历，我发现上面标凶的日子我就不好过，标吉的日子才好一点。”

“这凶吉的日子和她有什么关系？” 我很奇怪。

“我想她和我过不去的日子就是凶日子，她不注意到我的日子就是吉日子，就好过一些。”

“你怀疑她是草鬼婆，有没有和村里人讲起过？”

“没有。”

“有没有村里人跟你讲，她是草鬼婆？”

“没有。”

“你怀疑她是草鬼婆，有没有和你自己家里人讲起过？比如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女儿？”

“没有。”

“有没有和她家里人讲起过？问她讨些解蛊方面的药？”

“没有。”

“那就是自始至终都是你个人这样认为。”

“这种事不好和人说的。” 他说。

“那你总要确证她究竟是不是草鬼婆啊，怎么一个人想别人是别人就是了？还可以因此砍人了？”

(沉默了一阵后) 他说：“我后悔啊。”

“你后悔什么？是不是不该想当然她是草鬼婆？” 我问。没

想到他的回答是：

“后悔不该砍人，对草鬼婆别人可以忍怎么我就不能忍了？我应当忍一忍的。”

“你的意思是，你只是错在不忍？你晓不晓得你可能在冤枉人？”

沉默。

“你怎么知道别人也在忍？你和别人谈过吗？”

“没有。”

“你有什么证据说她是草鬼婆？”

沉默。然后他说：“她有什么证据让我抓到吗？”

“所以你就可以凭空去砍人？”

沉默。然后他说：“她姐姐给她送过东西。”

“什么东西？”

“好像是衣服什么的，还有吃的东西。”

“送东西那又如何的了？送东西也是很正常啊。”

“送的东西中有那些东西，不要也会得。”

我知道他讲的“得”是得的什么。我发现我又陷入一个我理也理不顺的蛊术传承的怪圈中去了。民间所说的蛊术传承，和其他法术传承不一样。蛊术传承，只要师傅问一句：“你得了吗？”如人回答：“得了。”则这人便把手艺学到手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衣物针线传承，蛊婆把这些东西丢在路边，或赠送他人，谁家捡到这些东西，则谁家里的女人或女儿就会变成蛊婆。甚至还可以通过“接最后一口气”的办法把蛊术传给他人，即在蛊婆弥留之际，谁靠近她，谁就可能被传上蛊，甩都甩不脱。我想起很多年前听到的一个叫李植人的先生记载的他经历的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蛊的故事，这个被控告的放蛊女，被控告原因就是在她32岁时，曾受过母亲给她一件旧衣服穿，所以就被把蛊术学到了。



时间相隔已有近一个世纪，但被指放蛊的方式一点未变。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还会产生多少蛊婆，又还会有什么人在这种方式下不可能被指为蛊婆。

我问他，你以后还会为这类事情去砍人吗？

不会了，他说。

为什么不会了呢？

他说，别人都能忍，为什么我就不能忍了呢？以后再怎么我都会忍的。

这回答仍然让我吃惊，细一想，其实这回答实在是意料之内。

6

从看守所里出来，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我想起在往凤凰来的车上，听到的另一起正在受理的杀人案：一对新婚夫妇，结婚不到一个月，人们便在他们开的店子内发现了已经死了几天的女主人的尸体，而男主人下落不明，是两口子关系不好引起的他杀？还是第三者插足引起的情杀？一向悠闲的凤凰人的生活终于又因此搅起了一点点涟漪，大家纷纷做出猜测。还说到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青年，因为怀疑女友跟另一男青年好，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女友和那男青年一顿好揍，直到他们双双跪下告饶保证以后不再交往为止。

叫我吃惊的不是这些事情本身，而是凤凰人说到这些事情所

给出的判断和神气，那是一种俨然“正义得以伸张”的神气。仿佛在告诉我们，凤凰人眼睛里最容不得有沙子了，眼睛里有了沙子，那就一定得弄点颜色给他看看。女友跟别人好，打当然是应该，可以打女友，也可以把女友和胆敢和他争夺女友的男青年一起打，凤凰人对前种处理办法多半是认同，对后种处理办法则简直是大加钦佩了，认为是豪气和勇敢。而女人一旦结婚，跟别人好则往往视为奇耻大辱，因此而杀人也是被逼无奈，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在凤凰转车的时候，我再一次注意到沱江。它缓缓地流淌着，宽阔平坦的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水底的卵石历历可见，一绺绺水草，碧绿的，一晃一晃，把一江水晃得如翡翠一般。沿岸吊角楼，永远那么沉静，而河边永远有捶衣洗菜的三三两两的原乡人。

凤凰的美丽是不容置疑的。凤凰的美丽，正如沈从文所说：美丽得让人忧伤。

一个异乡人，是不易从这优美中嗅出血腥和残忍的。

凤凰禾库镇

1

2002年4月27日，再上禾库。天阴沉沉的，下着细雨。因为没有直接到禾库的车(要逢禾库赶场才有)，我和小苏便先到凤



凰，从凤凰上腊尔山。到腊尔山镇时，班车已开走，只好花30元钱包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在腊尔山台地上轰轰烈烈地直往北方而去。路极难走，高高低低，又因下雨，水洼劈劈啪啪地把水溅到裤管上。车行至半路，车胎爆了，司机就下车修。我们走下车，才发现，台地上的气温比下面的确是低了很多，我们把所有带来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不停地跺脚。到处都是雾，10米远的地方看不清。司机趴在地上一边修胎，一边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说(腊尔山)台地上以前到处都是树，兔子常跑到大路上来，他小时候还见过他父亲打狼、打豹子和老虎；说台地上虫蛇多，从前人们出来做工，脚上全都是打厚厚的绑腿，现在人们穿皮鞋穿靴子，没有人打绑腿了；说台地上的雾，一年四季都有，妇女们终年裹头帕，一丈二尺长，伏天也不例外；说女人们容易

❶ 凤凰的美丽是不容置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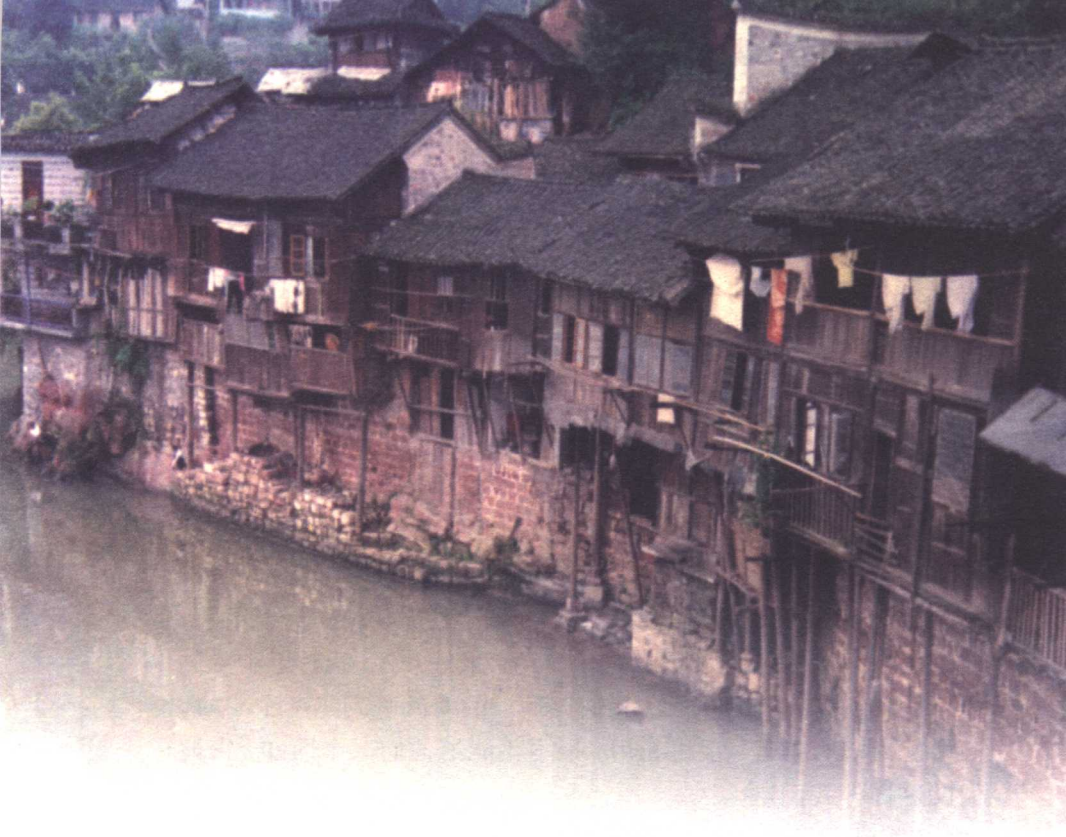
患病，不是腰痛就是脚痛，不是脚痛就是头痛，所以女人们最信蛊，她们最恨蛊却又最爱谈论蛊……

待车修好，已是晚上七点钟，天已全黑，三轮车凭一只独眼照明灯又轰轰隆隆地向前冲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禾库镇。伍毅拿着手电筒在路边等我们，伍是小苏的同学、好朋友，毕业后在乡中学教书。我几次到禾库都得到他的帮助，和他讲话往往可以“直奔主题”。因为下过雨，路不好走。在微弱的手电筒光下，我们沿着田坎在泥泞里摸索了二十分钟（平时走只要五六分钟），到家时泥已溅到膝盖，两只鞋子已被泥水糊得面目全非，莫可辨认。

屋里一盆大火，非常暖和，伍的父母已备好满满一桌饭菜，他的两个小侄儿已是眼巴巴地等着我们来好开饭。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比预计的时间晚到了两个小时，而台地上没有信号，手机无用，根本不能给他们一个通知，害他们就这样等我们这么久。

我能做什么来表达我的歉意呢？语言已是多余，只有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多挑一担水。村子没通自来水，村民用水都要到水井里去挑。我每次到这里，都要抽空去井里挑水。我正是凭挑水取信于两位老人的。我问清了水井在哪里，便担起桶往那里去。在农村，只要没有自来水，我就习惯给我所寄住的农家挑水，这是我表达对他们感谢的一种方式，也是把我与他们感情拉近的一种方式。我还给结婚出嫁的苗族新娘挑过嫁妆——一担谷子，有一回还挑过一担甜酒。

伍家父母待我像自家人一样，为我介绍村里的情况，并为我确定访问对象。而他们的儿子，便成为我最可靠的向导、翻译和朋友。



❶ 凤凰的美丽，正如沈从文所说，美丽得让人忧伤。

2

禾库是一块水土良好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叫“鸭堡寨”，意为天鹅所住的地方。相传有八只天鹅从杉木寨飞来，飞到板坡田

边就停住了，它们以水井为中心，停住为居。水井出水量比较大，冬天水温热，还冒热气，夏天水冰凉，适宜消暑解渴。人们认为这水井来得神奇，取名“八通”，意为“圣水”，周围田地灌溉亦全靠之。鸭堡寨人以农耕为生，生活非常富裕，四川、江西的客人都喜欢到禾库安家，鸭堡寨素有“小南京”之称，1949年前还留传“牛肉豆腐当小菜”的美誉。历史上著名的乾嘉苗民起义就发生在这里，“天星山”成为这次起义的揭竿之地。

1949年后，禾库的人口增长太快，农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01年统计，禾库年人均收入480元/人，比全县乡村人均收入640元/人低了160元/人，成为全县的贫困区之一，县的许多贫困村如早齐村、古丁、丛寨就集中在这里。就文化程度而言，据估计，禾库40岁以上的文盲占这个年龄总人数的70%；20~40岁的文盲占这个年龄阶段总人数的50%；12~20岁的文盲占30%；7~12岁的文盲占30%。为了督促农村子女上学，乡政府规定要交“不上小学税”，即每个小孩要交50~70元不上小学税。笔者可笑地发现在乡政府所作宣传标语“不送子女上学违法”的后面，不知被哪个好事者加上一句：没钱上学无法。

禾库镇满地都是传说，禾库人满嘴都是唱。当我首次来到禾库时我吃惊地发现，以至于我自己也不得不“跑题”来从事这些方面的了解。

我认识了向月木、石昌富、龙新林等几位老人，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了一些这个地方的丰富的传说和歌谣，那些流传在人们记忆中和传说中的不朽的文化，我多么希望它们能变成文字！而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太有限，我给他们分别拟定了有关传说和歌谣的目录清单，希望他们能抽空写一些，为地方的文化遗产和保留做出贡献。回来以后，我又分别给三位老人写了信，希望能从他们的笔下看到禾库的历史、禾库的神话、禾库的歌谣。因为这些



● 凤凰城的美景。



东西，我仅凭短短的接触就已经被它打动！而这次再上禾库，一是为着这愿望；二是想在前一次相熟的基础上，涉入我所要了解的“盪”。

应该说，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在石昌富老人那里，他的写作态度和进展令我吃惊。我给他留的稿子和笔他没带，他习惯用毛笔在白纸上工工正正地写！我拿着那一大叠沉甸甸的用毛笔写就的禾库历史与神话，内心的感动难以表达。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拿出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乡、对待自己家乡的历史！我只有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并许诺，如果可能，一定帮他印刷成册，让禾库人永远记住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有了这种感情基础，我便又小心翼翼地转移话题。我说过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总能有所收获。

3

90



“你想知道草鬼婆是不是？”他的声音遂小起来，“这种事一般是不乱讲的，因为搞得不好会吵架，还会受她报复。她知道有人讲她，就会报复他，放蛊给他。”

然后他显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告诉我他家隔壁的那家草鬼婆的事。

“她天天唱歌，唱骂人的歌，把全寨的人都骂高了”（“高”，意为“全部”）。

“她脾气那样丑（不好）。”

“丑得很。村里人都作不得她”（“作不得”，意为“不欢喜”）。

“她是哪里嫁过来的？”

“本村的女。”

“她爱人对她好吗？”

“她爱人死久了，是个寡妇。”

“那谁照顾她？”

“她有孙，有媳妇。”



你想知道草鬼婆是不是？他的声音遂小起来。





我这才意识到他谈的这个“草鬼婆”不是我所想的那个“草鬼婆”，原来这个村有两个草鬼婆，都有七十多岁，都住他家隔壁，一个住得稍近一些，一个住得稍远一些。

但我所指的是离他家稍远的那家。因我来他家时，曾从那家屋前路过，被介绍这就是草鬼婆住的房子。我惊讶一栋房子可以简陋破损到这样程度。房子显然是被一场大火烧过，房顶已失去瓦盖，用简陋的塑料胶纸蒙着，上面乱七八糟地搭了一些木块。没有门，只一床烂席子掩着，风一吹，“叽咔叽咔”地里外摆动，从席缝里可以窥见里面的简陋设施。家里徒有四壁甚至没有一堵墙把灶房和卧室隔开，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张破旧床上的破被子和一个大灶，上面堆着锅儿碗儿什么的，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家具。我小心翼翼地打断他：



放蛊被人挡回来，倒烧了自己的房子。



“土地堂后面的那一家，好像被火烧过的，现在没人住了？”

“那也怕人得很！她放盍被人挡回来，倒把自己的屋烧了；又放盍，被人挡回来，把自己弄成了个瘫子。”

“她现在在家里吗？”

“她死了，昨天才埋。”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老公公，两个孙崽。都出去做工去了。”

“他们都有多大年纪？”

“老公公有七十多岁，两个孙崽，一个10岁，一个12岁。”

“没有上学？”

“哪里上得起学，吃饭都吃不起。”

“他儿子呢？”

“儿子打工去了，丢下两个孩子，几年没有音讯，也不晓得是死是活。”

“她有几个儿女？”

“只一个儿，三个女，三个女都嫁出去了。”

“他们的母亲去世，他(她)们都回来了吗？”

“回来一个女，其他的都没拢边。”

“为什么有的没拢边？”

“不欢喜。因为草鬼婆放盍作弄人，人们在她生时不欢喜她，在她死后也不欢喜她。”

“她的丧事办得怎么样？”

“没办，她们家太困难了，办不起。买个棺材，小小的一个匣子，300元钱，还是凑起来的。村委会出100元，女儿出100元，自家里出100元。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上就上山了。”

“只停这么短时间？”

“停不起，停久了要吃的，他们家负担不起。”



“有多少人来帮忙?”

“十几个人，叔伯那边的亲戚。”

“村里其他人呢?”

“都没去，只简单埋掉算了。”

“像这种情况，只十几个人处理一桩丧事的情况多不多?”

“不多，我们村这个情况也只是她一家，她们家太困难了。”

“假如她们家经济条件好一些，去的人会不会多一些?”

“可能会好些，但也难说，她是草鬼婆。”

“她是不是埋在村里的公共墓地?”

“草鬼婆年纪再大，死也是猎鬼，猎鬼是不能进入村里的公共墓地的。”

我偷偷在一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了那个草鬼婆的坟前。它简陋得让人吃惊。没有花圈，没有鞭炮燃放过的痕迹。大约只是找了个土坑把棺木放下再在上面随意盖了些土就算了的，并不花费多少工夫，甚至在新盖的土中还看见棺木露出一角。那是没有上过漆、薄薄的木板的一角。

透过薄薄的木板，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寂寞的老女人的面容，她一辈子在村人的冷眼中度过，一辈子孤寂，死了也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她究竟做错了什么？或者说，她究竟做了什么？竟落到如此的境地？

她死了，我无法听见她任何辩解。她也许根本不需要辩解，她已经习惯了。她对这个世界也许根本就没报任何指望。因为那是她根本无法触动的世界。但我又能责备我们的村民吗？我只觉得心里在痛，有什么东西在撕咬，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因为在我们的周围，这种事情还将继续发生。

“你印象中，这个镇上还有哪些草鬼婆？”

“有，不好讲她们的，其实村村都有。”

“人们对草鬼婆什么态度？”

“躲避，不和她们交往。”

“以前呢？”

“以前就讲不清楚了。解放初镇上有个草鬼婆，害了牙在村一个叫张启发的人的父亲，他父亲就脚肿，不能走路。张启发便把那草鬼婆擒来，用绳子捆住，让镇上一些小孩子打她。还把草鬼婆告到法院，后因张启发拿不出证据，法院判张启发无理取闹并给草鬼婆赔礼。”

“（被打）那时那个草鬼婆多大年龄，长什么样子？现在还在吗？”

“死了。那时候她大概五六十岁，眼睛红，经常流眼泪水，其余哪样也没有。”

“她的家庭怎样？”

“有儿有女，有丈夫，有丈人，夫妻关系也好。”

“那次人们打她打得重不重？”

“多半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在打，打得可能也不重。”

“大人们呢？”

“大人们只在边上看热闹。没有动手。”

“有没有听说过大人也打草鬼婆的事？”

“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听讲过，但记不清了。”

5

“草鬼婆嘛，我屋后面现在就住有一家。”牙寨伍毅向我讲起又一个草鬼婆的故事。

“她现在有多大年纪？”

“45 岁的样子。”

“有几个小孩？”

“四个，二儿二女，两个大的都出去打工去了。”

“儿女与母亲关系怎么样？”

“都好，尤其二女儿，虽嫁出去，但三天两头回来看她。”

“儿女与你们关系怎么样？”

“也还可以，至少我和他们还玩到一起，我还到过他家，但就是不敢吃东西。”

“别的人呢？”

“别的人就说不清楚了，草鬼婆你知道，大家都不太喜欢的。”

“她丈夫呢？”

“她丈夫早死了，十年前死于癌症。说也怪，她和她丈夫结婚，她丈夫家就接二连三地死人。”

“怎么个接二连三地死人？”

“先是婆婆死，再是公公死，然后是她丈夫的哥哥死，再是她丈夫死。”



“村里人怎么看这件事？”

“他们说是她放蛊，他们才死的。”

“你怎么认为？”

“我想事情莫真有这么巧呢？可能她真会什么法术。”

“能不能举个例子？”

“1999年夏，正值放暑假时期，也正是这里烤烟季节。我们家搭了两个烤烟棚。我对烤烟技术一向很熟，那天，我们把烟架好，烧起煤火，之后就打牌，等烟棚的温度上升。一般烤烟要经过三个温差阶段：一为 $25^{\circ}\text{C} \sim 40^{\circ}\text{C}$ ，约经20~24小时，称为烟叶变黄期；第二阶段为 $40^{\circ}\text{C} \sim 55^{\circ}\text{C}$ ，约经24~26小时，称为定色期；第三阶段为 $55^{\circ}\text{C} \sim 80^{\circ}\text{C}$ ，约经20~24小时，称为干筋期。

“这时，那个草鬼婆去水井挑水，路过烟棚，问了一句：‘你（烟棚温度）烧到多少度了？’我说：‘四五十度’。我心里有准备，本想不答的，但不答不礼貌。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我来看温度升到多少度了，因为温度对于烤烟非常重要，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一看， 51°C ，温度比刚才降低了，心里想是不是火势被煤球挡了，就赶快捅煤球，10分钟后看温度，竟只有 48°C 了！”

“温度如果继续这样下降的话，烟叶就可能变黑，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到烟的质量。必须赶快使温度升上去，情急之下，我搬来一大捆干柴加进去，火顿时烧得好旺好旺，但温度还在下降直到 45°C 。我急了，赶快叫我二哥来看，二哥来了，看温度还在降，也不知该怎么办。二哥突然问：‘是不是被人放蛊了？’我便告诉他刚才那个草鬼婆从这里路过，问过我温度有多高了。二哥说，那肯定是的。于是他跑回去拿了两斤干辣子丢进火里烧，一股巨大的烟呛冒出来，二哥说：用辣子呛她，她受不了，就会跑走。二哥又叫我回去拿了一瓢冷水来，他把冷水浇进去，并用东西挡往冒出来的火焰。这时我密切注视着温度计，只见温度飞快



地上升，上升，半小时就升了 10°C ，又过20分钟，温度上升到 80°C ，再这样升上去也不行，二哥说，退退火，我们就把火退小一些，使温度稳定在 60°C 。

“我担心烟会不会变坏，二哥说，因为时间短，可能不会的，目前看烟的颜色未变，估计不得泡汤，烤干再说。待全部烤干后发现，只有五六串不干筋，其他的都好。不干筋的可搭别人的再烤，但再烤的颜色没有初次鲜艳。

“我烤过三年多烟，从来未碰到不干筋的现象，这次真怪了。那五六串，大筋小筋都不干，连细细的筋都是青青的。当时我自己有个想法，我们的关系还好哦，怎么弄到我来了，以前别人讲她我还不信呢。但我从来不吃她东西，不管她有多热情。”

6

我走进被别人指为草鬼婆的那家人的院子。

为了避免误会，我一进门，就大声说，家里有人吗？

过了好一会，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着苗族服装的中年女人，她迷惑地望着我，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在问：你是谁？来我家做什么？

我赶快把预先准备好的借口拿出来，我说：我是来做腊尔山的民歌收集的，来找世钦伯伯（镇上有名的歌师），他不在，就随便到村里转转，我渴了，能让我进屋喝口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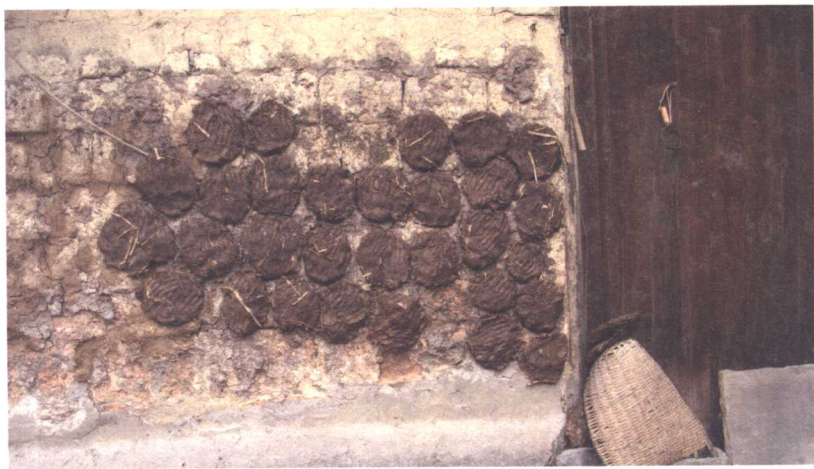
女人戒备的神色有所放松，相信了我的话。她说，农村人，家里不像样子，你坐在这里歇歇。转身拿出一个板凳，放在屋檐

下。

我赶快说谢谢大姐。她随即进屋舀水去了。

这是一个半封闭的院子，和其他户人家没什么两样。围墙、屋前的坪场甚至屋的墙的一部分都是用石头砌的。墙上还糊着一块一块的牛屎，那牛屎晒干后从墙上拨下来，放在火灶里烧，比干柴火势还旺。屋的左边是猪栏和牛栏。屋檐下支起一高一矮的两根长竹竿，平时用来晒衣，秋收时用来挂包谷、辣椒，也常常用来晾烟草。院子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得出女主人是一个勤劳的爱整洁的家庭主妇。没有男人，但日子过得依然清场而有条理。

她怎么就成了草鬼婆呢？那一系列的人的死真与她有关系吗？我下意识地认为她本是一个该被同情的人却无情地被人抛弃



● 墙上还糊着一块一块的牛屎，那牛屎晒干后从墙上拨下来，放在灶里烧，比干柴火势还旺。



了。她只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带有病态的文化中的牺牲品。

正想着，女主人用瓢瓜舀了一瓢水出来。我原本并不真渴的，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我接过瓢瓜，把一瓢水一饮而尽。我说，渴死了。

女主人笑了，浅浅的一个笑，那是一个做了善事的人的满足的笑。她收起瓢瓜，并没有说什么。

我已经和一个草鬼婆讲了话，并且吃了她家里的东西，我想。而我安然无事。

我能跟她谈什么呢？谈蛊吗？这可能会引起她的勃然大怒或者号啕大哭，因为这牵扯的事太多太多，她可能在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摆脱的阴影下生活了多年，她甚至可能还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人们讲的那个草鬼婆。而我只是一个与她初次见面的人，我有什么资格问她这些？以后吧，或许下次来，我会终于弄清楚一些。我总想有一个机会，能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触及她们的命运和情感，她们的忧虑和担心，直觉告诉我，她并不可怕，她并不是传讲中的那种不可接触的人。

花垣县张匹马村



101

第四章 寻找蛊婆

龙宁英在其小说《女儿桥》里，塑造了一个叫吉拉的蛊女。

吉拉原本并不是蛊女，是一个会唱歌、会绣花、人见人爱的女子，母亲托人从很远很远的贵州为她招了个上门郎，生下一个女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不幸的命运却让年轻美丽的吉拉在一夜之间成了蛊女，一切便都发生了变化，男人被吓得跑到贵州去了，从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自吉拉成了草鬼婆，姑娘媳妇们都不来了，往日的热闹只落得满院的冷清。后园的果子没人吃了，熟透后就让闲风一树一树地摇落，在地上酱一样地烂掉了，大盘大盘的女儿虫蛹也没人抢了。人们都像躲烂麻风一样躲着她。万一碰见，便要赶紧把大拇指挟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捏成“猪叉手”，眼睛恨恨地盯着她，口里还要念念有词：“苗婆苗婆你放蛊，放着泥巴放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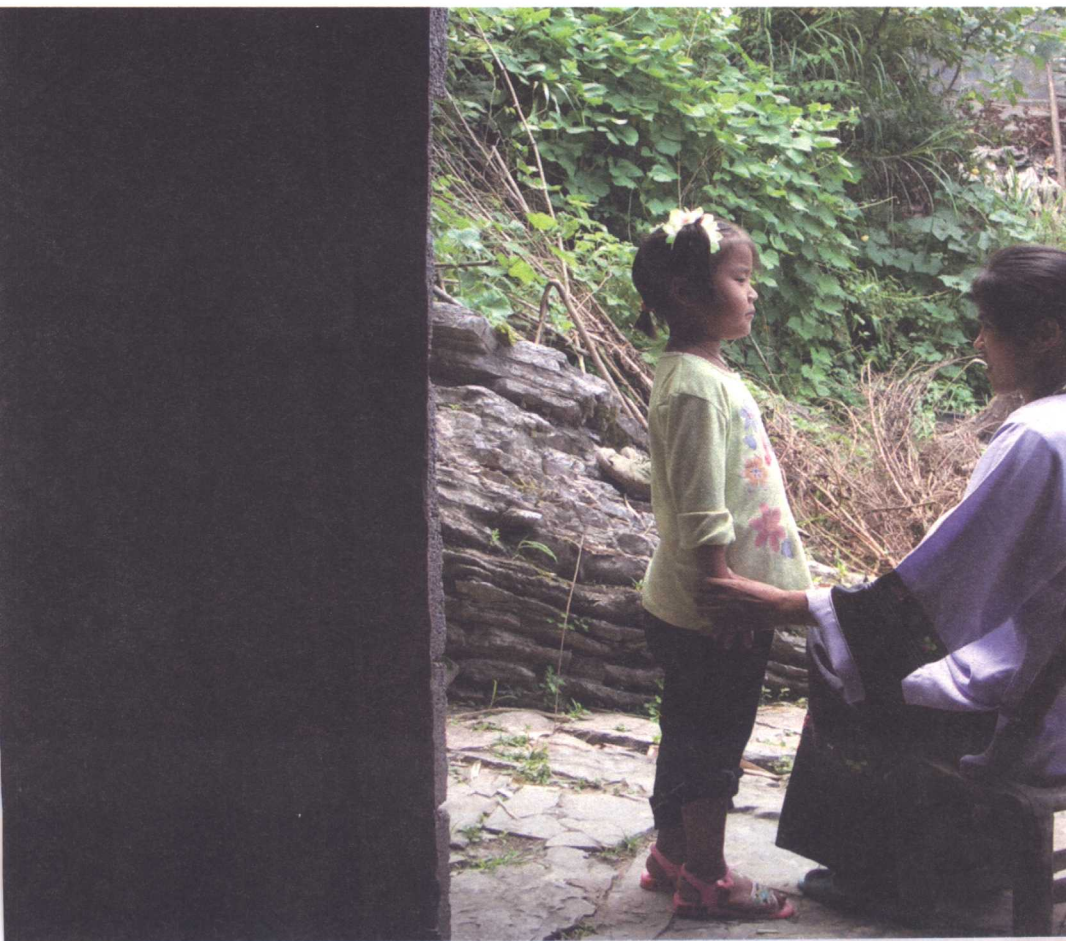
最让吉拉伤心的是那个住在寨子中央挽个大巴巴髻的胖婆娘代春嫂。她往日同吉拉玩得最好，吃吉拉的果子、香蛹最多，如今她逢人便说她差颗颗儿上了吉拉的当，差颗颗儿被吉拉放蛊了，说着说着还要捏个“猪叉手”，呸呸地往地上吐两口白泡子。

这呸呸的唾骂声，使吉拉意识到：她真正地完全地被姐妹们遗弃了，被吉多寨的乡亲邻里遗弃了，被门前的小河、后院的果林遗弃了，被山上的松林、林中的小鸟遗弃了。她变了，变得孤

独冷漠，变得迟钝而怪癖，寨子上的人嫌弃她，躲着她，她也躲着寨子上的人。她怕，怕听到那呸呸的唾骂声，怕看到那对着她的“猪叉手”，怕人们那揣度、鄙夷、憎恨的目光。吉拉只好把自己和女儿洛坠关在屋子里，绣花边，织花带，喂女儿虫，常常隔着窗户望着女儿桥发痴、发呆……

而造成这一切变化的，是那个与吉拉一同长大的后生巴力。

❶ 母亲托人从很远很远的贵州为她招了个上门郎，生下一个女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巴力是后山巴茅寨的后生子。小时候，他在山上放牛，天天唱歌，吉拉在水坝边采桑叶，也天天唱歌。唱来唱去，两个人就唱到一堆了。但他们都还不晓得男女间还有别的事。几年后，巴力见寨上和自己同班同辈的姑娘后生们都成亲了，才想起自己也该找个婆娘了，他跑到吉多寨上去找吉拉。可是，一切都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飘过去了，吉拉嫁了贵州的后生子，巴力好悔。

于是，一个阳雀归归啼的日子，巴力到坡上找到正在挖地的吉拉男人，添油加醋地给他讲女儿桥的故事，末了说：“你婆娘就是吉多寨最狠最毒的草鬼婆，全寨人都瞒到你这个外乡客，你

硬是猪脑壳！”

吉拉男人的锄头，嘣的一声倒在地里，他痴了半天，猛地一把抓住巴力：“狗日的，你讲的话是真？！”巴力胸一挺：“哪个扯谎遭雷打火烧。”吉拉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摆子似的浑身筛糠头冒汗，痴痴说：“怪不得老子这时期天天吃药天天痛肚子……怪不得。”

从那天起，吉拉男人再也没有回来了。

从那天起，前山后寨，哪个都晓得吉多寨又出了个草鬼婆，而且比哪一代草鬼婆都歹毒，都厉害，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她蛊得逃走了。这草鬼婆便是吉拉。



2

我问龙宁英，那个叫吉拉的蛊女，生活中是否有一个原型。如果是虚构，如何想到作这样一个虚构。

她回答说，她生活的村庄有蛊和蛊女的存在，但小说中的蛊



我想到了什么？一座桥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原来可以多么地相似。

女和现实中的蛊女一样又不一样，是做了一定的处理的。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我讲了她村里的女儿桥的命运。女儿桥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石桥，在竣工的那天，请一个外村的巫师来看风水，那巫师乘人不注意，在桥上对村里的一个姑娘非礼，姑娘鄙薄了他，他怀恨在心，便断言女儿桥是邪桥，并诅咒女儿桥要垮掉才能摆脱邪气。从此，一座好好的桥硬是无人敢走了，更无人敢到桥上去玩。

这座桥后来被一场大雨冲垮了。女儿桥垮了，村里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想到了什么？一座桥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原来可以多么地相似。

人心难料否？命运偶然否？还有，在一种文化里，一个人是有可能用文化来杀人的，而一个人也是很容易被自己的文化杀死的。那个叫吉拉的蛊女，是这样。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这样的牺牲品。

3

我来到那个曾经有座女儿桥的村庄。我看到了在干涸河床上的桥的废墟。我想找到那个在故事里被讲得很滥的蛊女。

龙宁英告诉我，那个草鬼婆，前年已经死了。她的儿女都出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村子里住。

怎么知道她是个草鬼婆呢？因为有人亲眼见到。我们找到那亲眼见到草鬼婆的女人，现已五十多岁，她向我们说起三十多年



前她见到的情形：

我是一个赤脚医生，经常下到病人家里给人看病打针。有一次，我到那女人（草鬼婆）家里，见门虚掩着，就推门进去，进去后我吓呆了，只见那女人正坐在屋里，双目红红的，睁得老大，两排虫子从眼睛里爬出来，沿脸面爬下，再从下巴爬到她的耳朵里去了。

我吓得大声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给你打针？”

那女人对她说：“你稍微等一阵，等我收了它们你再进来。”

只一会，那女人就收好了，眼睛也不红了，“好杉杉的，像什么事没有似的。”

但还不止这些，她还告诉我一些更离奇的“亲眼所见”的故事：说有次在坡上歇凉，看见那草鬼婆女人在给一条蛇喂奶，那蛇从那草鬼婆女人的左耳朵进，然后从那草鬼婆女人的右耳朵出。吃完奶，就只见那草鬼婆女人和蛇说话，不知说了些什么，那草鬼婆女人竟哭了起来。

看的人吓坏了，赶紧回去向其他人报告。有些人不相信，还过来看。所以村里自称“亲眼所见”的还不止一人。

但不知怎的，对于这些“亲眼所见”的事，我怎么听这都像是一个传说，一个杜撰的神话。

我问她：“你是真的亲眼所见吗？”

她誓言旦旦：“是真的。”

又问一个人：“你也是真的亲眼所见吗？”

回答说：“是真的。”

我的心又痛起来。我不知道究竟在哪里出了毛病。我再一次感到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如果我多来几次，我可否有机会听到不同于这种说法的另一个说法呢？或者我如果是这个村子的

人，我是否也有机会听到另一个说法？我恨不能钻进她们的心里，看看她们究竟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她们说的是假的，那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她们真的看到了什么？还是她们的眼睛出了毛病？这些问题，也许我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意识到我要做的事情远比我想像的复杂。

我想起在寨阳乡听到的一个蛊女的故事，那蛊女的命运和龙宁英小说里的蛊女的命运极其相似。

讲的是咽叭寨阁银的小女帕妮，嫁到咽欧寨寨长的儿子阿水为妻。开初两年，夫妻间关系很好。可是自从阿水跟红云山和尚学到一种舅舅药后他就变了，他把这种药带在身上，看到了漂亮姑娘家，就钻拢去让她闻到药臊，姑娘被迷住了以后，他到哪里，姑娘也会跟到哪里。他今天身身这个，明天又身身那个，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到后来还反咬一口，说帕妮不学好，夜里出去同别的男人约会。“帕妮是蛊婆”，不久，这个可怕的消息在咽欧团转各寨转开了。

咽欧无法，请求幌江山为她伸冤。幌江山问清情由后答应了。一天，咽欧寨前面坪坝里，中央码着层层干透了的块子柴，堆起一两丈高，四周围满是男女乡亲。寨长请来了苗老司，苗老司吹牛角，摇法铃，舞绉巾，开始做法事了。帕妮披头散发，被捆绑在柴堆旁边。阿水见状，对幌江山吼道：“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捣乱？”

“我是幌江山，县太爷派我来办案的。我倒要问你，帕妮出



嫁三载，来时是不是蛊婆？”阿水回答说：“来时不是，是近年来才放蛊的。”

幌江山说：“有蛊必有蛊种，无种不成蛊。帕妮在娘家时不是蛊女，一到你婆家就变成蛊婆，可见你们婆家一定有蛊种。今日必须把这蛊种找出来。”寨长一家人听说要找“蛊种”，吓得身子像筛糠。阿水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请父老明察，我家绝无蛊种。”

“怎么没有？有蛊婆必有蛊公。我看这蛊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阿水就是。”幌江山指着阿水的鼻子说。“幌大人，你不能冤枉好人啦。”

“哼，冤枉好人？阿妮来时不是蛊婆，是你讲的，近两年在你家学会当草鬼放蛊，也是你讲的。有蛊婆就有蛊种，这是自古以来个个都晓得的，你自家也晓得，莫是我乱讲！”

按当地习俗，纠纷不下时，往往到当地土地前喝血酒来判断。认为谁如理亏，则谁喝血酒就会断肠，九死九绝。



“我怎么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好，你不承认，就让大众来讲一讲吧！”幌江山望了望众人。

众人议论纷纷。这个说：“我隔壁帕妹的伢儿是得泥鳅症死了，你说是帕妮放的蛊。”那个说：“我阿姆(婆婆)打摆子死了，阿水到处讲，是帕妮放蛊放死的，他讲得活灵活现……”

“帕妮，你也讲一讲吧。”幌江山望着帕妮。

“阿水前两年还好，打从学孵药起，就变心了，天天拈花惹草，玩厌了，又身身第二个，见我挡了他的眼睛，就说我是蛊婆。”帕妮说。“大众听明白了吗？阿水的心变成了蛇心、狼心了。他是真正的蛊公，到处放蛊给父老乡亲们，我传县太爷的旨令，把这万恶滔天的蛊公烧死去。”幌江山大声宣布。

“我狼心狗肺，我诬害好人！我该万刀碎剝！天呐，我愿悔过自新，我向众人磕头认罪了。”阿水跪倒在众人面前，苦苦哀求。

“养不教，父之过，我身为寨长，对儿子管教不严，请父老们原谅，饶了他这条狗命吧！”

“阿水，你听着，今天看到寨长和众人的面上，我回去求太爷饶了你这一回。打后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一定要将你烧成灰。”幌江山说完，裤脚筒一卷，走了。

故事的结局令人振奋。人们一旦知道了事实真相，则一切昭然醒目。但不知怎的，这个故事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改了良的现代小说，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所编的希望中的美好故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远不像这样简单。

5

老蛊婆生前有没有找到传人呢？村里人说，老蛊婆的儿女都



有出息，到外面上班去了，所以也听不到人们讲他们什么了。

离这里不远的花垣猫儿乡一带流传着一个故事：某蛊婆美而贤惠，但因为放蛊而无人敢娶她为妻。两个村里人打赌，谁敢娶她可赌得100块大洋。于是其中一个当日捉得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壁虎），并挟一把锋利的斧头，来到姑娘家，对姑娘说，你要死还是要活，要死的话，他马上用斧头劈死她，要活的话，就吞下那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姑娘被逼无奈，只好眼泪婆娑地生生吞下那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次日，那村人就宣布和姑娘结婚，并向全村人述说了事情的经过，放出话说，从今往后，再不能说姑娘放蛊了，因为她腹中的蛊已经被他用几只癞蛤蟆和四脚蛇以毒攻毒地全部杀死了。

不知为什么，我竟对这个敢打赌娶她的小伙子生出几分敬意。小伙子行为虽然过激，甚至让人恶心，但却换来了姑娘终身的清白。对姑娘来说，又有什么比摆脱蛊让人抬起头来做一个正常人更让人感到欣慰的呢？

沅陵：一个会放“情爱蛊”的药师

这是一个叫元鳌先的奇人，沅陵县火葬乡下寨人，算起来今年应有62岁。作为一名民间药师，他既会“法”，又会“药”，“法”与“药”是民间药师的两只手，缺一不可，每个民间药师都会几样拿手的“药”和几样拿手的“法”。如果仅止于此，那这人与其他药师并无两样。而这人不一样呢，“他一辈子有名气呢”，叙述者开始了他的叙述。因为他还会放“情爱蛊”，引得女孩子跟着他转。

他人长得不怎么样，一脸麻子，人又没几两肉，精瘦，你想

想，一般情况下，有几个女人会看上他？但他就有这个狠，他看上谁，要谁住多少天，这女人跟着他住多少天。这辈子跟他的女人实在不少。

到底有多少呢？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有很多他不得告诉你，这事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我们有的看到有的没看到，看到的就有十来个。那些女人都还是自觉自愿的，住过一阵子，他不要了，她们就又走了，也不见扯皮。

这事传开了，就都知道有这么个人了。也有不信的。有一次，火葬乡政府一个读过书的女伢子听到这些就不相信，说：“哪有这种事，我就不信。”这话传到那奇人家里，有一天，那乡政府的女伢子靠在桥上扯谈，正说着，那奇人从桥上经过，走过去了，有20米远，却见这女伢子莫名其妙地站起来，跟着他走了。



健康的妻子。



两人一前一后，一直有20米远，一直走了3里路。前面就是一个村子，那奇人停下了，回过身，对那女伢子也说声停，那女伢子也就停下来了。那奇人只说一句话：以后不要讲大话就是了。这时那女伢子才突然回过神来，莫名其妙地跟那人走了这么远，幸亏他喊停，要不然，经过了村子，就什么也说不清了。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公安局一度把他带到公安局交代，还找了与他有关系的几个女人，后因为都是双方自觉自愿的，公安局也不好做出处理，只是警告他以后要注意社会影响。

他老婆拿他莫奈何，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还是离了。现在的老婆你猜多少岁？30岁，而他62岁。他岳父岳母年龄都比他小，岳父54岁，岳母53岁。逢过年过节，我问他，去看你岳老人么？他说，当然去的。那去了怎么称呼呢？他说，那还有怎么称呼的，当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有一次他到他岳老头家里，他岳老头家里来客了，见他，不知是什么人，就问他岳老，这是你家什么人啊，他岳老说：这是我家女婿啊。

他那情爱蛊药是不告诉人的，他有时也做点好事，比如哪两口子关系不和的，上门求他，给点情爱药，一试，两口子关系还真好了。

第五章

寻找中蛊人

我知道我根本没法阻止她不信蛊，我所受的教育在她面前苍白无力。和许多农村老太太一样，她习惯把自己经历中的某些不幸归于“蛊”，正是这些亲身经历的“蛊祸”，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使她们听不进任何别的意见。她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她影响太深，即使来到城里，她也随身带着她的文化。

离家出走的“疯妈妈”

1

114



早就听闻学生吴刚母亲因精神病发作离家出走，虽几经找寻，但至今下落不明。作为老师，我到过他的家。凤凰奇峰山下两间异常简陋的木房子，霉而黑的室内空间，泥巴地面，高一脚低一脚，一下雨，地面异常潮湿。其父吴忠顺，56岁，左脚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行走不便，右臂为车撞伤，不能灵活扭动，无职业；其母向莲花，45岁，因精神病不能胜任任何职业，曾几次病发时离家出走，最后一次是一去不再回来；妹妹吴莹，正读高中一年级。一家人靠兄妹俩的“低保”（政府救济，每人每月47元）过日子，日子拮据可想而知。

当时也只是把这一家人作为贫困户看待。对于吴刚，以后在生活上学习上也就多加留意一些，并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尤其是接手做他的班主任，对他家的情况就更多了解一些。再加上近年来对于“蛊”的研究逐渐从科学主义的、文化功能学的理论与方法转到试图用病因学的“变态人格”的理论与方法，对吴刚的“疯妈妈”便多了一份关注。因为他提到过对他母亲病情的“着蛊打办”。

在我看来, 巫蛊之长期流行, 除了某些“别有用心”人的暗中操作(如骗取钱财, 嫁祸于人, 石启贵就在其《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提到这类例子)和民族传统社会里需要有某种机制来调节制衡社会关系和秩序, 巫蛊在一定程度上就充当了这种调节功能, 如作者两年前就撰文《湘西巫蛊信仰的生成及社会危害》, 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探讨过这类事象。除此之外, 一定还有着作为“蛊婆”的这类人的特殊的病理上的原因, 从病因学上找到解释。也就是说, 正是某些人的生理或心理上的某种病态表现使她们“与众不同”, 而在求同除异的传统村落中, 这种不同是格外引人注意的, 或者说是格外让人不容的, 所以这类人就极易为求同除异的传统村落中人获一借口, 用“蛊婆”这一方式把她们推向“另类人”的境地, 而这种“另类人”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反过来又加重了他们的病态表现。说到底, 这类人只不过是病。对此, 沈从文先生在 80 年前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 他在其散文《凤凰》里提到那些“蛊婆”时说, 她们只不过是一些有点病态的“疯婆子”。但由于时间和工作性质关系, 沈从文先生并没有将这一观点展开, 更没有能将这一意识置于他理论的前台加以“研究”, 这就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也提供了可贵的启发和契机。同样, 那些被视为“中蛊”的人, 往往是一些患有难以诊断的病症的人, 但由于避于就医(现代医术), 往往按传统的习惯视之为“中蛊”。一个病人一旦被别人群体意指为“中蛊”, 则往往在心理上、精神上、情感上产生巨大压力, 并往往呈现出传统上“中蛊”者可能呈现出的诸种病症。如此,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同一病症在传统文化里和现代医学面前所得的不同结果, 这类材料一定有, 且只有通过这类材料的比较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巫蛊之所谓神秘莫测的“痛点”。如此, 吴刚的“疯妈妈”重新引

起我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要做“着蛊打办”?他母亲是怎样“着蛊”的?“着蛊打办”是如何“打办”的?这种病象在现代医学上作如何解释?他母亲从前去过哪些医院?吃过哪些药?还有,她具体是什么时间得病或者说“着蛊”的?那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经济来源如何?人际关系如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便有了第二次的凤凰吴刚家之行。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便有了第二次的凤凰吴刚家之行。

与第一次相隔已有整整两年。跨进家门时已是黄昏。房屋外形一点没变，倒是周围居民都盖起了高楼，相映之下它显得更加陈旧破烂。门关着，以为里面没人，进去一看，才发现他父亲和妹妹都在家里，灯光十分微暗，难怪在外面几乎看不出来。妹妹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复习，准备着一个多月后的高考。

因为和他父亲已经认识，谈话便直接进入主题。如此，我便更确切地了解了这一家人的身世。

户口簿上，母亲向莲花1956年10月13日生，身高1.46米，地主成分，菜农。这“地主成分”的字样引起了我的兴趣，一问，才知道向莲花的父亲(即吴刚外公)曾经是地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却不知道)，家运好的时候买下一片山，奇峰山就原为他们家的“后山”，奇峰山下现为县武装部的一大块地基原为他们家的老房基。1949年前大多数土地被“革命”掉了。1949年后，老屋基的大片房子也被“革命”分割；70年代，一家人也就只剩下向莲花与其父亲从老房基搬出，搬到公路对面深入一个小巷中的一栋木房子里，也就是现在一直住着的这两间。

到向莲花父亲时家境已是破落，向莲花没受过什么教育，文盲一个。为人特别老实、谨慎，从不多话。

父亲吴忠顺，1942年10月15日生，1.53米。算起来比母亲大了整整10岁。1964年高中毕业(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正值上山下乡，就下到黄河农场，一直到1978年作为最后一批返城的知识分子返城。返城时，工作岗位已经被分配完毕，只好安排他



去生产队作菜农。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向莲花，一年后两人结婚，吴忠顺倒插门，住进向莲花的家里。两个人同在生产队种菜，计工分，一个工7角钱，年终分红。1983年分地到户，他们家共分得菜地9分。

“那时菜不好卖，钱不容易挣得，过年了也才得顿肉吃。”

1980年生下头一个孩子，也就是吴刚，1983年，第二个孩子，即吴刚的妹妹吴莹。

“她是什么时候得病的呢？”

“1984年春上天，那天刚从坡上(种菜)回来，就病了。”

“你怎的知道她病了？”

“她不认识人了，连自己才生的一岁半的女儿也不认了，不给喂奶，又唱又跳的。”

“有没有到医院去治？”

“不敢去医院，要钱，就到药店买了一些药吃。”

“买一些什么药吃？”

“神经病的药。”

“你怎么知道是神经病？”

“神经病，肯定是神经病，人人都这么说。我就到药店去买。问他们(药店店员)有不有神经病的药，他们说有，这个是专门治神经病的，就给了我一瓶。”

“那种药的药名是什么？”

“不知道，忘了。”

“吃了多久，还能不能找到那种药瓶子？”

“找不到了，好多年了。吃了半年的药。”

“药效怎么样？后来为什么不吃了？”

“那种药太凶，一个星期只吃两片，但吃了就流口水，脸发黄，头扭着往后面去。”

“是不是吃的药不对？神经病也有好多种。你仔细想想那种药的名字，能想起一个字也好。”

“一点也记不起了。”

“她平时有什么表现？”

“不发病时还好，她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到外面走一圈，拣回来一些柴火、破衣服、烂水果什么的。然后就为一家人做早饭，还挑水。”

“发病的时候呢？”

“发病的时候就什么人都不认识了，一个人在家里又唱又跳又吼，脸色发黄，眼睛也发黄，口水直往下流。”

“发病的时间长不长？”

“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好。好了又像是一个好人，发病时的所作所为全不记得。”

“隔多长时间发一次？”

“说不定，有时一个月，有时两个月。”

“你认为她是怎么生病的？”

“说不清楚，很可能是在坡上着了某些不干净的东西。”

“什么是‘不干净’的东西？”

“比如邪气什么的，再比如是草鬼婆什么的。”

“周围人怎么认为？是不是也有这些想法？”

“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说。（所以）我们还给她做了‘着蛊打办’。”

“怎么做‘着蛊打办’的？还记不记得当时请的谁，怎么做的？”

“请谁记不起了，反正是老司，来赶邪的。”

“效果怎么样？”

“好像是好一点，也不见怎么好，但之后是越来越严重。到



请老司做“着盥打办”。

后来她发病的时候还会离家出走。”

“她离家出走了几次？”

“一共是四次，前三次出走，都被找回来了，第四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她走得太远了，怕是已不在人世了。”

“最后一次出走是在什么时候？”

“两年前，2001年12月20日。你看，我都记在墙壁上。”（并指给我看）

“当时情况怎么样？”

“她中午就走了，我只以为她随便出去走走，她经常出去走的，知道回来。但那次到了晚上还不见回来，我们才急了，到处

找，都没发现。第二天就报(告诉)吴刚知道，他从学校回来也帮忙找，还找到吉首、麻阳、怀化，但都没找着。”

之后的事情我便比较清楚了。我现在想证实的是周围邻居是如何看待他母亲的病的，到底有什么些说法。

3

吴刚帮我联系了一家人，叫龙长青，看看时间还早(晚上8点半)，我当即决定就去他家。龙长青刚从菜地里回来，正忙着做晚饭。恰巧另一邻居张家媳妇来串门，她原与向莲花是同一生产队的，便谈起这个事。问起病因，她说：“他妈是心胸不开阔，想不开，才疯的。”

“她屋里成分不好，地主，所以特别老实。那时候地主都那么老实。她和我是同一年结婚，都是1977年，打倒‘四人帮’时候结的婚。她男人劳动力不强，脚风湿，知青时在农场留下的，做不了什么重活，工分少，屋里困难。又拖下一对儿女，要什么没什么，所以就想不开。有什么想不开的，那时人人都困难，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接下去她便说起她自己的往事，滔滔不绝，容不得第三人插嘴。因为这些事于我也是“了解民族的过去”，故没有打断她。心想我想要的证实虽没有得到，但我却得到了另一种证实，这证实也正符合我内心的某种猜测，即他母亲的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压力、心胸不开阔抑郁而成的。但“着蛊打办”究竟是怎么回事，看来还得明天去完成。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带着疑问又来到了龙长青家。

4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带着疑问又来到龙长青家。可惜他已经到菜园种菜去了，女主人在家做早饭，准备吃过了早饭再送一份到地里去。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就一面帮她看火，一面谈到向莲花的病情。

女主人比起昨夜遇到的张家媳妇要传统保守得多，说出的话也更符合“民族特色”。她讲向莲花的病想不开是一个，但“着”什么的可能性更大。

“可能会‘着’什么呢？”

“着草鬼婆的，一定是草鬼婆扎小人藏在山上，被她撞上了。”

“怎么个扎小人？”

“草鬼婆用布扎一个小人，再用针扎小人的这里那里，谁撞上了，谁就会这痛那痛。草鬼婆用针扎脑壳，人就会癫。”

“草鬼婆那么厉害？”

“那是肯定的，因为她会法，会药，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她弄，很难治的。”

“我听他(吴刚)父亲说，以前给她做过‘着蛊打办’，不知道这事你们知道不？”

“听是听到过，但是没有见到，也不知具体是怎么做的。”

“一般着草鬼婆打办要请什么人？”

“老司，牵过街的老司。”

“什么是‘牵过街’的老司？”

“好比一个人读书，拿到毕业证才算数，‘牵过街’的老司就是拿到毕业证的老司。”

“怎么才算是拿到毕业证？”

“就是能‘拿刀梯’的，功夫高，一般的老司不行。仙娘也不行。道士也不行，道士做屋外头的事，老司做屋里头的事。”

“什么是‘屋里头的事’、‘屋外头的事’？”

“‘屋里头的事’是指家里有丑鬼，碰到有哪样邪气了要驱邪赶鬼就请老司；‘屋外头的事’就是碰到死人，要‘打绕棺’就请道士。”

“老司和道士有什么区别？”

“好比社会打仗，要文官也要武官，道士就是文官，老司就是武官。”



5

“你相信老司给人‘着蛊打办’会有效吗？”

“当然会有，除非你请到的老司是没‘牵过街’的老司，功夫不行。”

“知道他母亲有精神病后你们同她交往吗？”

“开始还和她打招呼，但发现她不太正常就很少和她往来了。”

谈话到这里，饭菜已经弄熟，我们看看时间不早，她也等着要吃饭上工去了，就起身向她告辞。

从凤凰回来后，我去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院。我想吴刚疯妈妈的病一定有它的现代医学上的病名。她患的那种精神病，应归于哪一种类型的精神病呢？

当我把病人的病症表现向医生说明时，医生马上说，这是癫痫病，一种由脑细胞局部放电而引起的间歇性发作精神病，这种病多由遗传引起，也与人的长期精神性抑郁有关。吃药是可以控制的，目前国内用于这种病的药一为卡马西平，二为苯妥因钠，如果配合适当的精神疗法，治愈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不知道病人当年吃的是什么药，他们并没有到医院就诊，就径自到药店买了一种“治神经病的药”，并且反映药效“很凶”。我心里掠过一丝隐隐的担忧，如果用的药不对……我不敢再往下想。20年已经过去，面对她的家人、她的邻居，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恪守禁忌的公婆

我的公婆杨英，现年61岁，古丈县坪坝乡苏桶村人，苗族，文盲。16岁时嫁到邻村卧勺。1988年弃农随夫住进县城。不久，反映说自己有病，无缘无故地头昏、心悸。吃过无数草药，看过无数药师，驱过鬼，取过骇，请过仙娘。但病一直不见好。

她坚信自己生病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她整日都陷在沉沉的回忆中。她记忆好得惊人，全是她在苏桶、卧勺时的记忆。张家媳妇李家狗，杨家院子李家田坝，谁家什么时候添一个老二，这老二某时生一场大病，被某人如何治好，每一个细节，她全清清楚楚，像印在脑海里。

她身高1.62米，年轻时是一个好劳动力，身板结实，田里地里的活几乎全揽(丈夫在乡政府上班，无暇顾及家里)，一担能挑一百五。拖扯五个孩子(头两个夭折，不然会有七个)着实不易，尝尽了命运摊派给一个湘西农村女人的生活的苦。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95年，其时她50岁。一副无精打采、万事聊不关己的神情。说是生病，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院来治病。我以为一个病人或许可以就是这副样子，不必奇怪。却不料在以后八年的接触中她一直都是这副样子。

那次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院检查没查出什么病，回到古丈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长沙检查。检查出结果是“更年期综合症”。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又听医生说这病不是什么病，反而更加不安，更加怀疑，逢人便说，自己的病麻烦，听都没听说过。



我们都安慰她说这病确实不是什么病，只要注意心情舒畅，多外出走走，多和人交流，就会好的。但她不信，依然坚持自己有病，是炎症，医生检查不出。她不断地在民间寻医问药。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簸箕，簸箕里便装着她从各处弄来的草药。她天天吃药，并坚持用药水擦身。在饮食方面，她为自己确立起了很多禁忌：不吃白毛猪肉，黑毛猪可以，但花脚黑毛猪不行，一定是纯黑毛猪肉；不吃鸡蛋，因为怕鸡蛋里面有“雄”；而且不与家人同锅同碗同筷，她另起炉灶，饮食时间也与家人不同。逢年过节就是来客，她也从不坐在桌子前吃饭，一个人拿着她自己的碗，围着她自己的锅子吃饭。也不外出做客，不得已到自己儿女家里走走，也是不肯吃饭，谎说自己吃饱了或者不饿，私下里她宁可偷偷啃一个冷馒头。不管我们如何表白把锅子洗了多少遍才炒专门给她买的菜，甚至专门备一个锅子以便她来了好用，但她还是不吃，说自己有病，要“忌口”。我知道她内心其实是在担忧，因为我们的菜没经过检测，谁知道买来的猪肉是白毛猪肉还是黑毛猪肉。况且锅子再洗，就算锅子干净了，锅铲瓢儿的搅在一起，也是有问题的。为了买到黑毛猪肉，她丈夫不得不大清早到屠宰场去观察，在猪被宰杀之前，瞄定一头符合标准的纯黑毛猪，然后守着，直到该猪被开膛剖肚放在案板上，然后一称就是10斤，放在冰箱里。

她记忆全停留在过去。如果你问起她苏桶、卧勺的事，她会滔滔不绝。原来她所说“不干净”的东西，即是指蛊。她说早甲有苗婆会放蛊，某次她路过早甲后山时，见一蛊婆正在田里插秧，她正想快点走过去，不料那蛊婆抬起头来，且和她说话，问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么急做什么。她吓得不敢回答，赶快逃掉。回来后就肚子痛了，当时她暗自幸庆，幸亏逃得快，只是被她看两两眼，若慢了，被她多看几眼，哪里还有命？

她不单是一个地方“百事通”，还可称为一个“蛊文化”专家。她告诉我许多有关蛊的事，蛊的种类，蛊婆的长相，真假蛊婆的辨识，如何克蛊防蛊和治蛊，蛊的传承等等。她且认定自己的头两个孩子之所以夭折，就是因为蛊。而自己这时的病，也是那时“中蛊”的遗留病。

我知道我根本没法阻止她不信蛊，我所受的教育在她面前苍白无力。和许多农村老太太一样，她习惯把自己经历中的某些不幸归于蛊，正是这些亲身经历的“蛊祸”，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使她们听不进任何别的意见。她所处的文化对她影响太深，即使来到城里，她也随身带着她的文化。

杨老太和她的乡亲

1

守门的杨老太终于答应做我的向导。我与她早已认识，我出入馆里已习惯和她打招呼。她和善而本分，与丈夫一同在馆里看门并负责打扫馆里的卫生。我是前不久才知道她是可吉人的，且对禾库雅西一带极熟悉。如此，我便有事没事往她那跑，并常在她清扫我办公室卫生的时候把她留下来聊天。由此看出我骨子里还是很“功利”的。

为了消除她的戒心，我总是从别的一些话题扯起。她也乐意和我讲，慢慢地，我了解到了她的身世。



她是一个孤儿，巴以人，从小没有家，吃百家饭长大，四处走。14岁那年，走到上米村，就在该村一富农家住下来了。女主人热情，叫她留下来就留下来了，女主人有一儿，两个女，儿子15岁。女主人叫她留下来的意思就是让她与自己的儿子结婚，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半年后她发现，这家人很特别，不与任何人有来往，两个小妹妹也没有朋友来玩。她很纳闷，问及邻人，有人悄悄地对她讲：“你怎么来这家人，人家两只手她四只手。”民间都知道只有草鬼婆才有四只手，她有些怕了，就提出要走。她婆婆留不住，也就让她走了。走时，她婆婆还打发她两斤银子，6套衣服。

她几乎是跑着逃出来的。16岁时，又经人介绍嫁到了贝村，两年后，丈夫死于一种不知名的急病。死时身上的皮肤一块块变绿，乡下苗语称这病为“打归拢”，意为“鬼吃人”。

第三次嫁到可吉，丈夫龙三星，也就是她现在的男人。这个男人五六岁上时成了孤儿，“懂事，吃得苦，爱帮人”，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了解一年后就结了婚。盖起了自己的房子，第二年生了个儿子。

可是这儿子“命不好”，一岁零一个月时就“着了草鬼婆”，找了不少医生，吃了不少药，后来还是没养成，两岁时夭折。夭折的原因就是着“草鬼婆”。

说到草鬼婆害人杨老太是一脸紧张，诚惶诚恐，并深有体会：“我报(告诉)你那些草鬼婆是会害死人的，人又不敢得罪她，见了面还要打招呼，免得引起她怀疑，她怀疑到谁谁也会遭殃。那年子，我刚生下我老大，才一岁零一个月。有一天，是大年二十七，第二天就要过年了(苗族习惯过赶年，腊月二十八过)，草鬼婆来我家里玩，抱我儿子，我不好阻挡，就让她抱，她摸我儿子的脚，说好胖的脚，长得好。回去之后，当晚我儿子就发烧，

说胡话，我一夜没睡，第二天过年，想找“巴德”(苗语即巫师)“打办”一下又不好去找，我们这里过年不许串门。就等啊等，等到初二，把巴德找来。巴德看了孩子，要了一只雄鸡，一个犁口，一把针，做了一通法事。然后巴德说，现在你儿没事了，明天他退烧，后天下地走路。第二天，正月初三，正如巴德所讲的，我儿子的烧真的退了，还开口要饭吃，说他饿了。正月初四，儿子真的下地走路了。

“可是草鬼婆太厉害，儿子两岁时，还是被她要去了。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儿子忽然惊叫几声，双眼翻白，很快，全身就冰凉下去，死了，草鬼婆还是把他要走了。

“实在不该借铺盖给她。”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她说，“她五十多岁，有三个儿二个女，家里穷，那天晚上来客了，就到我屋借被子，我借送她，她两天后还来。打后(‘打后’，湘西土话，‘后来’的意思)我儿就着了。”

看来杨老太这一生是深受蛊之害，故对蛊深信不疑。我心想像她这样的老太太在农村一定大有人在，每个老太太都有一腔真实的故事，如果能通过她同那些更多的老太太接近……如此，我遂萌发让她做我向导去雅酉的想法。

起初只对杨老太说要想调查地方“巴德”(苗巫师)做法事的事，以及地方歌人唱歌的事，但后来她终于知道了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蛊”，有些犹豫，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调查这个事，我知道没法向她解释清楚，只对她说，我闲着没事，想到农村走走，了解一下我们的民间文化，以便以后去农村，也好“防着点”。

她似乎理解了我的意图，下决心要帮我的样子，点点头。但她时间有限，只能在“五一”到“五四”四天时间里陪我。这样我们便商量的，我先去，在禾库待三天，她于4月30号从吉首到禾库，约定到禾库镇上向月林的店子上见。

2

130



4月30日中午，在向月林店子上见到了杨老太，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姓石的妇女石香玉，40岁左右，花垣雅酉人。

从禾库开往雅酉的车极少，并无定时，只好花50元钱包了一辆小四轮车到雅酉。吃过晚饭，我们商量晚上和近几天的事宜。因为时间紧，我们决定只到附近几个村走走，并确定好了各村采访对象：波月村的麻氏，女，苗族，73岁；西可村的石立珍，女，苗族，56岁；太口村的石毕妹，女，苗族，60岁；马田村的“巴德”龙三喜，男，苗族，60岁。其中，石立珍做过赤脚医生，会中草药治病，也常为着蛊小孩取蛊退蛊，于是我们便把她确定为重点采访对象。石香玉的爱人杨加富知书达理，善解人意，他充当了我们的联络员。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们知道，石立珍下到吉卫某村给人接生去了，要过一两天才回，真不巧，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去波月村先找麻氏。

晚上无事，大家一块儿到旅馆里烤火扯谈，收获竟也不少。这里的人，只要她(他)愿意和你讲话，你总可以听到你想要听到的。

这里的蛊婆全是“乖个乖个的”，人又极聪明。“乖，所以才迷倒那些男人，给他们放蛊；聪明，所以才学得到那些法术。”在可吉村，有四个蛊婆，个个生得好，家庭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为什么夫妻关系好？杨老太的解释是：女人放了情爱蛊给她男人。男人中了情爱蛊，就会使劲地爱她，爱多了，男人就会死。

3

因为女人的“情爱蛊”比“翦翦药”还厉害，没有人晓得它的配方，这蛊只要着一点，男人就会发狂，如痴如醉，到后是“不死也会瘫”。

所以，杨老太总结说：“夫妻关系好，打后会死的。”

我想起《北梦琐言·逸文》所载：“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令男女发狂，罗祸非细也。”据民间传，此草又叫鹤子草，叶如柳而短，产于南方，另还有一种被称为“淫羊藿”的植物，据说也有类似的功效。如果说真有“情爱蛊”的话，大概也是采用类似植物或什么东西制作而成。我六年前曾到古丈县坪坝乡调查，从巫师向开春口中得知“翦翦药”的配方：一是所谓“天和地相连”，即绿色大蝗虫与蚯蚓交媾时，双双捕捉之，然后放在自家瓦屋上晒七天七夜，朝饮露，日浴华，是谓饱吸“日精月华”，七日之中，须是连日晴天，不能遇雨，遇雨则失效，也不能闻雷鸣，闻雷鸣也失效。七日期满收回家中，碾制成粉，就成了“翦翦药”；二是所谓“山和水相连”，即遇四脚蛇与鲫鱼交媾时双双捕捉之，然后其制法同上；三是所谓“无风自动草”，即当树边草叶，在无一丝风的情形下，以叶拍击树干，把这叶连同叶所拍击处的树皮剥下来，晒干后碾制成粉而为药。可以发现，这些“药”的巫术韵味十分突出，人们相信那种处于交媾状态下的自然生命具有魔力，但是否真有实效，结果不得而知。如今又冒出个“情爱蛊”，除非某些妇女采用某种有“催

4

情”效果的草药制作“蛊”外，大概也只能算是一种虚妄的巫术臆想了。

但我并没有说出我的想法，仍只饶有兴趣地听她(他)们说下去。

说到重街一位蛊婆(现已去世)，因为放“情爱蛊”，使她男人疯掉。那蛊婆姓王，叫王翠莲，谷拉人，嫁到可吉张启富(地主成分)家，她屋房子比别人大，地比别人多。她人生得乖，用地方村民的话说是“白白蒙蒙，桃花脸色”，那时50岁了，还

④ 有一回一个石匠碰见她挑水，一看那扁担，哪里是扁担，是一根白帕子。







好乖一个。她养有三儿三女，都长得很乖，女孩子也都是“白白蒙蒙，桃花脸色”，男孩子则“又高又大，哪屋里的儿女也赶不上他们漂亮”。

村人说，那女人是从她娘家把蛊带来的，她屋（放蛊）是祖传出名的。有一次，“我迎面碰见她，打了个招呼。不打又不行，不打会引起她怀疑。回来就肚子痛，痛了五六个小时，越痛越狠，晚上请药师治，药师问明缘由，原来是碰到了草鬼婆，就化水、烧纸，当晚才好了。”

这草鬼婆厉害，会很多法术，有一回一个石匠碰见她挑水，一看她那扁担，哪里是扁担，是一根白帕子！她还会用帕子赶猪草背笼。有一次，村里有人在山上找猪草，回来，看见她在前面走，也扯满满一背篓猪草，不用背，用帕子赶着走！问那看见的人究竟是谁，她们都说不上来，说反正有人亲眼看见过，不晓得是真是假。那你们信不信，回答说，讲不清楚，信总比不信好。

“她放蛊给她男人，男人爱她爱得不得了，天天在一起，什么话都听她的，到后，男人就疯了。”

“像这样的女人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才40岁，场上看得到，她最喜欢赶场，场场她都来”，而村里的女人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恨她恨得死，因为她克死三个男人，还勾引别的男人。又问起村里的男人对她怎么样？回答说：“好得不得了，成千上万的人想（和她好），她家的事说都不要说一声就有人来帮忙，（男人）屋里的女人不许他去（帮忙），骂他，但打他骂他都要去。”别人请人帮忙要送钱送礼，她什么都不要送，男人自己会来。末了还加一句：“男人真是贱东西，草鬼婆也敢要。”

第二天大清早，因为石立珍不在，我和杨老太两个人便赶往波月找那个曾做过仙娘的73岁的麻氏。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波月，麻氏不在，问屋里孙子，说是到田里放鸭子去了。我们等了近一个小时，一个老太太赶着二三十只鸭子回来了，一看就知道她是我们要找的麻氏。

麻氏用柴烧起一坑大火，坐定后，我因为担心她知道我是来调查蛊的而心存顾虑，所以绕了一个弯来问她，想知道她是如何给人取骇的，治好过哪些疑难杂症。我想这些疑难杂症中或许就有我要知道的“中蛊”的。没料到她一点不懂汉话，也完全不会讲汉话，全靠杨老太作翻译。我不知道杨老太是怎么翻译的，大概是直接道出了我是来调查“蛊”的，她看起来有些紧张，表明自己很久不做那些“迷信活动”了，现在也不相信了，遂和杨老太用苗话扯起别的事。杨老太碰到老熟人，也一下子忘了自己的任务，两个老太太你一句我一句，扯得津津有味，完全不知道旁边还有一个人。我耐着性子等，等她们扯得差不多了，就又把我的来意陈述一次，并表明仅仅是个人行为，了解一下民间文化而已，并不是政府行为，可以不必担心。但老太太显然不相信我的话，再三表明自己早就洗手不干了，那些事都忘记了。最后还是杨老太发问，说你不是经常给人化水解蛊吗，你就化一个水给她看。这回她答应了，把右手掏出来，小指、食指、大拇指伸直，朝向一个方向，无名指、中指扣入掌心，这就是“化水”的基本手势。如小孩不舒服、腹疼、拉肚子、长疱或其他什么病，就要



“化水”，看是什么原因得的。先备水碗一只，小孩坐定，在其额上用水划“三”字形，然后右手拿出架势，朝下在水碗中按顺时针方向划三个圈，再按逆时针方向划三个圈，边划边念，翻译过来是“南华弓、南华玉、南华虞、南华名”。若水的颜色变红，就是中了蛊的，若是水的颜色没变，就不是中蛊。

有不有水变红的时候呢？变红了怎么办？单凭变红又如何判断中的什么蛊？我问，并示意杨老太赶快翻译。但麻氏似乎不高兴同我讲这些，只顾和杨老太说话，我问杨老太她说了些什么，杨老太双手一摊，不是说这个。她们又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6

第三天，石立珍仍没有回，上午我到了雅西乡医院。我疑心这地方蛊多，或许与妇女容易感染的某些疾病有关，而这疾病，或许又跟这地方长年雾气沉沉的气候有关。我立刻拟定了下一步要做的计划：腊尔山台地上的水文情况，常年温度、湿度、温差、大气等情况，腊尔山台地上妇女常见疾病及预防情况。我找到院长，是一个30刚出头的年轻人，说明来意。我隐去蛊不谈，只说想调查这地方的妇女容易感染哪些病，导致这些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正准备给一位病人做阑尾手术，故把我介绍给两位妇科女医生，一位姓王，24岁，另一位姓向，19岁。她们回答说这里的饮水用水情况是导致疾病感染的重要原因。农村饮水用水多为井水、河水，人、畜、灌溉用水常常互相搅和，往往一家有

病，殃及全村；另一方面，村民的医疗卫生意识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来医院就诊。本来很小一点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往往酿成大病，甚至导致悲剧。我想知道这里的妇女主要容易得什么病，这些疾病在妇女中是否普遍，还有妇女患病情况与男人患病情况的比重，哪个更多一些。

她们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这里的妇女患病情况比男人普遍。妇女多半是一些腰痛背痛、腹胀头昏等大量由盆腔炎、子宫糜烂、宫颈炎等妇科病导致的病痛，此外也有大量感冒发烧风湿之类的病。已婚的妇女，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妇女病，但她们往往羞于就诊，认为看这些病好像是一件“丑事”，并举例



她们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



说某村某女人因卵巢囊肿而导致不孕，某村某女人因子宫肌瘤而导致宫颈癌并不得已做了子宫切除。“这些后果本来是可能避免的，如果她们能够及时治疗的话。”更有甚者，由于她们不及时到医院检查，听从医生建议，导致一些婴儿胎死腹中。如某村某妇人孕检时发现婴儿头盆不称，医生建议要剖腹产，但她不听，到家里请接生婆生，结果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天死去了；某村某女人，孩子生几天生不下，抬到医院剖腹产，发现婴儿早已死于腹中，颜色已经变绿；某村某女人，婴儿生下来脐带绕颈三圈，婴儿生下来即窒息而死……这些事例，大都是今年(2002年)三四月份才发生的事，如果处理得当，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医院出来，我的心情不能不说是沉甸甸的。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我们农村的医疗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人病思虑，这或许可以作为这地方巫蛊盛行的一个因素来考虑。而气候因素如何，气候因素又是怎样作用于人的身体健康的，看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六章

寻找治蛊人

其实他们也无可厚非，他们所言所行所思皆是因为他们置身于这样一种深厚的他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的文化影响之中。这种文化的积习和惯性无处不在，无论谁置身于其中，都会身不由己。



有很多民间药师，自称会做“解蛊药”，我们在花垣雅西乡就找到了这样一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叫龙金喜，母亲是这一带的仙娘，也是民间草医、接生婆。龙某从某医学院中专毕业，曾在地方乡医院上班，后出来自己开了个门诊。

他的身世、工作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他。

谈话很投机，这是我自“巫蛊调查”以来最顺利的一次采访。先谈到他的母亲。

“我母亲主要给人接生，也给小孩取骇、化水什么的。我母亲曾与草鬼婆斗法。鬼婆害到我母亲肚子痛，我母亲便买一只鸡，把鸡头割下放入杯中，这样与草鬼婆斗法，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14天后，那草鬼婆就死了。

“我母亲是跟谁学的？师傅。她有个师傅叫杨师爷，凤凰人，就住禾库桥头那家。杨师爷不小心，就死于草鬼婆手上。那是二十多年前，草鬼婆的孩子本来没有病却谎称病了找到他说：师傅，我孩子病了，麻烦你去看看。进屋后草鬼婆对他说，你先喝碗甜酒，（他）就喝了一碗甜酒，打后就肚子痛。没有人能帮他解，因为能帮他解的人必然要比他法术更厉害。做药师就这点不好。他就这么痛痛痛，死亡前对我母亲说：‘我就是死于那一家（那个草鬼婆），是那一家弄死的。’”

应当说，正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才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也正是由于他母亲的影响，对待病人的疗法他也才采取了一种有别于“现代医生”的做法。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传统的”与“现代的”医疗办法的某种结合。

我最关心的是一个学现代医学的，怎么会信起“蛊”来。“我刚毕业的时候，也是不相信的，但后来事实告诉我，还是信的好。虽然那个东西很抽象，但是临床又觉得很有用”，下面是他讲到

的一些事实。

“我从医多年，碰到有好多病，医院检查不出，有些病(即使医院)检查出了，但吃(西)药打针就是不见好，我们用土办法一弄，它就好了。

“1989年，贵州那边来一个病人，是大叶性肺炎，开始来的时候严重得很。他屋里人讲：‘我屋有三头牛五头猪，你大大方方地整(治)’，我们给他治了好几天，有些好了。然后碰到赶场天，他寨子来了好多人来看他，晚上他就睡不着了，病情加重，连续好几天。我就请我妈来，她化了两碗水放在床下，这样，没有两天病人就好了。以后再配合打针吃药，就完全好了。从那以后，我就想，噫，光打针吃药不行，还是要用点土办法。

“一般病人病得厉害时，草鬼婆最喜欢来。因为按农村说法，草鬼婆蛊死一个病人，就可以有两三年舒服。你说没有草鬼婆，可是据我观察，有些妇女最喜欢看病人，她们来了，我的病人就糟糕，她们走了我的病人才好一点。

“1996年我有个病人得伤寒来住院，来的时候昏迷不醒，治了三天后他醒了，能吃饭了。他的亲家来看他，喊他吃了一碗米豆腐。一碗米豆腐一吃他就拐(‘拐’：湘西土语，意为‘糟糕’)了，晚上睡不着觉。给他打针，输一次液他好一点，不输就难受，放不通气。按说伤寒病没有放不通气的症状，只是发烧。这里面就有问题。他那个亲家来了就加重，不来就好些。以后我就对他那个亲家说：‘你不要来看我这个病人，我不要陪来。’可是再你骂她还是来。我也没有办法，打后那个病人就死了。死于草鬼婆。这类事多，不由你不信。再举一个例子，某村有个医生叫林某，他爱人王某生小孩，有个草鬼婆来看月，她回去之后王某就全身浮肿，龙某给她打针，但总不见好，症状好像脚气肿那个样子。我们都晓得是着草鬼婆的，但我们不好讲，都是本村本寨人，再



说他(林××)自己也是医生,他要打针他各人打他的,怎么就晓得是着草鬼婆呢?你看,那天(病人)都要死不活了,就准备转院,救护车(把病人)运到花垣,也怪,到花垣后(病人)居然好了,这是因为离开草鬼婆远了,(草鬼婆)无法控制她了,所以病情就好了。一好,她(病人)又不想去州医院了,救护车又送回来,一回来,病又发了,因为草鬼婆又能控制她了,(所以)打后(病人)还是死了。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最恨草鬼婆到医院附近转悠,不许她与我们病人接触,因为人病时最容易被‘弄’(被放蛊),运气差的人,也容易被弄,运气旺的人她弄不到。

“有时候我也好想同草鬼婆谈一谈,问她那些东西是怎么弄的,她们不敢讲。她们不讲我们也就不知道,也不好讲。因为讲错了的话要放炮竹为她清洗名声,对她说:‘我讲错了,(草鬼婆)不是你。’

“有没有碰到这类事?碰到,但双方多半都不会承认,一方说我不是(草鬼婆),一方说我没得讲(你是草鬼婆)。但其实谁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有数,嘴不说而已。

“怎么判断她是草鬼婆?观察。发现她最爱看望病人,爱丢东西在地上,谁要是踩在上面就会‘着’;她眼睛比别人红一点,大一点,看人看得痴;她对入特别关心,摸这摸那问寒问暖;她人聪明得很,口齿伶俐;她爱把手插在衣服衣袋里不知在里面作什么法……

“我原本是不相信的,因为自己也着过,所以就相信了。我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个病人,叫杨小文,40岁,病了一两年(爬电杆树摔的),我去上门给他治。隔壁草鬼婆‘弄’我,我当时给病人打针,不知道她站在门口,我一出门,就感到脸上不舒服,脸上像有一层蜘蛛网蒙起的。我心里想:‘拐了,着草鬼婆了。’

马上回家，叫母亲化了一碗水，吃下就好，没事了。

“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初学‘化水’那阵，她(师傅)先‘化水’给我吃。把筷子砍成一寸长一寸长的竹尖尖，放到水里喝下去。开始喝的时候很怕，心里想，会不会得胃穿孔或肠穿孔什么的，会不会以后有一天不舒服，但都没有哪样问题，好像很容易吃下去。我有时想大便时会不会有竹尖尖拉出，好像也没有。怎么回事，真是无法解释。

“以后我就学会了‘化水’，有时还真派上用场。那回我进修口腔科的时候，到县医院，偏偏来个病人，一个孩子。吃东西卡到喉咙。我给他化一碗水喝，一会儿，真的好了。他们买一条烟送我，我不要，我讲，我是来进修的，你莫告我，说我在宣扬迷信就行了。

“又一回，有个老人家来住院，姓石，他牙齿不好，吃肉，卡到喉咙，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他不敢跟人家讲，怕人家笑话他这么大年龄，没得肉吃，吃肉都卡喉，来住院，打针不见好。我用老办法给他化水，吃下去就好了。”

时间一晃又到了晚上11点多钟，因为大家明天都有事情，便结束了这场谈话。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巫蛊深信不疑呢？杨老太也好，龙医生也好，其实他们也无可责怪，他们所言所行所思皆是因为他们深置于这样一种深厚的他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的文化的的影响之中。这文化的积习和惯性无处不在，无论谁置身于其中，都会身不由己。

除非他们走出来，进入另一种文化，他们才会获得对自身文化的评判，也才有可能触动自己文化中那些坚硬而有病态的方面。而这走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

第七章

湘西巫蛊的药物依据

巫蛊，作为一种文化的东西一定不会凭空产生，它一定有着它可以实证的物质上的依据，某种药物的存在。



如果说“蛊”确有其事而非纯粹虚妄神话的话，那一定是基于某种对人的身体有伤害的“有毒物质”，或能影响人的神经、使被放蛊的人受放蛊的人的控制而身不由己的某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致幻药”。而蛊婆，如果真有其人，大约也应算是较早的药剂师了。因为，巫蛊，作为一种文化的东西一定不会凭空产生，它一定有着它可以实证的物质上的依据，某种药物的存在。而各式各样的“蛊药”和具有“反蛊毒”作用的“解蛊药”，正是在这种看得见的物质性的存在中，才滋生和蔓延了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巫蛊文化”。

可以作为“蛊药”的各种药物

植物类

(1) 鹤子草：《北梦琐言·逸文》所载：“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令男女发狂，罗祸非细也。”据民间传，此草又叫鹤子草，叶如柳而短，产于南方。

(2) 淫羊藿：《北梦琐言·逸文》所载：“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令男女发狂，罗祸非细也。”除了鹤子草，还有一种被称为“淫羊藿”的植物，据说也有类似的功效。

(3) 草乌：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干燥根。毒性成分为双类生物硷、中乌头碱、次乌头碱、乌头硷等。其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呼吸有抑制作用，下降血压，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现象。

(4) 川乌：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干燥根。毒性成分为乌头硷、中乌头硷、次乌头硷、脂乌头硷等。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呼吸

有抑制作用，下降血压，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现象。

(5) 马钱子：马钱科植物马钱干燥成熟种子。毒性成分为土的宁等。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肢体颤动、惊厥、呼吸困难甚至昏迷等。

(6) 云实：致幻药物，《神农本草经》卷一谓之为“华主见鬼物，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通神明”。

(7) 麻黄：致幻药物，《神农本草经》卷一谓之为“马黄，……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

(8) 莨菪子：致幻药物，《神农本草经》卷一谓之为“莨菪子……使人健行见鬼，多食令人狂走，久服通轻身”。

矿物药类

(1) 雄黄或雌黄：为硫化物类雄黄族的矿石，化学成分为二硫化二砷 (As_2S_2)。内服在肠内变为硫化物或硫化氢，可刺激黏膜，使之兴奋蠕动，导致下泻。

(2) 砒石：为砷矿中的砷体矿石的加工品，化学成分为 As_2O_2 、 As_2S_3 。药理表现为外用防局部吸收中毒，内服（酒剂）可顷刻杀人。

(3) 轻粉：为水银、明矾、食盐等用升华的办法制成的汞化合物，化学成分为 Hg_2Cl_2 ；药理表现为内服下泻作用强烈。

附：开丹、三红丹、红开、黄升、红粉（作用同上）

动物类

(1) 全蝎：为节肢动物门蛛形纲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的干燥体。主要毒形成分为蝎形素，毒性较大，主要是导致呼吸麻痹。

(2) 蛤蟆：为蟾蜍科动物大蟾蜍和黑眶蟾蜍的耳后腺所分泌的白色浆液。主要毒性成分为华蟾毒基、脂蟾毒配基等。有强



心、镇痛、止血、局部麻醉、镇咳、祛痰、平喘、抗炎、抗肿瘤、抗放射和利尿作用。毒性作用较大。

《中药大辞典》载：蛤蟆是我们对黑眼眶蟾蜍的俗称，它的眼睛周围有黑眶，耳后的腮线是它辨识上的主要特征。它的体背布满大大小小的线性颗粒，与耳后的腮线形成御敌的毒腺。当它遇到危险时，会分泌白色的液体。最大可达10公分，体型肥胖后肢粗短，善于爬行，跳跃能力较差。常出现在开垦地，例如住宅附近、草地、稻田、空地及次生林。白天躲在石缝、洞中休息，晚上到住宅附近边、路边、空地觅食，繁殖期在每年1月到6月。

蟾蜍液“蟾酥”（蟾蜍浆液经加工干燥后组成的固体物）其中含有吲哚素碱类成分，含有这些成分的化合物会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从而导致狂躁、致幻、精神异常等症状。

这种症状在中医典籍中有记载。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蟾蜍》引《峒崙神书》“蟾宝之法”：“用大蟾一枚，以长尺铁定四个，钉脚四下，以炭火自早炙至午，去火，放水一盞于前，当吐物如皂荚子大，有金光，人吞之可越江湖也。”所谓“可越江湖”，正是服后致幻的一种表现。

(3) 蜈蚣：现代医学工作者对蜈蚣粗毒的化学组成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含有两种类似蜂毒的有毒成分，而蜂毒对中枢神经系统会发生作用。研究者用蜈蚣干燥全虫水煎提取物给小鼠进行皮下注射，发现具有明显的中枢抑制作用，认为这可能是其镇惊、熄风、治惊厥等功效的药理学基础。然而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蜈蚣粗毒（毒腺分泌物）对小鼠具有先兴奋、惊厥而后呼吸麻痹的作用。

(4) 毒蛇：蛇毒是由许多种蛋白质、多肽、酶类以及其他小分子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在蛇毒中已经分离出了许多种毒素分子，其中有一类分子对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具有毒性效果，叫做

2

可以作为反“蛊药”的各种药物

在民间，如果一个村里有蛊婆的存在，则往往会有一个具有“反蛊毒”作用的“药师”存在。我们在古丈县龙鼻乡、凤凰县禾库乡、花垣县雅西乡等地方都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接触到这样的药师，从他们那里知道，具有“反蛊毒”作用的药物又称“解蛊秘方”，大致由两大类构成：

一类可称“解蛊巫术秘方”。其配制原理与交感巫术有关，比如巫邪灵怪避的果草、狗血、姜蒜、铁皿等物配以秘法（如神秘的数字、时辰之类）以巫术破解巫术，这类东西在民间广泛使用，多由“药师”来主持。

另一类为“解蛊药物配方”，即选取一些具有驱寒、祛热或排泄作用的药物用作治疗。如甘草、石蒜、瓜蒂、刮筋板、金花草、金线草、生姜、紫苏、绿豆往往是常见治疗食物中毒的药物。

以适当的比例，将雄黄、大蒜、菖蒲一起煎水服用，可以解蛊。或者用石榴根煎熬，服用其浓汁，病毒即能排泄。金蚕最怕刺猬，如果中的是金蚕蛊，可以用刺猬煎药治蛊。

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取初生的桃子数个，把它的皮碾成细

神经性毒蛇；另一类对人的血液产生毒性效应，叫做溶血性毒液。目前，医学界对许多蛇神经毒素已经分离纯化并进行了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几十近百种蛇神经毒素一级结构和空间结构已经得到测定。近年来，一些蛇神经毒素的基因库已经构建起来。湘西的毒蛇种类很多，有眼镜蛇、金环蛇、银环蛇、青竹标等。



末，分量是二钱。另用斑蝥末一钱，先用麦麸炒熟，再用生大蓰末二钱，将这三味药用米汤拌在一起，搓成如枣核一样大的丸子。如有大蓰芥，不拘多少，切片晒干为末，每早空心白滚汤送下。

解蛊就是解毒，一个民间医师告诉我，要首先弄清中的什么毒，再用相应的解药。主要的解药有：

解砒毒的药物：白芷、土茯苓、防风、小野鸡尾、岗梅、金粉蕨、积雪草

解汞毒的药物：土茯苓、小野鸡尾、金钱草、赤石脂

解铅毒（有排铅作用）的药物：金钱草、大青叶、党参、鸡血藤、菊花、甘草、木贼草

解苯毒的药物：岗捻根、升麻、女贞子、旱莲草

解有机磷中毒的药物：曼陀罗、天仙子、凤尾草、鸡矢藤、生甘草、滑石粉、乌蕨、小野鸡尾、金花草

解蚊毒的药物：搔休、半支莲、当归、五灵脂、山根、穿心莲、白芷、徐长卿、金果榄、滴水珠、伤头、红根、南星、双飞蝴蝶

解鱼蟹毒的药物：苏叶、生姜、芦根

解蜈蚣毒的药物：桑叶、五香草

解植物中毒的药物：半夏

解天南星中毒的药物：生姜、乌头、半夏

解木薯中毒的药物：厚皮树批、乌韭、金粉蕨

解钩吻中毒的药物：三叉苦、松树精

解草乌中毒的药物：千金坠、刮筋板

解雷公藤中毒的药物：连线草、疲风软、薜卑

解菠萝中毒的药物：葫芦茶

第八章

湘西巫蛊的心理依据

心理学资料表明人们即使在正常状态下也会在暗示的作用下行为失控。

1

152



一个生活在具有巫蛊传统或说“巫蛊文化圈”中的人是极易运用传统巫蛊文化观念来解释他所遇到的各类现象的。而且往往由于某种原因，蛊婆所制的“蛊毒”中并没有真正的毒药成分，也就是说，运用的蛊毒并没有药理方面的根据。但由于人们在迷信心理的作用下，主观上认为它具有神奇的效力，而这种神奇的效力又在各种相关的传说下得以不断加强，从而对属于该“巫蛊文化圈”的人能产生类似的“信息场”的效应，这样，生活在“巫蛊文化圈”并相信这种文化的人，便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如此，如学者邓启耀所指出的，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暗示”作用下会生出一些“病”来。

心理学资料表明人们即使在正常状态下也会在暗示的作用下行为失控。黑巫术发生作用的原因在于一种错误的心理暗示。当某种黑巫术成为一种普遍信仰时，它会对许多人自动产生一种心理暗示，正如学者刘黎明所指出的，“体格的强健并不能抵制人的社会性的瓦解”。

2

可以设想，一个生活在“巫蛊文化圈”并对巫蛊深信不疑的人很可能在任何“不适”仅仅是由于自我疑惑而认为自己是“中蛊”了，并逐渐地（也是相应的）导致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实是心理上的恐惧反过来又作用于他的身体，使其身

体出现更大的或真正的“不适”，这表现出来的病状仿佛是对“中蛊”这一自我判断的印证，于是又更加重了心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又更大程度地作用于他的身体。如此反复，终将会使一个人心力交瘁，殚精竭虑，甚至死去。

还可以设想，在“巫蛊文化圈”中，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生理上的某种不适或心理上某种偏执，甚至脾气上性格上的某种怪异而意指他为“中蛊”，这被“意指”的人或许一时并不把自己的病因归于“蛊”，但这样“意指”的人多了，他或许就真的相信自己中了蛊的人，然后在这种错误的心理暗示下，表现出“中蛊者”的各种症状。不管是自我暗示（杯弓蛇影），还是群体意指（众口铄金）皆可以对人的心理产生重大作用。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是：一个囚徒被宣告死刑，让他躺在床上，告诉他即将割静脉，然后，用刀背在其手腕上一划，并用滴水声来代替滴血的声音。3个小时后，人们发现这个囚徒竟然真的死了。

3

美国学者坎农做了更为细致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调查。他在《“巫蛊”死亡论》（《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5）中认为，巫蛊所引起的恐惧有导致人类死亡的生理机制。他通过利用猫进行的试验证明：“（受到刺激的猫）其强烈的情绪活动会得到极度的表现，它的毛发竖立起来，汗从四肢肉趾中渗出，心率从每分钟150跳上升到此数的2倍，血压也剧升，血浆中糖分的浓度上升到正常数的5倍。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的这种超负荷活动至少能持续3~4个小时以上。到那时，这个大脑皮层已被破坏的动物，就会在经历这种极端强烈的

情绪表现之后死去。尽管根本不曾失血，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坎农的结论是：人在恐惧时身体要被刺激起来应付紧急情况，通过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机体会分泌大量肾上腺素和糖，并收缩某些血管，使得肌肉能采取行动，当紧急情况未能为行为所解决，或持续时间过长，休克状态就会产生，此时血压剧降，心力衰竭，以至于导致人的死亡。已经有科学家运用一些关于植物神经系统来支持坎农对于巫蛊死亡的解释。



第九章

田野随想

只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让她们一些人的权利被平白无故地剥夺了。

1

她死了，我无法听见她任何辩解。她也许根本不需要辩解，她已经习惯了。她对这个世界也许根本就没报任何指望。因为那是她根本无法触动的世界。但我又能责备我们的村民吗？我只觉得心里在痛，有什么东西在撕咬，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因为在我们的周围，这种事情还将继续发生。

156



2

寻找民族的化石，那些被认为中蛊而死的树，被放蛊而不能饮用的水源，因有蛊而不能踏至的地界，必须绕过的房屋，还有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百姓中的各种克蛊、防蛊的手诀、符、咒语，那些依然是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诅咒对象——蛊婆……这些神秘的符号，确定又极不确定，深藏在民族的生活里，抽象，可能，有遗传性。

3

夜晚来临，雾罩上升。缭绕雾瘴裹着炊烟交缚缠结，与远近山色融会。

一个封闭的、静止的、寂寞的村庄。

习以常见的景象，千年如一。古老、混沌而模糊。极其现实又极其抽象，说它容易启发神灵意识谁也不会否认。

神是从迷蒙的雾罩里走出来的。

宗教诞生
于混沌的人类
的暗夜之中。

4

腊尔山台地是一块神秘之地，像埋藏巨大的磁石。我从1998年首次进入这里，就再也没有离

157

第九章
田野随想



老司。

开过（从心理上）。

在这里，你随处可以触摸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某些深厚的东西，沉重而坚韧的东西，某些可疑的东西。它与我们住惯了的城市，风尚是如此的不同。

我恨不得走遍台地上的每一个村庄，并在他们中间长久地生活。

158



5

如果说“蛊”确有其事而非纯粹虚妄神话的话，那一定是基于某种对人的身体有伤害的“有毒物质”，或能影响人的神经、使被放蛊的人受放蛊的人的控制而身不由己的某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致幻药”。而蛊婆，如果真有其人，大约也应算是较早的药剂师了。

如果是这样，那便简单多了。问题是，这自然之物，一旦进入文化，进入人的丰富的意识领域，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单纯，变得异常复杂也异常微妙起来……

6

面对一株“中蛊”而死的大树的残留物，心中的感慨不由自

主：自然之物，一旦在某一时间进入文化，就被烙上了人的印记，成为满载信息的固有之物，它暗藏着密码，于静待的内心，时隐时现。

7

我喜欢在田野里走，那种生机勃勃的学习方式。我喜欢一切村庄的颜色，甚至牛粪的颜色。我喜欢跟他(她)们交谈，只要你愿意跟他(她)们交谈，你总会有所收获。

那些白头发爷爷奶奶，全部是我的亲戚。

8

过几天我要再到禾库去，当同伴听我设计说要假装喝水到盍婆家找水喝的时候，惊讶得睁大眼睛：那不行的！没有人敢进她的家门，更不用说喝水，她送人东西人都不能吃。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吧，远远看一眼就行了。

之后又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向你提个忠告，盍这个东西，研究不是不可以，但下乡去一定要注意，吃饭的时候要先吃辣椒，如果没有辣椒，就不要吃菜！”





非常有趣，人们的认真与担心使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一定要弄明白一些什么。

9

走吧，到乡下去，那里有天然的花卉和鸟鸣，可以与最真实的人接触，可以触摸真实的声音、泥土、大地和河流。

还有那让人迷惑的真实的存在——蛊和蛊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存在呢？只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她们的权利被平白无故地剥夺

161

第九章
田野随想

❶ 我再一次感到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如果我多来几次，我能否有机会听到不同于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说法呢？

了。是蛊婆病了吗？还是其他什么人病了？抑或是我们的文化病了？它们又病在哪里？

10

162



一个幻境，虽没亲眼所见，但却在眼前反复迭现：

蛊婆在屋里奄奄一息，她想喝一口水，可是动弹不得，她病得快要死掉了。一个女人经过她的家门，看到了她，也看懂了她的渴望，出于怜悯，进去舀了一瓢水给她。她美美地喝了，带着满足的神情死了。

而她——那个端水给蛊婆喝的女人，恰巧为村里另一人所见，于是不胫而走地，一个消息悄悄地像毒药一样在村里传开了：老蛊婆找到了她的传人。一个新的蛊婆诞生了。

11

“你得了吗？”

“得了。”

蛊婆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这简单的模式化的话语便成了古老的具有恒定意义的有关巫蛊和巫蛊传承的经典名句。

它散发着神秘的鬼魅的邪气，使人不寒而栗。

12

我再一次感到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如果我多来几次，我可否有机会听到不同于这种说法的另一个说法呢？或者我如果是这个村子的人，我是否也有机会听到另一个说法？我恨不能钻进她们的心里，看看她们究竟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她们说的是假的，那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她们真的看到了什么？还是

她们的眼睛出了毛病？这些问题，也许我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意识到我要做的事情远比我想像的复杂。



我知道，有些事，我必须面对，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的。

13

其实他们也无可责怪，他们所言所行所思皆是因为他们深置于这样一种深厚的他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的文化的的影响之中。这文化的积习和惯性无处不在，无论谁置身于其中，都会身不由己。

除非他们走出来，进入另一种文化，他们才会获得对自身文化的评判，也才有可能触动自己文化中那些坚硬而有病态的方面。而这走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

164



14

我坐在村庄的木门上。

我死了一定要埋在村庄。

多少次我就是这样坐着，这样想着。当我面对这样的湘西，这个孕育了我们的文化、养育了我们的人民的湘西，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痛，在心里隐隐的，散不开。我知道，有些事，我必须面对，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的。

15

我明白我根本没法阻止她不信蛊，我所受的教育在她面前苍白无力。和许多农村老太太一样，她习惯把自己经历中的某些不幸归于蛊，正是这些亲身经历的“蛊祸”，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使她们听不进任何别的意见。她所处的文化对她影响太深，即使来到城市，她也随身带着她的文化。

165

第九章

田野随想

16

没有灯。乡下的夜黑得如此纯粹，如此深情。一切静寂得像刚刚睡去，又像刚刚苏醒。这时候重温康德的一句话，无限温暖也无限广阔：“如果人们的情感从这样的一些考察和上述的一切中得到了满足，那么，在晴朗之夜，仰望星空，就会获得一种愉快，这种愉快只有高尚的心灵才能体会出来。在万籁无声和感官安静的时候，不朽精神的潜在认识能力就会以一种神秘的语言，向我们暗示一些尚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附一

不被风吹走



1

168



我似乎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坐在这里。我喜欢这样坐着，这是我主要的生活内容。在离我不远的二十米开外的山坡上有五棵枫树，一线儿排开，从大到小，从高到低。按当地的习俗，小孩生下来，为了好养，要栽一棵树。第一棵是我的大哥，高而挺拔，骄傲的枝叶在风中摇摆。第五棵最矮最小，本与其他四棵栽在同一条线上，但不知怎的，它倒向了一边，歪歪扭扭。它似乎暗示了它主人的某种不幸。

我时常和它对视。我知道，在母亲的眼里，它就是我。

我时常感到恐惧。它起初像一个小小的黑点，潜伏在我的脚跟，然后迅速扩大。我冷。难以形容的冷，从脚跟升腾开来，弥散全身。我的四肢剧烈地抖动，全身不由自主地缩作一团。这与生俱来的病，发作起来，通常要持续半个多小时。

“这娃子怎么得了这么个怪病，真是鬼做的病。”

“要给她打办打办（‘打办’：湘西土语，意为‘医治’），莫不是中了蛊的！”

她们的声音遂小起来，几个头凑在一起，神情神秘。

2

我驼背的婆婆牙齿都掉光了声音却异常清晰洪大，唾沫横

飞，我躲进门后瑟瑟发抖：“砍脑壳剁头的，哪屋里背时的婆娘，收了你的蛊，我是晓得的，你不收，我挑大粪浇你的堂屋！”然后是一阵“梆梆梆”的刀剁声。我知道这是婆婆用菜刀在剁砧板，以示要把蛊婆千刀万剁。我耳朵装满了“蛊”的事。我想知道谁是蛊婆谁也不肯告诉我。我感到恐惧，钻进被窝，眼睛死死地盯着窗户。我怕任何东西飞进来都可能是蛊。我还梦见蛊婆，她冲我哈哈大笑，我看不清她的样子。我茶饭不思头发全部掉光只剩一把骨头。我怕极了，于是我拒绝睡觉，但天一晚我又动摇，我不敢出门，不敢向黑暗处望，我始终坐在离灯火最近的地方。我仔细观察枫树枝燃烧的样子，熊黄的火焰由里及外，由蓝到黄到红，跳跃着，像一个喝醉了酒的幽灵，又像是这黑的夜的心脏，在黑暗的中心，不知疲倦地跳啊跳啊跳啊，永不疲倦。

我这样仔细地观察着，以这种观察消解着我的恐惧。

“背时的鬼，火烤焦你头发了！”母亲的声音像从另一个世界里来，我抖然一惊，恍然回到了现实。

3

慢慢地，我意识到她们是在讲她。她住在我家左后方，中间隔一片小湖塘，她们说她18岁就嫁到这里，长得太美，所以才会放蛊。

“她硬是被神看上了！”

“不放都不行。”

“天作的咧。”



我想起我以前还吃过她给我的红薯片，她给我的印象并不坏，我疑心人们是不是弄错了。可人们总是在议论她。说她曾经有三个孩子，都死掉了，前后不出五天。“是她自己的蛊害死的。”人们的讲述绘声绘色：她本想放前院的田家小五，被人家及时发现，在夜里偷偷取她穿过的一件旧衣服，烧成了灰兑水喝，结果放出的蛊被折回，倒着了自家的孩子。“她是自作自受！”人们异口同声，有几分义愤填膺，也有几分幸灾乐祸。人们朝她家的方向吐口水，不再从她家门前过，宁愿绕道。村里到处流传着一套对付她的手势：双手握拳，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揣在衣袋里，对准迎面而来的她，是谓“杀蛊”。

4

我常常在夜里被她家传出的打骂声惊醒，她男人打她往死里打。但常常只听见她男人的声音听不见她的声音，有时几天几夜不见她出门，后来在夜里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夜长得像死掉了一样。

人们说那是因为她男人走了。人们又说看见她把一些摔破的坛坛罐罐、锅儿碗儿的什么扫出来，全部倒进了湖塘。

“中间有她的蛊罐子咧！”

“不能在塘里放鸭子了，会死绝的！”

“放在床底脚的那个。”

人们又就她养的蛊议开了：

“是蝎子蛊。”

“不”，有人说，“是金蚕蛊，那东西最厉害，拉的屎尿，着一点，就完事！”

“是青蛇蛊，你看她的腰身，她的衣着，她的眉眼，活脱脱一个青蛇精！”

“最爱放四五岁的娃娃，如不防，一个都跑不脱！”

“不要吃她的东西。”

“不要卖东西给她。”

“不要睬她。”

“都不成，厉害着呢，她看谁一眼，谁就会着！”

……

我充满了迷惑不解和恐惧，手脚又不听使唤地抖起来。

“这娃子，就是中了蛊，得想想法子才是！”

5

我不知道我的明天会驶向哪里，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会有什么不同。它们天天都是一个样子。我望着天上的云心里想，人能像一片云多好！我当真就成了一片云，在天空里飘啊飘啊飘啊，无忧无虑。我看一眼天空下的我的树，我疑心那不是我。它实在太小了，太丑陋了，而旁边的沟壑像一张咧开的大嘴，时刻都可能吞噬掉它。

熟悉的恐惧又从脚跟升起。“不要啊！不要啊！”可我无能为力，我站立不稳了，摇摇晃晃，从天空跌下。跌倒在我的树旁，

我的丑陋的、卑小的、发育不良的树旁。

“这孩子越来越瘦了!”

“要给她打办打办了，着盍打办。”

几个妇人在我婆婆的耳边嘀嘀咕咕，婆婆胸有成竹。母亲在一旁不声不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我。母亲永远是个唯唯诺诺的影子。



6

母亲给我熬一种像沙子一样的药，怪怪的气味令人作呕。我不想喝。“不喝怎么行!”婆婆的眼神令我生畏，“好不容易弄来的药!”我知道这药是把一只蛤蟆用塑料袋装好置于她家茅厕内半个月后掏出来烤干后制作的。我想逃，可是没跑多远，就被父亲轻而易举地撵上，一把揪住，提了回来。药被强行灌了下去。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我的胃激烈地抵制着这种药。“哇!——”我吐了，鼻涕、口水、眼泪喷薄而出。

“这盍是中得太深了，药都没治了。”

“还是想想其他法子吧!”

他们用石子打我的树，使劲地摇，折下树枝朝我嘻里哈啦地笑，我没法阻止他们。我越来越不合群了，我可以一个星期不讲话。我坐在田坎上，没有人问我想什么，没有人愿意和我玩。我记得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懒懒地照着，我的树不明所以地摆动起来，我预感到某件事要发生。这时，她来了，从我侧身的小路上过来。我奇怪我并不回避她，拿眼睛看她。她其实很干净，

7

比我的母亲、我的婆婆、我的几个姑姑都干净。她的眼睛并不恶，倒是十分温和。她也看见了我，看我的眼神像是对我十分熟悉。她朝我笑了一下。

没有人这样对我笑过。我太熟悉了人们对我的嘲笑和叹息。更多人的笑，令我恐惧，我惟一的反应是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走开。我忘记了笑，我不记得我最近的一次笑是在哪一天，我似乎不需要笑，向别人笑和别人向我笑。

然而她向我笑了一下。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不由自主地，我也向她笑了一下。

与她的交往大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我喜欢看种子如何从泥土中冒出，那种期待和惊讶。我找到一把锄头，在屋后湖塘边开了一块地。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何对这件事保持如此热情。我挖地、整地、细心地捡去里面的石子，然后找到一些种子——我从不关心它们是些什么种子——学着母亲的样子种下，再盖上薄薄的一层草木灰。我这样做的时候，她总在对岸看我，只要我的身影在地里出现，总可以见到她。

种子种下去后，我天天来等，有时忍不住拨开看一看。那些枝高叶大有大片藤蔓的植物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只是喜欢看种子如何发芽，破土而出的样子，那种嫩嫩的、茸茸的，一触即破的感觉。

我们这样隔着湖塘相望，保持着默契，但谁都不说话，日子过得不声不响，有时我几乎是在等她出现，像等着种子发芽一样。

8

174



当我把埋在泥土上的头抬起来的时候，这歌声便更加真切了。

山花儿开啊开它的那个红，
黄鹂儿唱啊唱它的那个疯，
小女儿苦啊苦她的那个命。

歌是她唱的！我迅速地向她家望去，她靠在门框上，看见我看她，停了一下，过一会儿歌声又传过来，换了一个调子：

一茬茬的谷子收了，
一坡坡的歌子熟了，
小女儿等她的嫩芽子啊，
土里头长出。
一场场的风雪去了，
一山山的花儿红了，
小女儿有个心思儿啊，
哪个能懂！

我呆在那里，泪水夺眶而出！我从没有如此认真地听一个人唱歌，也从没有如此深入地被一支歌打动。我再也按捺不住，飞快地向她家奔去。

9

她愣了一下，迅速地退到屋里；又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在屋里，轻轻地把我抱起。

以后每当她唱歌，我便猎猎似地竖起耳朵，警觉地看看四周，然后悄悄地绕过湖塘，经过一片林子从后门潜入她家。她似乎总在等我，给我吃的：一块冰糖，一个红薯，一团白白的什么也不掺和的米饭。我越来越不怕她了，把头搁在她的膝上，任她给我梳头，捉虱子。她喃喃地说我多像她家里的小三子，灵气着呢。

我的病似乎有些好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作了。然而我的家里却紧张起来，他们终于知道了我经常的去处。一下子，天像要垮了，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被严重警告：“再往那家里去，打断你的腿！”一连几天，不许我出门。我呆坐在门槛上，由哥哥们轮流看管。我渴望歌声，但我知道，即使我听到了歌声也无能为力。我烦躁不安，又陷入了臆想。想我是一头猪，与众多的猪在同一食槽里抢食，然后长大，然后在过年的最欢乐的时候被一刀子捅死；想我是一只狗，去争一块永远也到不了嘴的骨头，玩儿命地奔跑，奔跑，筋疲力尽。我总是输家，总是饿。我看见哥哥们挖一罐蚯蚓，然后一条条地把它们截成几段……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被生生地扯裂了、肢解了。“不！——”我锐声叫喊着，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阵彻骨的冷使我醒来，我觉得全身湿漉漉的极不舒服。我被置于一张长长的条凳上，衣服被剥光，手脚被捆住，四周站满了人。他们的神情使我害怕，他们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一只狗、一条蚯蚓。

一个身着红衣、头戴面具的人围着我手舞足蹈，唱一支稀奇古怪的歌，那阴冷的怪怪的调子使我毛骨悚然。“哗！——”他把一大瓢冷水浇在我身上，我冷极了。从头到脚，我冷极了。他又



④ 一个身着红衣、头戴面具的人围着我手舞足蹈，唱一支稀奇古怪的歌。

唱，手舞足蹈，然后“哗！——”又是一大瓢冷水。我拼命地挣扎，大声地叫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我看见他们毫无反应。我的声音沙哑了，巨大的悲哀攥紧了我。我冷啊，四肢不听使唤地抖起来，波及全身，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一定是神灵附体了，这可怜人！”

“她在喊什么呢，叽里咕噜的？”

“她已经喊了整整一夜了，一句都听不懂！”

“她知人性呢，你看看她的眼睛！”

他们决定来最后一招，不把潜入我肚子里的蛊逼出来绝不罢休。红衣面具人把一根长长的铁钳伸进炭火，炼得通红，然后举起来，在它落下的瞬间，我听见母亲的一声划破长空的锐利尖叫……

11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母亲的怀里。四周静寂无声，母亲的憔悴与苍老使我不敢相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我希望日子永远这样过下去，不，就静止在这一刻。我喜欢母亲抱着我的那种感觉。

我的两个舅舅和三个伯伯在同一天里都来了。他们围成一堆与婆婆在商量着什么。母亲惊恐地退到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我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半夜，我被一种奇异的声音惊醒，一下子跳将起来，赤着脚，发疯似的往外跑，母亲哭着从后面追上来。父亲揪住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被横贯在地上，我停止了

叫喊，绝望地向前张望：好大的一片火！湖塘被映得一片通红，一个黑黑的轮廓隐约可见，“劈劈啪啪”的火焰声像从地狱里窜出，又像是千百个人在剥食着蚕豆，中间夹杂着含混不清的、非人的、鬼一样的叫喊：“喔啊！喔啊！”她被烧死了。

12

178



屋顶角上的那只蜘蛛，缓缓地织着它的网。它要织多久啊，我听见有个声音说：

“这娃儿躺了三天三夜，眼睛都不眨，八成是疯了吧！”

它要织多久啊。一圈、一圈、一圈……终于，它织完了它的网，顺着它来的路，回去了。

我似乎完成了一次长长的跋涉，终于，从幽深的隧道里钻出来。我累极了。我听见母亲铺天盖地的喧叫和号啕大哭：

“你醒过来了，我的儿啊，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又坐在了田坎上，寂寞的四周仍是从前的样子。一阵风吹过，我和我的树仍以从前的方式交谈着，对视着。一切都静悄悄的，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快过年了，母亲说过了年，我就有六岁了。

附二

乡土世界中的“另类人”





人们习惯沿着沈从文有意设定的抒情视角去领略其作品中湘西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冷不丁冒出《凤凰》这样一部提到湘西蛊婆、仙娘、落洞女子的与其他作品叙述内容不太协调的事象的作品，也常不以为意，轻轻掠过和绕开，继续在叙事者散漫、优美、舒缓、从容文字中感受湘西的“淳朴人性”，高唱对湘西世界“健康、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赞歌。

作为著名的“文体家”，沈从文的叙事态度可谓十分温和节制，其叙事语言也十分婉约隽永。然而正是这样的文字，掩盖了多少真实的东西！人们往往被作者叙事姿态中有意突出的平淡从容气度打动、迷惑，而忘了深究作者内心中所包含的许多苦涩、辛酸、悲凉和沉痛！作者自己也曾说，伟大作品不定都有一滩血和一把泪。对于湘西的复杂深沉情感，使沈从文选取了这样一种叙事姿态和叙事方式：把深沉的思想、情感、爱憎和疼痛掩盖在夕阳的淡淡的余晖中。美，单从文字和叙事情感上看，没有人会觉得不美——湘西带着她特有的沉静和美展现在你的面前。然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美，总是愁人的。”在解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作品时，能否从作者的感叹中获取一些作者的真实意图呢？

按照人们通常的认识，原始民族或后进民族中是难以发生精神病和变态人格的。弗洛伊德关于“变态人格”的产生其前提是文化的高度发展，伴随文明的进步而出现了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高度发展抽空了人的感性欲望，压抑束缚了人的自然本性，致使人的自然本性在理性的千层重压下艰难地扭曲、萎缩。换句话说，是文化的发展把人置于了文化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的紧张与变态。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学说关于“变态人格”的理

论对于现代文明环境下出现的神经症或精神疾病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如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推导出，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地区或原始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要比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更为舒展、自然，因为，理性尚未获得较高度度的充分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抽空人的感性，从而造成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一个著名的观点是：“野蛮人很幸福。他们笑啊跳啊，一眨眼工夫就把烦恼忘到九霄云外”（[美]托玛斯大林·A.巴斯）。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中不会产生精神病，不会产生变态人格，他们不需要精神病院。我们也常常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人群。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非洲大陆第一位精神病专家托马斯·阿迪奥耶·兰姆到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农村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调查，以探索“幸福的野蛮人”的奥秘。他发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和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事实上，他认为“非洲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和纽约相同。但是非洲人对精神失常的人司空见惯，这种对反常行为极强的忍耐力，使得西方人对‘野蛮人’的不幸视而不见”（[美]托玛斯大林·A.巴斯）。这就是说，在非洲这样一些原始落后民族中不是没有精神病和变态人格，而是人们对这些病症的确认存在问题。

同样，在民族地区（仅以湘西为例），蛊婆、仙娘、落洞女子这样一些非常态的人格形式流传了千余年，而且至今在社会中（主要在农村）仍见有大量这样的人存在。她们的行为方式、家庭背景、精神情状及心理都表明她们不是简单的个别的某种特殊精神现象，相反，这是传统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的社会事实。

理论是抽象的，逻辑是无情的，但如果二者与事实发生矛盾，则二者都必然要回到事实。这是因为：其一，传统社会内部



其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发生变动,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便往往以为这样的文化是贫乏的,静止的,缺少发展的,甚至以为这些地区“没有文化”。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些地区不但有文化,而且非常丰富,并不断地发生变动。其二,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包括原始社会),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人同样可能被置于文化的对立面,“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摆脱神经机能症的困扰”(〔美〕托玛斯·A·巴斯)。其三,不管在任何地区、任何文化进程里,总可能会有些人被抛到文化的轨道之外,成为局外人、边缘人、异己人,甚或“非人”一类的东西。在湘西,蛊婆、仙娘、落洞的女子正是这种被抛到主流文化之外的“另类人”。

通常认为沈从文所描写的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的那些人,往往为现代城市中有知识、有身份、受过文明熏陶的“文化人”,如《八骏图》、《如蕤》、《绅士的太太》、《人的家庭》等都有对这类人物的描写。而与此相对比,人们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却都是“自然的”、“充满活力的”,认为沈从文通过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初读到沈从文的作品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尤其对于作品中人物身份与性别的考察与总结以及对于湘西社会背景的了解与实地调查,这些印象便大大打了折扣。

其一,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中,存在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处于受动状态的片面人。

人性的健全一方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健全,体现为身体的健康和生命力的强旺(这点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全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方面,“人类的特性恰恰

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和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主体意识的高扬,独立个性的形成,创造性的自由而充分的展开是人之为人的最醒目的标志,也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显著的表现。而湘西地域的封闭性与地域文化的因袭保守使民众无法获得独立人格的建立和主体性的高扬。诸如丈夫(《丈夫》)、牛伯(《牛伯》)、藤老顺、老水手(《长河》)、萧萧(《萧萧》)、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桂枝(《小砦》)等,从他(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湘西人满含顽愚和麻木的因袭和忍从,以及对自己命运表现出的异常的无能为力……应当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生命多停留在自然属性的层面上,而为许多人欣赏不已、赞叹不绝的“人性”也全体现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展露上。如此情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是因为湘西社会环境无法为本能的升华提供多样的途径,无法为心理能量的移植提供足够的替代对象从而使得大部分心理能量被性欲等本能欲望消耗,无从上升到自我和超我那里,因而导致主体性的缺失。如此“人性”,又谈何“健全”呢?

作为众人津津乐道的湘西优美健康人性的经典代表翠翠,纵然对傩送的爱情强烈到如痴如醉,梦里且为他的歌牵引“到对崖上折了一大把虎耳草”,也仍然如湘西众多其他女子一样让这份炽热的爱情翻腾于内心而绝口不向心爱的人吐露一个字。小说的结局令人悲伤,一切都被置于一种不甚明了的期待之中。我们不能不为翠翠担心,如此无望的等待,主动权全在他人,如那人向她表白,则情形对翠翠尚好,但如那人永不表白,则翠翠将永远被置于一种无望的等待之中。再若那个人同哥哥天保一样因偶然事件而送了命,则翠翠的热情与悲伤必将同时汇聚于心,辗转反



复，无从诉说而致情绪的积压。再设想翠翠的人生更苦一点，遭遇心中的爱却又屡屡失去，皆因不敢表达而失去（这样的人生在湘西并不鲜见），谁又能保证美丽聪明、敏感而多情的翠翠不至于因情感压力而致精神上的变态呢？

一个男子其心理能量尚可能主动地通过转移到情欲生活中而得到舒通缓和，而一个女子则是从社会到私生活中都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退却。这大致可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湘西，女性变态的人数要比男性多且普遍的原因。

其二，在所谓“两性开化的湘西性世界”中，性自由通常只是男人的性自由。这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环境下的湘西，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习俗中女子恋爱自由（婚前）的风尚被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中有关女子贞洁观念冲击、取代而失却，这固然是近代社会变革的成绩；另一方面，近代湘西，时局动荡，武力干戈，间或不断，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使女子贞洁道德观念增强，以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

所以，在湘西，“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外遇，否则的话，纵然是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将这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凤凰》），严重一点的，还可由族人按古老规矩将这女子“沉潭”（《巧秀与冬生》）。

女子中有自主追求性爱自由，大胆表白，说出自己的感受的，但这些女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是以妓女的身份出现（如《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她们是妓女，也只能是妓女了，要么就是女匪（如《女难》、《一个大王》），而一个“良家女子”是不应当主动表达自己的，更不应主动追求“性爱自由”。在这方面，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

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凤凰》）。

所以，人们从妓女、水手、土匪（如弁目）等人的性爱生活中看到生命的“自然”与“力量”、“美”与“善”，但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湘西性爱生活吗？能代表湘西真实的大众人生吗？在近代湘西，倒是充满了女子如牛羊、猪狗，被掳、被掠、被奸污的事实。如“弁目”（《一个大王》）当山大王时，“烧房子、杀人……”是常事，在原版作品中，“……”省略部分赫然还有一句“奸淫妇女”；《上城里来的人》中，尽管作品的背景有所虚化，但仍可见到一支或军或匪的部队在（湘西）乡下奸淫掳掠的情形：“他们有刀，枪，小手枪，小手榴弹，他们是这样多，衣服一色。”他们抢掠了牛、羊、财物以后就轮到妇人们了，妇人也“如牛羊一样，被另外编成一队”，他们指着谁“说声‘来！’我们就过去一个”，无论大表嫂、“我”还是未出嫁的大表妹子，都无一幸免。《凤凰》中举到一个例子，旅长刘俊卿，夫人为一女子学校毕业，平时感情极好，但因夫人在校时一个女同学与她通信时说了一句语近男子的话：“嫁了人你就把我忘了”，遂引起刘怀疑，且在不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就了结了夫人一条性命。这类悲剧在湘西常有。而“多数人只觉得死者可怜，因误会得到这样结果，可并不觉得军官行为成为问题。倘若女人当真过去一时还有一个情人，那这种处置，在当地人看来，简直是英雄所为了”。《凤凰》中还举有一例，某女子因对其小叔“有心”不遂，违背了古老法规，结果在一个特别仪式上引颈受戮，而众人“默然”，皆以为这种处罚是天经地义之行为。

如此森严和残暴地对于女子的掳取和控制，以至于沈从文自己也不能不感叹：“类乎这种事情还很多，都是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凤凰》）

女子所受压制既是如此严酷，则势必造成女子的精神压力，



这压力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缓解办法的话，则容易转为病态。加上地方宗教、万物有灵，个人在性方面的压抑情绪与宗教情绪交缚混同，便容易产生人神错综的一种变态形式——落洞。“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而不外露，转多幻想。间或出门，即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欢喜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之驾云乘虹前来看她。……等到家中人注意到这件事深为忧虑时，或正是病人在变态情绪中恋爱最为满足时”（《凤凰》）。

蛊婆的产生，也无不与社会中对女子的压力有关。放蛊多与仇怨有关，仇怨又多与男女事有关。换言之，在新欢旧爱得失之际，蛊可以应用作争夺工具或报复工具。蛊婆多“年老而穷，怨愤郁结，取报复形式方能排泄感情，故蛊婆所为，即近于报复”（《凤凰》）。年老而穷，失宠于男子，故怨愤郁结，取报复手段，报复的对象亦多为男子，典籍或民间传讲中蛊婆多为丧夫之妇。如果深究蛊妇之现象何以能流传千年，或应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历史事实有关。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结束了女性盘居社会要职的历史，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对妇女的“一夫”而对男人的“多妻”，男人们可以妻妾成群。虽然湘西由于生存条件险恶，须“男女并作”方可维系最简单生活，但并不妨碍婚姻之主动权在男子手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仍十分明显。如此不可更改的社会事实，女人惟一能做的只是“勉力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合法地位，承认男子的领导，小心翼翼地取悦于男子，避免‘始乱终弃’的潜在危机的随时发生，于是包括药物在内的媚术（巫术）应运而生，这便是‘蛊妇’存在的主要原因”（吕养正），而一旦“媚术”不成，或因年老，或因为穷，最终失宠于男子，便转“媚术”为“报复”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既然变态人格是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异常或病态表现,那么就应当在弄清变态心理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理的基础上对其实施疗治。在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有关变态人格治疗的尝试,如弗洛伊德的“分析疗法”和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不管这些方法是否得当和奏效,但都显示了西方学者及社会对病态人格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缓解和减少这种病症的努力。

作为沈从文,在表现变态人格的怪异荒诞之余,不可能不在内心产生对这种事象的反思、自省和追问,并在其作品中包蕴起严肃、庄重的人生思考。

变态心理主体大多为弱势人群,在主流文化和历史规律面前,个体心理的“硬伤”往往会使之陷于尴尬境地。如蛊婆,往往为村人回避、厌恶,人们敬而远之,唾而骂之,严重一点的则驱而赶之。如沈从文述:“但某一时若迫不得已使同街孩子致死,或城中孩子因受蛊死去,好事者激起公愤,必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蛊’(生死概由天论)。或用别的更残忍方法惩治。这事官方从不过问。即或这妇人在私刑中死去,也不过问。”(《凤凰》)

可以见出,在湘西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对变态人格的疗治,相反,按传统习俗,社会倒加重了这种变态心理的发展,致使这类人的病症进一步加深,终不能自拔。她们到后真的相信自己有致人于死的魔力,并以放蛊作为矫正心理、导泄郁情的良方。故一些蛊婆在遭到“晒草蛊”的惩处时,在烈日炙射下,面对围观者,反以为获得了一种“表现自我”的机遇和弥合心灵隐痛、排遣郁情的类似于受虐狂的心理上的快感,有板有眼地“招供出有多少魔力,施行过多少次,某时在某处蛊死谁,某地方某大树自焚也是她做的。在招供中且俨然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快乐”(《凤

凰》)。

沈从文以其惯有的散淡的文字叙述了湘西三类同源异流的女性变态人格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境遇，文章没有严密的结构，也没有巧设的情节，不惊艳，不跌宕，与其说这是一部“艺术创作”，倒不如说这是一部真实的对于湘西社会的“历史的记录”。它提出了许多我们生活中存在却未曾被我们认识和认真反思的东西，诸如变态人格的历史文化致因问题，变态人格之于人性的摧残问题，变态人格命运的多重性问题，对变态人格的态度与疗治问题，以及文学作品应如何承载文化反思和生命自由的道德问题……一部《凤凰》，透过作者散淡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重和痼疾，也看到了一颗鲜活跳动的充满人文精神和人类关怀的“人类的良心”。



把《湘西落洞》、《湘西巫蛊》以这样的一种文本来做，源于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機會。那是2005年3月下旬的一天，在一次长途火车旅途上，与人聊天，对方是一个律师，他得知我是湘西人，就问起我有关湘西的神秘来。湘西在一个外地人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便是其文化中的神秘色彩——扑朔迷离，让人欲知其根源。“落洞”和“巫蛊”等文化现象便最具代表性。于是又像历次那样，依据我多年对湘西的调查、理解，加上适度的煽情，对方听得津津有味。

突然，他提议说，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呢？可能很多人想看的。

可是湘西的神秘事象太多，怎么写呢？一个神秘事象的大拼盘？还是一个理论性的研究？老实说，对神秘文化的理论研究，我还不敢说成熟。

只要有思想，不一定要等到十分成熟，他说，不一定要做成纯学术的。

我有些犹豫，我似乎正在犯学术之大忌，但我明显被对方的设想所鼓励。

然后商议。最后的结果是，用真实的调查以专题的形式表现湘西的神秘，在田野中寻找文本。

从4月份到整个暑假，我便着手于选题的全面调查和写作工作。文本的写作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因为我选取了一种最简单的叙述和描述方式以淡化思想的痕迹，引领读者在湘西做一



次有目的的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现场考察，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思考。9月初，书稿的写作即已基本完毕。

我想说的是田野调查。从4月份到整个暑假，我至少有80天的时间在乡下。田野调查既是一门科学，也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放松。在体能上很累，在精神上却是极度自由。我只带了照相机、笔记本和一支笔等简单的行囊，却得到了那么多东西。那些不动声色的隐藏在平凡生活背后的历史、辛酸、沉痛、微不足道的喜悦和欢歌。这一次，比以往历次时间更长也更集中，然而，却发现自己在对湘西文化的评判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以言表。

我记载了大量调查“计划”之外的东西。我似乎还有许多“另外”的事情要做。

我也得到了许多我想要的东西。

我要感谢程明君、张关海、吴金泉、张祖海、王光明等那些不断地给我提供信息的乡下的老朋友；感谢田祖福、李光华两位老人，在落洞村给岩娘娘烧香时，把我慎重地寄拜给了岩娘娘，并取名为“岩花”。

感谢我的小朋友们曾四海、周文、向阳、刘顺利，本书的创作，受益于他们热烈的讨论。他们大胆的设想和不拘一格的表达方式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文字表述和情感表达的风格定位。

感谢彭学明先生，2005年暑假在田野调查时，竟数次与他在乡间不期而遇，感谢他对本丛书写作的支持和所提供的指导性建议。

感谢我婆婆、我秀碧大大（姑姑）和阿水大大，她们是一辈子生活在苗族村庄的妇女，我总是不断地打搅她们。那一次，可真把她们累坏了。

感谢我的学生苏胜平，在他还是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陪同我到了许多偏远的乡村，之后就一有机会就随我去乡下，他是个文弱的小男生，凤凰人，毕业后就在凤凰教书，有许多乡

下的同学和学生，为调查提供了许多便利。此外，他还分担了我部分资料的查寻和地图的绘制工作。

还有不计其数的友情，我的同学向洪琼、鲁明勇、黄会东、田宏明、秋哥、李五妹，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关注我调查和研究的进展，毫无怨言地为我提供各种帮助。感谢郑英杰教授、田茂军教授、刘锋博士、谭必友博士，感谢他们从不间断的关心和支持，不能不承认，与他们的交谈对我启发极大，虽然许多想法未能在本书中体现，但我相信，在以后更深入的研究中，我将是不断的受益者。

感谢杜崇烟州长，没有他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没有他在经费上的大力资助，本丛书要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感谢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教授，没有他，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计划同样不可能实现。感谢民族出版社编辑龚黔兰博士，没有她的努力，本书的出版不知要滞留到何时。

需要说明的是，在《湘西巫蛊》中的人名和部分地名换用了假名，如果书中的人名地名与当地某人某地名字雷同，那纯属巧合。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事麻烦和民族纠纷。我希望人们注意到的是这些事情而不是具体某个人。我也希望，一个人，只要他能明白我做此事的真实意图，只要他不是偏执地断章取义，他便会原谅并理解我。我愿天下人都能幸福健康地生活。

最后，我还想说，以这样一个文本来反映湘西的神秘文化色彩对一个学人来说似乎是由于学术“正道”的偏离。我心里一直是惴惴不安的，希望我的同事和同行能够宽容我，容许我一个时期的“出轨”，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向往着“正道”，我终究会返回“正道”。

陈琼

2006年4月

编后记

193

“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之《湘西巫蛊》，着力于湘西民族民间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神秘文化事象的客观描述，作者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试图通过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科理念法则，深入剖析“巫蛊”的社会历史根源，以满足广大民俗爱好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与对待这种文化事象。

《湘西巫蛊》揭示：蛊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以及传统中人的习俗伦理有着重要的密切关系，而并非是神秘的、未为可知的邪魅的产物。被指为蛊婆的人，她们实际上是特殊自然、历史与文化条件下的牺牲者，这类人格主体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值得有良知的社会学者和文化读者的关注。

生动有趣的文字表述，使“湘西巫蛊”再现了民间传讲故事之引人入胜：森严、神秘、浪漫；同时，理性客观地对传讲故事之历史文化根源的揭示、探讨，也将使读者在趣味盎然地品读图书之时，平添对这种有趣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这便是我们出版此套丛书的旨意。

倩 男

2006年5月